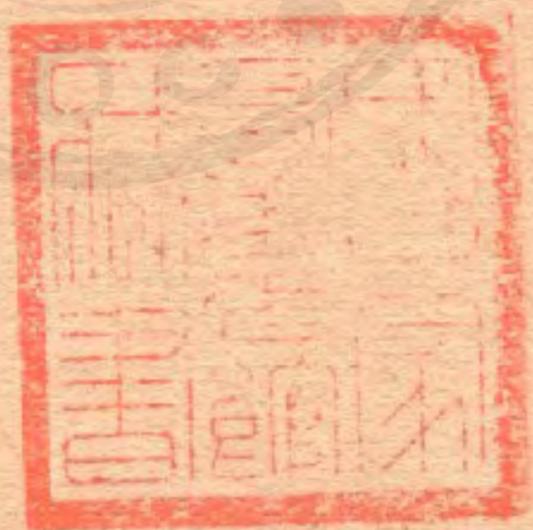


語堂幽默文選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語堂幽默文選



何須忍編選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語堂幽默文選目次

羅素離婚	一
怎樣寫『再啓』	六
說避暑之益	一一
白克夫人之偉大	一五
提倡俗字	一八
談言論自由	二六
論政治病	三一
論幽默	三五
談螺絲釘	五〇
再談螺絲釘	五六
三談螺絲釘	六四
四談螺絲釘	七三
論看電影流淚	八一

與又文先生論逸經	八六
記性靈	九〇
論躺在床上	九四
論談話	九九
英人古怪的脾氣	一〇六
大義覺迷錄	一一一
論握手	一一九
談米老鼠有序	一二三
母豬渡河	一三〇
論裸體運動	一三三
記翻印古書	一三八
冀園被偷記	一四六

8735-2
26

羅素離婚（一夕話）

來滬以前，看見外報羅素第二次離婚的新聞。只短短的十幾行，使我發生無限感想。初想這位現代聖人，倒也有切身的苦痛。前聽志摩講，住在他家裏時，看見他也曾發怒打小孩屁股。這在『教育與好生活』之作者及具有新教育理想傾家辦私塾之偉人，倒很耐人尋味。羅素第二夫人來北京時，尚是勃烈克女士，時為羅素書記。時我在國外求學，未曾見面，北平學界中人曾見過者當不少。後來他（！）們回英。羅素就離婚而娶勃女士了。我只知道她也是一位有新理想的女子，著有『快樂之權利』一書，并曾經譯過她著的一小冊『女子與智識』（北新出版。此書無人顧問，諒久已絕版。）所以他們夫婦倆對於婚姻的理想及態度，我是很熟識的。最可驚異的，是他們主張夫婦一時有外遇，或是暑期旅行間有一段豔史，都屬無妨，且最痛斥者是妒忌之非。前幾年美國發生林賽所提倡之伴侶結婚問題，羅素也曾在Forum同McDougall筆戰過，極力擁護這新辦法。然而他（恕不用『他』字了）。



們竟然離婚了。不知是那一方逃不出忌妒，或有他種原因，我們無從推敲了。因而想到不知此時，勃女士樂不樂，羅素樂不樂，而已離異孤居之第一夫人此時又有何感想？再想婚姻是這樣複雜的問題。古今來聖人都不能免。在中國孔孟都出妻，在西方耶穌則不娶，釋迦亦忍心由他愛妻的睡着的身上跨過出了家。只有穆罕默德不出家，不離婚，却用討姨太太方法來救濟苦悶。倒是蘇格拉底欣然處於悍婦淫威之下，逆來順受，深得幽默之道。他曾遭老婆的惡聲痛罵，痛罵之後，正要出門，復被老婆潑一桶冷水，澆滿身上。蘇却處之泰然，只說「雷霆之後，必有淫雨。」就此出門了。他說婚姻如學騎馬，性愈悍愈可習練德性。想孔子何不用此工夫。然而孔子之妻是離呢？是逃呢？史無明文，在我推想後者較有可能。食不語，寢不言，這已夠難受了。何況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配色那樣藝術，衣服那樣講究，使孟光伺候亦當覺麻煩，又何況事事善於發明，與人不同，裘裘長短，右袂非換寢衣不可，寢衣又須長一身有半。雖然這些都是孔子深有所見，獨出心裁之處（短右袂，便工作；長寢衣，防傷風）但是在不學無術之孔子夫人，却不能不叱為咄咄怪事了。又何況，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廚下備飯之人，切肉就要多一倍工夫。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尚有則可，若失飪不食，就得忙得慌，不然當家的人，又得看白老爺餓半天了。不時不食，早上買菜就不容易。至於割不正也不食，不得其醬也不食，孔子之妻當已萌離家之念矣。若一時趕不出來，做妻子的人心慌，怕他過飢，叫阿鯉到街上買點肉鬆，添點酒敷衍得過去，一頓飯可以平安無事，倒也罷了，偏偏沽酒市脯又不食，於是孔子之妻行矣。

婚姻是這樣的煩難，所以今日婚姻問題，算是社會問題中之最複雜問題。離婚，娶妾，都有流弊，誰也知道是不完善的辦法。原因是婚姻強叫生理上情緒上必然不同，實際上過兩種生活的兩個人去共過一種生活。這兩人對於文藝思想人情事物，必有不同之反應，興會好惡，必然不能一律。叫這些時浮時幻之興會感好，息息相應，脈脈相關，若合符節，真非易事。萬一兩方情意好合，相遷相就，互相體貼了解，經過十年八年的操練，也就像一雙舊鞋，適足無比，這就是所謂美滿姻緣了。然而現代教育，又不教人這些常識，這些常識也不是課堂上講得來學得來的。況且性情鑿衲，總是難免，膠漆好合，十無一二，所以婚姻成了問題了。現在聖人也逃不出常例，也沒人能想出完滿的辦法，除非是天主教嚴禁離婚及中國人白頭偕老這種抹殺問題之存在，以無辦法為辦法了。我所知者，婚姻是女人最大最隱的保障。無論何時，男子變壞而夫婦之道滅，恩愛之心輕，總是女人吃苦的，離婚也好，娶妾也好，伴侶結婚也好，自由戀愛也好，都是窮極无聊的辦法。即使女子經濟獨立，女子也不能佔便宜。天地間男女有自然的不平等，是非天地以女人為芻狗，無從得知。造物只知道傳種二字，無所謂仁與不仁。外國自由戀愛的夫婦，大家誓以恩愛為終始，經濟負擔平分。然而所謂負擔平分，兒子出來，每每變成什七與什三之分，謀生之外，家總是女子管的，孩兒的奶總是找女人吃的。一旦恩絕義盡，近代女子慷慨履行前約，讓夫自由。這時四十歲的男子所享的再戀的機會，與一個生過三個小孩之色衰的四十歲婦人，仍儼然不同。這叫做什麼自由平等？所以任何辦法，都是無辦法中之辦法。

無辦法，然後娶妾離婚，亦是無辦法中之辦法。中國人是家族主義，所以主張娶妾，保持妻在家庭之地位，及保存家庭之整個性。西人以婚姻為個人恩愛之事，故恩絕愛盡則離婚，而使家庭破裂，妻子離散。在中國，男人有錢，或是發洩性慾，或是忽然感到愛的衝動（這愛的衝動，在生理上，並非限於青春時期，由二十歲至七十歲，男女都可有，婚姻只許衝動一次，毛病就在這裏），於是有外遇，由外遇而娶妾回家。妻固然心中不樂，但是他妻的地位是保存的，仍享母道之權利，仍得子女團圓之樂，只聽老爺去胡鬧罷了。在西方，女人去訴求離婚，拿了贍養費出來獨居，或是再嫁，或是在社交上出風頭，誰得意呢？我不敢下斷語。有時我想棄婦的零丁孤苦，較有妻之妻為難受。即使經濟獨立，室家已失，名位已敗，妾心藕如絲，雖斷猶牽連，十年恩愛，一旦泡影，願懷往事，能無慨然？這個是非，何從去講，橫豎得意的，也是一個女人，失意的也是一個女人。離婚之可惡，在有一新歡，必有一棄婦。這時自有一位得意之佳人，亦必有一位無論如何不能得意之匹婦。這其中，我想很不公道，但是以婚姻為單純基於個人一時情意之人，是無法避免的。中國人於愛字之外，加一恩字，再加情分二字，還有點道理。恩雖似乎不平等，但不必如此解，只說大家顧念一點舊情分罷了。況且還有義字，十年劬育之勞，亦未便一旦丟之腦後。況且待母即所以教子，這些關鍵，專門治教育學之人現在已有點模糊了。一個得意佳人，排在眼前同居共室，自然也礙目，也何嘗什麼平等？但是有時我想現在女子得了平等觀念，再不能與另一婦人共事一夫，却把老者的同性趕走，倒有點近乎野蠻人之戰爭相似，近于物競天擇了。物競天擇，於是美者勝，

醜者敗，少者生存，老者淘汰，倒是歸返自然了。所以同性之相欺，還厲害於異性。以前女子為事勢所迫，偶然鍾意於有婦之夫，真的愛他，也願屈身為妾，以禮事妻。現在據一夫一婦之義，少女性逐出老女性，才叫做文明解放。但是女人既然喜歡這樣，以為這辦法較好，也就聽之罷了。問題是這樣的新又是那樣的舊。人性未改造以前，婚姻也必無完滿辦法。我非觀世音菩薩，不能為女子消災解厄。發洩性慾之多，要老爺，也不必讀此文章而自鳴得意。婚至不可不離之男子，也不使一概責備。我亦非包龍圖，不能識破人家閨閻祗席之是非冤枉。世事是這樣糾紛的。婚姻之事更無可治各人異症的萬應靈方。最好是不要有非離不可之情境。也許只有男子多公道存心，多念舊情，及增加一點父母的責任心，才能夠少許減少這情境之發生吧。至於此種情境已發生，女子又不贊成納妾，主張離婚，以為老者退位，少者補充為較完善辦法，則應同時主張提高棄婦之地位身分，使在社交上可大出風頭，或可多得再嫁的機會，不使有『下坂車轉轉，畏逢鄉里親』之感，而減少社會的殘酷與棄婦之羞辱，略如西洋一樣。至於要女子對情敵之同性保存良心，我是不做這種夢的。

· 選自人間小品 ·

怎樣寫『再啓』

我最喜歡看的是朋友書牘後的『再啓』。一封書沒有再啓，就好像沒有精采。沒有彈性，作信的人話真說完了。有時使你疑心這人不老實；他要向你說的話，在未執筆之先，早已佈置陣勢，有起有伏，前後連串好了，所以連信中的話也非出之真情，有點靠不住了。我們知道尺牘之所以成為文學，是因為它是真情最吐露，而最能表現個性的文字，而再啓之所以可貴，就是因為他是尺牘中最能表露真情的一部分。再啓中所給我們看見的是臨時的感念，是偶憶的幽思，是家常瑣細，是逸興閒情，是湧上心頭的肺腑話，是欲辯已忘的肝腸語，使人讀之，如見其肺肝然。有時他所表現的是暗示，函中失言的後悔（女子書牘中尤多），或是迸吐函中未發之衷情。因為有這再啓的暗示，迴誦書中禁而未發之辭，遂覺別有一番滋味了。人生總是這樣的，充滿着遲疑，猶豫，失言，後悔，或是依違兩可之人，忽然果斷，或是豪傑爽利之人，忽然灰心。現代戲劇之技巧，常在劇情緊張之際，描繪此種衷曲，使人有捉摸莫定之勢，而最佳的再啓，也就是能表現這種地方。因為平常的函信，只是一人的說白，信後加一再啓，就像有兩人對話。那收信人的答語，似乎就隱在『某某頓首』與『再者』之間的白紙中。比方有一位老父寫一封滿紙辛酸的信給他唯一的女兒，列舉五六種理由，說明為什麼他不能依她的請求，送她入北京女子師範（其一理由，是她有四位弟兄，都在大學中學，負擔太重），却忽然在書後添了兩行：

好吧！你儘管預備，秋間上學。信中的話全取消——這是多麼動人！世界上最好及最壞的打算，都是成在這種一念之差的最後一刹那。

我最喜歡看見一人有能打自己嘴巴的勇氣，或者一位學者，忽然慧心發現，將他掉書袋式的迂談闊論，一筆勾消，付之行雲流水，換上一句合情合理的話。比方有一位男子，假定他是一位律師，寫一封道學嚴肅的信給他的妻，用最冷利的文筆及最縝密的理論，自第一點至第六點指出為什麼非同她離婚不可的理由，簽了名，然後添了兩行潦草難辨的再啓：『絲兒，我真發癡了。無論如何我要你，要你，你知道嗎？我自己是混蛋。我們何時見面？』絲兒讀到此地，將不禁心中一酸，淚珠盈盈，俯着去吻那張信箋了。倘使他從頭蓄意經營，照例寫些心肝肉兒的鬼話，反使絲兒讀了麻木，不敢置信，反不如以上一封尺牘的偉大恢奇了。實際上我們常見一個婦人死心塌地跟着一個半籌莫展的莽漢，外人莫名其妙，就是被這種再啓上湧出的幾句話所纏住。這叫做冤家。

我曾聽見，一次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教授，一位學問精通胸懷豁達的人，在他朋友房裏替在中國傳道的教士辯護。他所舉的，全是學理上的理由。他說每個國家都曾輸入外國的思想主義，而這種外來思想的輸入，從遠看去，只有增加該國思潮之豐富，決不會反使其思想貧乏。他說歐洲自身就受過希臘羅馬文化之賜，英國亦受大陸思想之賜不少。他這樣引古證今的長談廿分鐘之後，他朋友說：『但是希臘羅馬並不曾派遣戰艦，來一面保護荷馬，荷雷斯，一面槍殺荷馬，荷雷斯正要救其靈魂的中

古歐洲人啊！』那位教授撲地一聲，現出會心的微笑，承認失敗了。我想世人能夠常有這種翻然警悟的一念，世上就較少陳腐迂闊現代評論派的讓論文章。世人能多寫這一類的『再啟』，也可免傷許多無謂的氣力，免引許多無謂的辯難。茲舉以下二篇附有再啟的函信，以便世人參考研究。

「舉例一」

這是我朋友在某校當教師要求增加薪俸的一封信。在一切我所看過的再啟中，恐怕無出其右者。若照以前的人的說法，定列『神品』。

某某校長大鑒：到校以來，倏已三載，幸蒙先生隨時指示，得無大過。茲啟者，國難以來，東北淪陷，誰無心肝，敢復忍痛教書耶？某嘗外計國家之前途，內察家庭之實況，認為除了辭職，脫離教育，別無辦法。蓋近今生活既高而某除一妻三子之外，又有叔父三，孀母四，皆賴某一人之力仰給。月俸五十而每月開銷則在一百五十以上（此數包括三位叔父四位孀母十五位姪兒輪流一年必有一次之醫院手術費）。今者已羅掘俱窮，挪借無路矣。且自到校以來，衣食且將不給，豈復有閒錢購書，閒情閱書耶？學問荒蕪，問心有愧，門此下去，豈堪設想？為此種種理由，再四思維，認為非脫離教育，另謀出路不可。懇請准予自本暑假始，解約離校。吾意已決，幸毋慰留，栽培之德，容後圖報。此請

道安

某某頓首

再啟者，先生如憫其愚昧，賜加薪俸五元，辭職的話，全盤取消。

據說該校長接到這封信，為再啟中兩句話所打動，認為宇宙奇文，即加薪俸十元，自此以後，彼此相得，現某已升為該校訓育主任矣。

一舉例二

以下是呂某寫給南京友人的信。呂曾留學東瀛，專治經濟，作信時已賦閒三年左右。論其文情，當列『逸品』。

蔚兄：年來萍踪靡定，出巴蜀，留漢中，入故都，游歷城，都為覓一館地計耳。奈天不假緣，事與願乖。謀事無成，遂亦懶於執筆。且數年以來，落魄困頓，友朋中即有去信，亦少見賜復。前曾修書與交通部于某，迄今兩旬，終無回報，某亦不期其回報矣。此次由京來滬，途中遇前早稻田同學老石。據說渠在陝西省府供職，不意以老石之才學抱負，亦終流為軍人走狗！弟意欲救中國，必先打倒軍閥，而欲打倒軍閥，必由吾輩有新教育新思想之人，下定決心，不吃武人之飯，而后可耳。回顧今日，所謂文治政府者，究何在？所謂軍政分權者，又何在？武夫跋扈，予取予求，文人逢迎，必恭必敬。且苛捐雜稅，有加無已，民權民財，剝削殆盡。實業不振，青年囂張，學者尚空談而不務實踐。外憂內患，迫于眉睫，而作京官者，猶復醉生夢死，角逐於笙歌酒色之場。嗚呼！已矣！言復奚益，徒增惆悵耳。此種混惡政治，如何叫人熱心？頑聞之餘，無以解憂，聊作數行，一吐牢騷，隨筆而至，兄作無聊人廢話視之可耳。

某某頓首

再啟者：頃接交通部老于來信，謂已替我謀得××部參事一席，月薪四百天啊！我要到南京去了！

再再啟弟擬明晚夜車晉京，翌晨八時抵甯，兄可派一部用汽車到站相迎否？某又及。

· 選自我的話 ·



說避暑之益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樓，而住在人類所應住的房宅了。十月前，當我搬進去住洋樓的分層時，我曾經鄭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歡這種分租的洋樓的。那時我說我本性反對住這種樓房，這種樓房是預備給沒有小孩而常川住在汽車不住在家裏的夫婦住的，而且說，除非現代文明能夠給人人一塊宅地，讓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骯髒痛快，那種文明不會被我重視。我說明所以搬去那所樓層的緣故，是因那房後面有一片荒園，有橫倒的樹幹，有碧綠的池塘，看出去是枝葉扶疏，林鳥縱橫，我的書窗之前，又是夏天綠葉成蔭，冬天子滿枝。在上海找得到這樣的野景，不能不說是重大的發見，所以決心租定了。現在我們的房東，已將那塊園地圍起來，整理起來，那些野樹已經栽植的有方圓規矩了，陣伍也漸漸整齊了，而且雖然尚未砌出來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想不久總會來的。所以我又搬出。

現在我是住在一所人類所應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礫，是非常快樂的，我宅中有許多青蛙蟾蜍，洋槐樹上的夏蟬整天價的鳴着，而且前晚發見了一條小青蛇，使我猛覺我已成為歸去來兮的高士了。我已發見了兩種的蜘蛛，還想到城隍廟去買一隻龜，放在園裏，等着看龜觀蟾蜍吃蚊子的神情，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這園中，觀察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至

理，總比在學堂念自然教科書，來得親切而有意義。只可惜尚未找到一隻壁虎。壁虎與蜘蛛鬥起來真好看啊……我還想養隻鴿子，讓他生鴿蛋給小孩玩。所以目前嚴重的問題是，有沒有壁虎？假定有了，會不會偷鴿蛋？

由是我想到避暑的快樂了。人家到那裏去避暑的可喜的事，我家裏都有了。平常人不大覺悟，避暑消夏旅行最可紀的事，都是那裏曾看到一條大蛇，那裏曾踏着壁虎蠍子的尾巴。前幾年我曾到過莫干山，到現在所記得可樂的事，是在上山路中看見石龍子的新奇式樣，及曾半夜裏在床上發見而用阿摩尼亞射殺一隻極大的蜘蛛，及某晚上曾由右耳裏逐出一隻火螢。此外便都忘記了。在消夏的地方，談天總免不了談大蟲的。你想，在給朋友的信中，你可以說「昨晚歸途中，遇見一條大蛇，相覷而過。」這是多麼稱心的樂事。而且在城裏接到這封信的人，是怎樣的羨慕。假定他還有點人氣，閱信之餘，必擲信慨然而立曰：「我一定也要去。我非請兩星期假不可，不管老板高興不高興！」自然這在於我，現在已不能受誘惑了，因為我家裏已有了蛇，這是上海人家裏所不大大容易發見的。

避暑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可以看到一切的親朋好友。我們想去避暑旅行時，心裏總是想着：「現在我要去享一點清福，隔絕塵世，依然故我了。」絃外之音，似乎是說，我們暫時不願揖客鞠躬，送往迎來，而想去做自然人。但是這不是真正避暑的理由，如果是，就沒人去青島牯嶺避暑了。或是果然是，但是因為船上就發見你的好友陳太太，使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你在星期六晚到莫干山，正在黃昏外

出散步，忽然背後聽見有人喊着：『老王！』你聽見這樣喊的時候，心中有何感覺，全憑你自己。星期日早，你星期五晚剛見到的隔壁潘太太同她的一家小孩，也都來臨了。星期一下午，前街王太太也翩然蒞止了。星期二早上，你出去步行，真真出乎意外，發見何先生何太太也在此地享隔絕塵世的清福。由是你又請大家來打牌，吃冰淇淋，而陳太太說：『這多麼好啊！可不是正同在上海一樣嗎？』換句話說，我們避暑，就如美國人遊巴黎，總要在一。Opera 前面的一家咖啡館，與同鄉互相見面。據說 Montmartre 有一家飯店，美國人遊巴黎，非去賜顧不可，因為那裏可以吃到真正美國的炸團餅。這一項消息，Anita Loos 女史早已在碧眼兒日記鄭重載錄了。

自然，避暑還有許多益處。比方說，你可以帶一架留聲機，或者同居的避暑家總會帶一架，由是你可以聽到年頭年底所已聽慣的樂調，如璇宮艷舞，麗娃栗姮之類。還有一樣，就是整備行裝的快樂高興。你跑到永安公司，在那裏思量打算游泳衣，是淡紅的鮮豔，還是淺綠的淡素，而且你如果是盧騷陶淵明的信徒，還須考慮一下：短統的反翻口襪，固然涼爽，如魚網大花格的美國『開索』襪，也頗肉感，有寓露於藏之妙，而且巴黎胭脂，也是『可的』的好。因為你不擦胭脂，總覺得不自然，而你到了山中避暑，總要得其自然為妙。第三樣，富貴，銀行總理，要人也可以借這機會，帶幾本福爾摩斯小說，看看點書。在他手不釋卷，躺在藤椅上，午睡之時，有朋友叫醒他，他可以一面打哈一面喃喃的說：『啊！我正在看一點書。我好久沒看過書了。』第四樣益處，就是一切家庭秘史，可在夏日黃昏的閒話中流露出來。在

城裏，這種消息，除非由奶媽傳達，你是不容易聽到的。你聽見維持禮教樂善好施的社會中堅某君有什麼外遇，平常化裝為小商人，手提廣東香腸工冬工冬跑入弄堂來找他的相好，或是何老爺的丫頭的嬰孩相貌，非常像何老爺。如果你為人善談，在兩星期的避暑期間，可以聽到許多許多家庭祕史，足做你回城後一年的談助而有餘。由是我們發現避暑最後一樣而最大的益處，就是——可以做你回城交際談話上的題目。

要想起來，避暑的益處還有很多。但是以所舉各點，已經有替廬山青島飯店做義務廣告的嫌疑了。就此擱筆。

白克夫人之偉大

白克夫人 (Pearl Buck) 在美國已為中國最有力的宣傳者，但在吾國，知之者尚少。其小說『福地』在美國文壇上已博得一般最高稱譽，並獲得一九三二年 Pulitzer 一年間最好小說之榮獎。其在宣傳上大功，為使美國人打破一向對於華人的謬見，而開始明白華人亦係可以了解同情的同類，在人生途上，共嘗悲歡離合之滋味。此文學之力感人特深，與政治宣傳之所以不同，其功當不在 Laddo Adio Hearin 之代日人宣傳之下。

惟有更重要發見，即白克夫人不但為藝術高深的創作者，且係勇敢冷靜的批評家。其對於在華西方教士之大膽批評，且不必提，而其對於吾華民族之批評，尤可為一切高等華人及愛國志士之當頭棒喝。高等華人所引為羞恥者，我國之『苦力』也。愛國志士所忌外人知道者，亦我國之窮民也。一見外人，即以平民之衣衫襤褸，茅屋湫隘為恥，欲掩飾之不暇。此種淺陋之見，適足以表示吾民族之失自信心，一味以倣效皮毛粉飾門面為能事，而中國之偉大，究竟在何處，無人知道。白克夫人之言曰：『中國民族之偉大，正在高等華人所引為恥之勤苦耐勞之農夫也，正在於愛國志士所急欲掩飾之『苦力』奶媽也。中國之羞，紳士也，政客也，高等華人也。白克夫人生長中國鄉下，故能了解賞識中國之平民。高等華人與白克夫人所不同者，夫人知農民之甘苦，而中國士大夫不知也。』

因中國士大夫，不知有此偉大勤儉之平民，乃成外強中乾虛張聲勢之局面，口喊打倒帝國主義，心願投胎白種父母。歡迎丹麥太子，則必急急星夜亂拆民房，以遮掩耳目。偉大乎無恥乎？丹麥太子聞之將掩袂而笑。白克夫人作『福地』以表白中國農民之血汗生活，書中主人翁王龍勤苦耐勞，流離失所，而在經濟壓迫戰亂頻仍之下，仍透露其強健本質，寫來可歌可泣，生動感人。而江亢虎乃為文強為掩飾，謂中國農民生活不盡如此，且書中所寫係中國『下流』(Low-bred) 百姓，不足以代表華族。白克夫人憤甚，乃再為文登紐約泰晤士報，大斥其妄。論語發表其所著『老奶媽』譯文（原文登去年英國 *Fortnightly Review*）蓋以其最足表示白克夫人之藝術與態度，在一無知迷信村婦身上，寫出一忠厚純樸教兒有道可愛之婦人。不料竟有高明讀者愛國志士來函，謂此故事描寫老奶媽在幼兒帽上釘金菩薩，是暴露華人之迷信，愛國志士亦以此老奶媽為羞乎？白克夫人答江亢虎博士，謂此老奶媽為其母親，彼不羞也。吾讀是篇亦以此老奶媽為吾母親，吾不羞也。在外國小孩帽上釘金菩薩，析神庇佑，愛之誠也。老奶媽偷帶小兒（即白克夫人自身）到廟裏為小兒之母析神却病，忠之至也。是何等可歌可泣之事，愛國志士亦將以為迷信而引為羞乎？在衣袋掏出芝蔴餅，慰外國小孩，亦可羞乎？亦係暴露中國芝蔴餅不如西洋點心乎？仰係暴露中國奶媽之不衛生乎？嗚呼，舉國若狂，而吾國『下流』百姓之偉大，無人見之，讀者聞此，以白克夫人眼光回顧家中奶媽，亦足以發乎？吾由白克夫人小說，知其細膩，由白克夫人之批評，知其偉大。

吾素知中國讀書人之糊裏糊塗；吾由其攻訐白克夫人而知此輩之神經衰弱。富者不恥食菜乾，健者不諱疾忌醫，吾何諱乎？虛張聲勢，外強中乾，見外國人則恥穿華服，與外國人談，則裝做特別乾淨，衛生，文明，有禮——皆洋奴之表現。

白克夫人之言曰：中國民族之偉大，勝於高等華人之偉大；中國民族之偉大，無須乎讀者階級土豪劣紳為之粉飾。

· 選自論語文選 ·

提倡俗字

一

因見到陳光堯先生的簡字論集（二十年六月商務出版）及簡字論集續編（本年十月出版，文華美術圖書公司代售）就想寫一篇提倡簡字的文字。恰巧近日自由談上正鬧『別字』『俗字』的筆墨官司，我想趁這機會寫了出來，希望比較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原因是劉半農先生在本刊上（廿六期）『自註自批桐花芝荳堂詩集』裏，有詩譏笑北大招考新生卷中所寫別字（『民不遑生』『歐洲大戰』『倡明文化』『流學生』等）後有豐之餘先生作文於自由談上，謂劉先生係白話文學提倡者，不應該譏笑青年寫別字。又有曹聚仁先生進一步，主張提倡別字，並舉古人詩文別字之例甚多，證明別字古已有之。後有一反響，即徒然先生，謂學生寫別字『寬恕』之則可，為之『張目』則不必。其後又有高植先生一文，反對別字，而贊成俗字，最與鄙見相符。

我想『別字』與『俗字』稍有分別。如『歐洲』寫做『歐』是別字，寫做『歐』是俗體，是簡筆。『留學生』寫做『流』是別字，寫做『由』是俗體，是省體。別字應當反對，否則漫無標準。無論何國文字，都應有個標準，否則『流學生迴郭之厚，做文張就沒人董了，過了己天蓮自己也忍不德了。』

俗字，簡筆字，體省字，甚至已經流行的『別字』就稍稍不同了。這些字是已經在社會上通行，人家已經看慣了；其演化又是自然的，是為求省便的；其省簡中亦已有通行標準，猶如（草書自有法，不是凡寫草書的人，都可以隨意自造的。）

俗字簡字是應該提倡的。俗字比正體繁的如水果之『菓』，『采花』之『採』，『計畫』之『劃』，皆畫蛇添足，一無足取。亦有『場場』並用，『攜携』互通者，應取其簡，不取其繁。至若俗字比正體簡便的（此當然為大多數）如『竊』俗作『窈』，『靈』作『灵』，『號』作『号』，『燈』作『灯』，『萬』作『万』等。我們應當歡迎之不暇，何用反對？

二

今日漢字打不倒，亦不必打倒，由是漢字之改革，乃成一切要問題。如何使筆畫減少，書寫省便，乃一刻不容緩問題。文字向來由繁而簡。人類若不能進化，我們今日仍應在寫蝌蚪文籀文之類，反對漢字簡易化的守古之士，我們只好問他何不寫蝌蚪文。事實上，李斯作小篆，已比籀文進一步。程邈作隸書，更進一步。所謂隸書乃當日隸卒之書，程邈乃一獄吏，所作係為胥吏抄寫之便，料想亦本於俗字而為改造，非盡嚮壁虛構。然其勢力，卒足以打倒大小篆。此一回文字革命，謂之俗字打倒正字之革命，亦無不可。吾人至今尚受其賜。今日提倡俗字，也不過是在一部分上，求其更進一步的簡易化而已。姑就小學而論，今日教科書第一二冊，已常見『鞦韆』二字，古詩中已用『秋千』，何為不用，而使小學

生受此苦痛？『剛才』、『方才』通行小說亦早已應用，而必使小學生寫『纔』字，豈非一種罪過？其原因，係緣世間腐儒儉夫俗子自充風雅鄙夷俗字者頗多，故在編教科書者之心理，恐用俗字必為部裏胥吏所批駁，在教員心中亦恐為學生父兄所責難。由是相率而為偽，叫小學生受苦，陳陳相因，不求改革。故欲改革之，必先破除社會對俗字的偏見，由做文章的人出來鬧一回，尤其應由向來贊成減筆字之錢玄同、劉半農、胡適之、高夢旦、蔡元培、吳稚暉、于右任諸先生出來說話，使天下知道反對俗字者俗人也。教部胥吏乃不敢批駁，頑腐父兄亦不敢責難。至此編教科書的人才敢放膽寫「膽」為「胆」，「纔」為「才」，「邊」為「边」，「遷」為「迂」，「戰」為「战」，「萬」為「万」，「聲」為「声」了。

本來漢字應有較有系統較徹底的簡便化。陳光堯先生可以說是走上這一條路的第一個人。（見上引氏所著二書，及其中錢劉胡吳諸位通信。）這種簡便化的方法，是就已有的俗體省體，草書，古字等，研究參酌，做出一種筆畫減少的簡字（參閱本篇附陳光堯書總理遺囑）但是這種比較徹底的改革，非再出一個秦始皇，李斯下令頒布強迫通用，不易見效。如有這樣一個秦始皇，我是贊成的。今日既然沒有，我們只好退而提倡社會已經通用的俗字。其法由非頭腦冬烘之名流學者共擬一個方案，內列三百個俗字，呈請教部頒布，強迫書局另製鉛字銅模。教育部長，若是有半個李斯的毅力，當然敢予頒布。一方面文人作者論壇權威，應在外面鬧，搗竿作亂，迫個李斯出來，事乃有成。

所以必須迫個李斯出來者，係有兩種理由。第一，便是向僉夫俗子說話，不應列舉理由，列舉理由，他們會看不起你的，看不起你，你自然理虧。你只消向這種人說，某年月日部令這個，又某年月日部令那個，彼輩便五體投地佩服。第二，因為俗體之推行，必賴新鑄鉛字字模，而今日之書局，又非能為提倡文化而冒大不韙者，非教部鞭之策之，永遠不會因學人之提倡而自動做這冒險生意。反是以新課程標準教科書編著『上市』之神速而論，則部令發下，不但可保衆書局遵令而行，且可保書局敢類投機者，板於七日間將新字鑄造出來也。

三

我本想擬一個三百字俗體方案，做研究的起點，請大家修正，現發稿之期已到，無暇及此，又不願草率了事，只望海內有同樣興趣的人，細心擬一個在自由談或論語發表。（影印元刻古今雜劇三十種，劉半農李家瑞編宋元以來俗字譜，商務新字典『拾遺』等可參考。）現姑就個人意見，拉雜寫下來於左：

一、現行俗體省體之簡便者，皆可採錄。如：灯（燈），迂（遷），万（萬），變彎恋（變彎戀），宝（寶），窈（竊），医（醫），当（當），趋（趨），听（聽），炉（爐），灶（竈），盐（鹽），繼（繼），齒（齒）等。

二、古字之簡省者亦可採用。如：礼（禮），思（懼），祿（算），麓（農），歸（歸），众（衆）等。

三、行草書之省使者，應改為楷書筆畫。如達（達）粹（粹）難（難）因（關）歡（歡）觀（觀）屬（屬）還（還）過（過）總（總）愛（愛）發（發）會（會）戰（戰）羅（羅）等。

四、在白話中特別常見之字，尤應顧到。如「邊」字極難寫，雖原非常用，而在白話小學教科書必早見，必採用「边」字。「這」「纔」「麼」也都應作「这」「才」「么」「這裏」「那裏」之「裏」，亟應省作「里」字。「應」「覺」「聽」亦極常用，應作「应」「觉」「听」。「甚麼」應作「什么」。「語尾之「罷」作「吧」已通行。

五、「胡同」大可不必寫做「衚衕」。「髣髴」應一律作「彷彿」。「鼃鼃」現已作「蜘蛛」則同樣「鼃」應作「蠍」。「龜」必須改作「鼃」。「齊」字常用，必須改作「齐」。「齋」改作「学」。「廣東」改作「广东」。「廣告」之「廣」亦常用，應依俗體作「广」。「麗」應作「丽」。

六、教員有教學生寫省筆及行書之義務。

七、專名可以隨時縮寫頭兩三筆，與西人之 Abbreviations 或 Initials 用意相同。如「光華」可省作「小廿」「復旦」可作「才口」「軍委會」可作「么么人」。此法比寫草書整齊而省便，並可隨時隨地增減，不必求其普遍。又上字取首，下字取尾，寫成一新字，亦是一法，如「光華」可作「半」。「復旦」可作「但」。「軍委會」可作「審」。「中華民國」可作「盟」。「林語堂」可作「樺」。

以簡字忝領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及革命凡の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の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始終余所著國方略，國大綱，三民主義，及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母中最近、性。用國及會議，及廢除不平等之條約，尤及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禱。

陳光堯敬領

簡寫總理遺囑解

陳光堯

附按：上面簡字寫稿中，第七行第十四字下遺一「第」字。又凡原字未列簡體者，及上文已經解釋，而下文又重見之簡字，一概皆不再加注解，合併聲明。

二十二年八月廿七日，寫於上海。

以簡字（均草字）恭（存原字之大略，以下簡稱「存略」）錄（左存略，右草字）總（草字兼俗字，以下簡稱「草俗字」）理（草字）遺「存略」囑（變草字）

余（存略）致（變草字）國（新擬會意字）民（草字）革（存略）命（草字）四（草字）年（存略）其（古字）目（宋元俗字）在（草字）求（存略）中（草字）之（草字）自（宋元俗字）等（草字）積（存略）經（俗草字）驗（左存略，右草字）深知欲達（均草字）到此（均變草字）必須（均草字）喚（左草字，右俗字）起（草字）衆（古會意字）聯（草俗字）合世（均草字）界（新擬形聲字）待（草字）我（存略）族（存略）同（草字）奮（宋元俗字）門（草俗字）

現（草字）尚（變草字）成（變草字）功（草字）同志（均草字）務（草俗字）依（草字）照（新擬形聲捷字）所（宋元俗字）著（草字）建（草俗字）方略（均草字）網（存原字之要素，以下簡稱「存要」）主（古象形字）義（俗字）次（草字）全（存略，但字義不如原字好）會（俗字）宣言（均草字）繼（古指事字）績（草俗字）努（新擬形聲捷字）貫（宋元俗字）徹（古字）最（存略）近（草字）張（草字）開（變草字）議（草俗較）廢（上存略，下草字）除（左草字，右存略）條（草俗字）約（草字）尤（存略）於（古字今通用）短（存略）期（左古字，右宋元俗字）間（變草字）促（草字）實（草宋元俗字）是（草字）至（

變草字)

陳光(均草字) 乘(變草字) 敬(草字)

· 選自論語 ·



談言論自由

(三月四日在上海青年會演講稿)

一 論人與獸之不同

今天所演講的是言論自由，所以鄙人也想在此地自由言論。諸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凡一人聲明要言論自由暢所欲言時，旁人必捏一把冷汗。假使那人果然將他心裏的感想或是對親友鄰舍的意見和盤托出，必為社會所不容。社會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論的虛飾，扯謊。我們所求的不過是隨時虛飾及說老實話的自由而已。

語言向來是人的專長，鳥獸所知道的只有飢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號呼而已。如馬鳴，牛嘶，虎嘯都不出於這本能需要的範圍。所以老虎吃人，只會狂吼為樂，却不會說『我吃你，是因為你危害民國。』這是人與獸之不同。所以何芸樵主席反對現代小學課本『鵝姊姊說，狗弟弟說』這種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書，專門替鳥獸造謠，謗毀獸類與人類一樣的奸詐。假定鳥獸能讀這種故事，他們也不會懂得。比方狐狸看見樹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開，決不會無聊地罵酸葡萄。惟有人類才有這樣的聰明。因為鳥獸沒有語言，所以也沒有名，遂也沒有正名哲學。因此，假定狐狸要強迫農民種鴉片，也必不會正勒種鴉片捐之名為『懶捐。』如果會，這狐狸便不老實了。

二 論喊痛的自由

我們須知，人類雖有其語言，却比禽獸不自由的多。蕭伯訥過滬時說，唯一有價值的自由，是受壓迫者喊痛之自由，及改造壓迫環境之自由。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並非說話的自由。人類所說的話真不少，却很少能喊痛。因為人的語言已經過於纖巧曲折，所以少能直接了當表示我們本能的需要。這也是人與獸的一點不同。譬如貓叫春是非常自由，而很有魄力的。中國的百姓却不然。他痛時只會回家咒罵，而且怕人家聽見。

有人以為做人只須說話，毋須喊痛。鄙意不然。又有人以為民生比民權重要，現在中國內地的百姓已經活不了，還談到什麼民權？其實不然，活不了時也得喊一聲，才有鳥獸的身分，否則只有死之一路。這種喊痛的自由才是與我們的生活有關係的，比什麼哲學理論都好。從前于右任先生等黨國先進所辦的民吁，民呼報，意思就是為民喊痛。不過民吁民呼，總是悲痛不雅之音，不會悅耳，所以做官的人所願聽的不是民吁民呼，而是民贊民頌。

三 言論係討厭的東西

中國向有名言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謂知人祕事者不祥，又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論是討厭的東西，豈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罵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稱贊頌揚人的，人人喜歡，奉為象。政府所喜歡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順民，並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

有偵探在坐，必認為林某人討厭，而認守口如瓶之諸位是比我好的國民。不過天生人有口，就是要發言論。若大家守口如瓶，結果必變成一個悶葫蘆。

我們須知，言論自由是舶來思想，非真正國產。因為言論自由與守口如瓶莫談國事的實訓是不兩立的。在中國的經書中及傳說中，個人找不到言論自由說。惟有一條，稍微准許言論自由。這就是一句我國格言，叫做『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不過這與言論自由說稍微不同。因為罵不痛時，你可儘管笑罵，罵得痛時，『好官』會把你鎗斃。

四 民之自由與官之自由

因為言論是討厭的東西，所以自己要說話而防別人說話，是人的天性。結果在德謨克拉西未實現的國，誰的巴掌大，誰便有言論自由，可把別人封嘴。所以中國說話自由的，只有官，因為中國的官巴掌比民的巴掌大。如『敬告中國民衆』提倡孔孟班禪做國歌，發通電都是官說話的自由。我們願意聽也得聽，不願意聽也得聽。然而我們現在提倡的，是在法律範圍以內，官民都有同等的自由，這就討厭了。我們須明白，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自由。百姓言論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封閉報館，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的自由與官的自由成正面的衝突。民權保障同盟提倡民權必為官僚所討厭，而且民權保障愈認真，討厭之程度愈大。這是大家必須澈底了悟的。諸位須澈底覺悟，愛自由是人類的通性，官民一律。假定我是官，我也必愛任意殺頭的

自由。從前吾鄉張毅師長頭痛或不樂時，就開一條子，由監獄中隨便提出一二犯人鎗斃，醫他的頭痛，這是多麼痛快的事。現在張毅已死了，所以我報告此事，十分安全。

五 論魏忠賢所以勝利

話雖如此，百姓未免太苦了。所以我們必求民權保障。中國自來也有梗直敢言的書生，如東漢之清議及明末的東林黨人，但是因為沒有法律保障，所以不久便失敗。東林黨人雖然聯名疏劾魏忠賢，魏忠賢只須在皇帝面前一哭，便可把東林黨人罷免處置。中國的精神文明也只到此田地而已。忠直之士到底死於宦官之手，東漢如此，明末也如此，明末就有人比東林黨人如宋朝宋江等一百〇八淮南盜賊。黨人倒後，便有宦官黨崔呈秀等起而代之，時人稱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兒」。然而黨人終於滅亡，而虎彪狗孝子順孫終於勝利了。因為中國向來沒有人權的保障。

我們須知筆端舌端雖然一樣可以殺人（口誅筆伐），總沒有鎗端利害。在筆端與鎗端交鋒之時，定然是鎗端勝利，而筆端受宰割。所謂人權保障，言論自由，就是叫筆端舌端可以不受鎗端的干涉，也就是文人與武人之爭。論理文人應該聯合戰線，要求筆鋒舌鋒自由的保障。然而事實上文人政客未必擁護言論自由，因為文人已經投降武人的麾下，自己站在鎗桿後面，對照的是鎗頭，並不是鎗口，所以也不覺得爭言論自由重要了。這是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實。

六 論商女所以必唱後庭花的理由

中國今日之最大弱點，誰也知道是國民漠視國事，如一盤散沙。須知這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並非國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權保障，法律不能衛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衛。中國青年誰沒有一腔熱血，注意政治時局。但是到了廿五、三十年紀，人人學乖了，就少發議論，少發感慨。四十者比三十者更乖。所以如此者，是從經驗得來。並非其固有的本性。假定今日有人權保障，國民必另有一番氣象。以歷史為證，東漢太學生也都關心國事，尚氣節，遇事直言，到了黨錮的摧殘，而直言之士殺戮幾百，劉家滅族以後，風氣便大不同。由是而有魏晉清談之風，讀書人談不得國事，只好走入樂天主義，以放肆狂悖相效率。有的佯狂，有的飲酒，如阮籍飲酒二斗，吐血三升，天下稱賢。所謂賢，就是聰明，因為能在不許談國事之時談私事，縱慾以求人生之快。這是人權被剝奪時，社會必有的反應，古今同然。今日跳舞場生意之旺盛，就是人民被壓迫，相戒莫談國事，走入樂天主義的合理的現象。商女雖然也知亡國恨，但是既然不許開抗日會，總也有時感覺須唱唱從庭花解悶的需要……

論政治病

曲齋老人解『父母惟其疾之憂』說要人常患政治病，病就是下台，所以做父母的每引為憂。我想政治病，雖不可常有，不可全無。姑把我的意見寫下來如左。

我近來常常感覺，平均而論，在任何時代，中國政府裏頭的血虧，胃滯，精神衰弱，骨節酸軟多愁善病者，總比任何其他人類團體多。病院療養院除外。自袁世凱之腳氣，至孫中山之肝癌，以及較小的人物所有外內骨皮花柳等科的毛病合起來，幾乎可充塞任何新式醫院，科科住滿，門門齊備了。在要人下野電文中比較常見的，我們可以指出：腦部軟化，血管硬化，胃弱，脾虧，肝膽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紅，鼻流，耳鳴，心悸，脈跳，背癱，胸痛，盲腸炎，副睪丸炎，糖尿，便秘，痔漏，肺癆，腎虧，喇叭管炎……還有更文雅的，如厭世，信佛，思反，初服，增進學問，出洋念書，想媽媽等（毛病就在古文的不是『養疴』二字若不是那樣風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總之，人間世上可有之病，五官臟腑可反之常，應有盡有了。只有婦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國女子上台下台者尚少，不然一定子宮下墜，卵巢左傾等等，也都不至無人過問了。同時一人可以兼有數病，而精神衰弱必與焉。

我已說過，政治病雖不可常有，亦不可全無。各人支配一二種，時到自有用處。凡上台的人，都得先自打算一下：我是要選那一種呢？病有了，上台後，就有恃無恐，說話聲音可以放響亮些。比方你是海軍

總長，而想提出一擴充海軍增加預算的議案在閣議上通過，你若沒有膀胱發炎或是失眠症，那個預算便十九沒有通過的希望。假定你膀胱不能發炎，而財政部長却能血管硬化（血壓太高）他便佔優勢，而你立下風了。財政部長要對你說：『在這國帑空虛民窮財盡之時，你若堅執增加預算，我只好血壓增高而辭職了。』那時你有什麼辦法？但假使你有膀胱發炎，你便有法寶在身了。你說：『你真不給我錢，我膀胱就得發炎了。』這樣旗鼓相當，財政部長遂亦無話可說。此時行政院長若有點機智，他必拉你在旁附耳說：『老兄，你也不必這樣堅持，財某的脾氣是你所曉得的。我上回風濕都壓不住他。他說要血壓高就一定血壓高起來，在這外攻內患之時，大家應當精誠團結才好。所以兄弟說，你也不必堅執膀胱炎不炎了。改為失眠何如？你到湯山靜養幾天，而我也勸勸財某血壓不要一定高，改為感冒和哀共濟，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不就得了嗎？』不一會，你已經驅車直出和平門（？）在湯山的路上，而那海軍預算提案也正在作宰予的晝寢。

我並非說，我們的要人的病都是假的。患痔漏的要人，委實痔漏，怔忡症的政客也委實怔忡。我知道閻錫山真正患過長期痢疾，那是阿米巴作祟。社會已經默認痢疾是閻先生的專門了，而我並不反對。同樣的，馮玉祥上泰山時，他真正有咳嗽。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凡要人都應該有相當的病菌蘊伏着，可為不時之需，下野時才有貨真價實的病症及醫生的證書可以昭示記者。假定我做官，我不想發糖尿，尿而可糖，未免太笑話。西醫的話本來就靠不住。大概腸胃中任何症都使得。我打算要有一個完全

暴棄的脾胃及頹唐萎靡的神經。

我所以取消化病者，有以下的理由。做了官，這種病必定會發的，而且也合乎『吾從衆』的古訓。自然，我此刻有十分健全的脾胃，除了橡皮鞋以外，嚙得下去的保管消化得來。但是無論你先天賦與的脾胃怎樣好，也經不起官場酬應中的糟塌。我知道做了官就不吃早飯，却有兩頓中飯，及三四頓夜飯的飯局。平均起來，大約每星期有十四頓中飯，及廿四頓夜飯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場中肝病胃病腎病何以會這樣風行一時。所以，政客食量減少，消化欠佳，絕不希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貪食無厭，他們應該用來處理國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窩魚翅肥鴨爛鷄了。據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黃伯樵馮玉祥的後塵，減少碗菜，中國政客永不會有精神對付國事的。我總不相信，一位飲食積滯，消化欠良的官僚會怎樣熱心辦公救國救民的。他們過那種生活，肝胃若不起了變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過勸勸他們懂一點衛生常識，並提醒他們，腎部操勞過甚，是不利於清爽的頭腦的。有人說譚延闓滿腹經綸，我却說他滿腹燕窩魚翅。譚公為什麼死啊？

閒話不提，總而言之，我們政府中比世界任何政府中較多閉結，脚氣，肺癆，痔漏，神經衰弱，肚腸傳染，膀胱發炎，腎部過勞，脾胃虧損，肝部生癌，血管硬化，腦汁糊塗的人物，人人在鞠躬盡瘁為國捐軀帶病辦公，人人皮包裹公文中夾雜一張醫生驗症書，等待相當時機，人人將此病症書招示記者，趕夜車來滬進滬西上海療養院『養疴』去。療養院的外國醫生那裏知道那早經傳染的臟腑及富於微生物

的尿道，是他們政治上鬥爭的武器及失敗後撒嬌的仙方。



論幽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麥烈蒂斯喜劇論

(上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捭闔人世之

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為，如楊朱之徒，或是敝屣仁義，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為利及孜孜為義的人，在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為儒家有『尊王』之說，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

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咏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螿之語，也就夠幽默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貴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偽託，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為人，總感其酸辣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睥睨一世，確乎是真正 *cooling spirit*（說見下）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謂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之『鬱剔』（*satire*）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繫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談諧百出，踰東

家牆而樓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屑出於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鬱剔，不近於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說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舉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為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豪邁深遠了。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賁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卜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卻罵干祿之人為秦養之牛，待宰之豕。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為最，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為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為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為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

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即誣為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為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寧以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認為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嫁罪於二子。王樂清談，論者指為亡晉之兆。清談尚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即作文章，抒悲憤，尚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為偽，不許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宣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誤國大夫，讀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媿堯舜。暴斂官僚，販毒武夫，聞其演講，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却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學士大夫已經寫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文，如定盦之論私中郎之論癡，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為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却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你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者，豬八戒，確乎使

我們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瑣姑，也有不少啓人智慧的議論文章，為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中篇)

因為正統文學不容幽默，所以中國人對於幽默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常人對於幽默滑稽，總是取鄙夷態度，道學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懼態度，以為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而道統必為詭辯所傾覆了。這正如道學先生視女子為危險品，而對於性在人生之用處沒有了解，或是如彼輩視小說為稗官小道，而對於想像文學也沒有了解。其實幽默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屢言之。道學家能將幽默屏棄於他們的碑銘墓誌奏表之外，却不能將幽默屏棄於人生之外。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像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儘管道學與熟友閒談時，何嘗不是常有俳諧言笑所差的，不過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潤而已。試將朱熹所著名臣言行錄一翻，便可見文人所不敢筆之於書，却時時出之於口而極富幽默味道。試舉一二事為例：

(趙普條)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

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達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
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學話，粉飾話。太后却能將太祖建朝之功抹殺，而謂係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這話及
這種見解，正像蕭伯訥令拿破崙自述某役之大捷，全係其馬偶然尋到擺渡之功，豈非揭穿真相之上
乘幽默？

關於幽默之解釋，有哲學家亞里斯多得，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勞特諸人
之分析。柏克森所論，不得要領，弗勞特太專門。我所最喜愛的，還是英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劇論中的一
篇討論。他描寫俳調之神一段，極難翻譯，茲勉強粗略譯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於明理，你就在靜觀人類之時，窺見在上有一種神靈，耿耿的鑒察一切
……他有聖賢的頭額，嘴唇從容不緊不鬆的半開着，兩個唇邊藏着林神的諧謔。那像弓形的稱
心享樂的微笑，在古時是林神響亮的狂笑，撲地叫眉毛倒豎起來。那個笑聲會再來的，但是這回
已屬於莞爾微笑一類的，是和緩恰當的，所表示的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而不是胡盧笑
鬧常時的態度，是一種閒逸的觀察，好像飽觀一場，等着擇肥而噬，而心裏却不着急。人類之將來，

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是人類目前之老實與形樣之整齊。無論何時人類失了體態，誇張，矯揉，自大放誕，虛偽，炫飾，纖弱過甚；無論何時地他看見人類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謬事情，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癡如狂的計較，無論何時人類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遜，屈人揚己，或執迷不悟，強詞奪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態，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這在上之神就出溫柔的諷意，斜覷他們，跟着是一陣如明珠落玉盤的笑聲。這就是俳調之神（The comic spirit）。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諷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的，所以幽默與謾罵不同。因為謾罵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對自身就沒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遠超脫，所以不會怒，只會笑。而且幽默是基於明理，基於道理之參透。麥烈蒂斯說得好，能見到這俳調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樂。謾罵者，其情急，其辭烈，惟恐旁觀者之不與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會與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熱烈的謾罵諷刺，多傷氣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對方。因為你所笑的是對方的愚魯，只消指出其愚魯便罷。明理的人總會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謾罵。

麥烈蒂斯還有很好的關於幽默嘲諷的分辨。

「假使你能夠在你所愛的人身上見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減少你對他們的愛，就算是。有俳調的鑒察力；假使你能夠想像愛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這項的矯正，這更顯明你有這種鑒察力。」

『假使你看到這種可笑，而覺得有點冷酷，有傷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諷 (Sarcasm) 的圈套中。』
『但是設使你不拿起嘲諷的棍子，打得他翻滾叫喊出來，却只是話中帶刺的一半褒揚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傷毀他，你便是用揶揄 (Topsy) 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滾，敲他一下，淌一點眼淚於他身上，而承認你就是同他一樣，也就是同旁人一樣，對他毫不客氣的攻擊，而於暴露之中，含有憐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 (Humour) 之精神。』

麥烈蒂斯所論幽默在本質已經很透闢了。我尚有補充幾句，就是關於中國人對於幽默的誤會。中國道統之勢力真大，使一般人認為幽默是俏皮諷刺，因為即使說笑話之時，亦必關心世道，諷刺時事，然後可成為文章。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却不定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沖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鬻別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啓悟，胸懷舒適而已。其緣由乃因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人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沖淡的，鬻別諷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煽調，不忸怩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

歡心，自然幽默。

（下篇）

幽默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文字，連鄙俗的笑話在內。（西文所謂幽默刊物，大都是偏於粗鄙笑話的，若笨拙生活，格調並不怎樣高。若法文 *Souffire*，英文 *Ballyhoo* 之類，簡直有許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狹義上，幽默是與鬱剔、譏諷、揶揄區別的。這三四種風調，都含有笑的成分。不過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種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緩，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語解頤，有的是基於整個人生觀，有思想的寄託。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如麥烈蒂斯氏所說，是屬於『會心的微笑』一類的。各種風調之中，幽默最富於情感，但是幽默與其他風調同使人一笑，這笑的性質及幽默之技術是值得討論的。

說幽默者每追源於亞里斯多德，以後伯拉圖，康德之說皆與亞氏大體相符。這說就是周谷城先生（論語廿五期『論幽默』）所謂『預期的逆應』就是在心情緊張之際，來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緊張為和緩，於是腦系得一快感而發為笑。康德謂『笑是緊張的預期忽化歸烏有時之情感』。無論鬱剔及狹義的幽默，都是這樣的。佛勞德在『鬱剔與潛意識之關係』一書引一例甚好：

『某窮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這位朋友遇見窮人在飯店吃一盤很貴的奶漿沙羅門魚。

朋友就上前責備他說：「你剛來跟我借錢，就跑來吃奶漿沙羅門魚。這是你借錢的意思嗎？」窮人回答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沒錢時不能吃奶漿沙羅門魚，有錢時又不許吃奶漿沙羅門魚。請問你，我何時才可以吃奶漿沙羅門魚？」

那富友的發問是緊張之際，我們同那窮人同情，以為他必受窘了，到了聽窮人的答語，這緊張的局面遂變為輕鬆了。這是笑在神經作用上之解說。同時另有一說，也是與此說相符的，就是說我們發笑時，總是看見旁人受窘或遇見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來，使我們覺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穩，於是笑了，看人棲棲皇皇熱中名利，而自己却清閒超逸，於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級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紅，而不會發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壓倒而禍將及身，也只有驚皇，不會發笑。所以笑之發源，是看見生活上之某種失態而於己身無損，神經上得一種快感。常人每好讀罵人的文章，就是這樣道理。或是自述過去受窘的經過，旁人未有不發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謂老羞成怒之變態。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為在聽者各以為未必是指他個人，或者果指他一階級，他也未必就是這階級中應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論語罵京官，京官讀了仍舊可以發笑，或者罵大學教授，『溫故』講義而四處『支薪』，大學教授也可以受之無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兩方爭辯，愈涉及個人，如汪精衛與吳稚暉之對罵，愈不幽默，而易滲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自然愈深遠，而愈近於幽默本色。

在這由緊張達到和緩的轉變，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應』）的成分。其陡轉的工夫，或由於字義之雙關（此係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雙關得機警自然實在佳妙的）有的是出於無賴態度（如上舉窮人一例）有的是由於笑話中人的冥頑，有的是由於參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種陡轉，出於慧心，如公孫大娘舞劍，如天外飛來拳，沒有一定的套板。善恢諧者，自出機智。如 Henry George 一次在演講，有女權運動家起立說：『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給你服毒。』氏對口應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這種地方，只在人隨機應變。無鹽見齊宣王，願備後宮，實在有點無賴，也是一種幽默。然無賴或胡鬧，易討人厭。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說合禮的假話，因循不以為怪。至一人闡發真理，將老實話說出，遂使全堂譁笑。這在佛勞德解釋起來，是由於吾人神經每受壓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將此壓迫取消，如馬脫羈，自然心靈輕鬆美快，而發為笑聲。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褻，就是因為猥褻之談有此放鬆抑制之作用。在相當環境，此種猥褻之談是好的，是宜於精神健康。據我經驗，大學教授老成學者聚首談心，未有不談及性的經驗的。所謂猥褻非禮，純是社會上之風俗問題，在某處可談，在某處不可談。英國中等階級社交上言辭之束縛，每比貴族階級更甚。大概上等社會及下等社會都很自由的，只有讀書的中等階級最受限制。又法國所許的，在英國或者不許，英國所許的，中國人或者不許。時代也不同，英國十七世紀就有許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亞時代也是如此，但現代人之心靈不定，比莎士比亞時人清潔性之運用反益加

微妙了。在中國，如淳于髡答齊威王謂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問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飲一石，淳于髡謂在皇上侍側一二斗使醉，若有男女雜坐，「握手无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樂甚，可飲一石。」這段雖然不能算為猥褻，但可表示所謂取消神經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於猥褻之理。張敞為妻畫眉，上詰之，答曰夫婦之間，豈但畫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發笑，常在撇開禁忌，說兩句合情合理之話而已。

這種說近情話的滑稽，有數例為證。德國名人 Keyserling 編著『婚姻書』邀請各國名家撰論，並請蕭伯訥作一文關於婚姻的意見。蕭伯訥回信說：「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時，沒有能老實說他關於婚姻的意見。」一語破的，比書中長篇大論精彩深長。Keyserling 即將該句列入序文中。相傳有人問道家長生之術，道士謂節欲無為，餐風宿露，戒絕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壽。其人曰：如此則千壽復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話。西洋有一相類故事，謂某塾師好飲，飲必醉，因此沒有生徒，潦倒困頓。有人好意規勸他說：「你的學問很好，只要你肯戒飲，一定可以收到許多生徒。你想對不對？」那塾師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書者，就是為要飲酒。不飲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舉的例，可以闡明發笑之性質與來源，但是都屬於機智的答辯，是歸於鬱剔滑稽一門的。在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雖然他使人發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並非此種警句所合成的，不可

強作，亦非能強作得來。現代西洋幽默小品極多，幾乎每種普通雜誌，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這種小品文，文字極清淡的，正如閒談一樣，有的專用土白俚語作時評，求其淡入人心，如Will Rogers一派，有的與普通論文無別，或者專素描，如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長議論，談人生，如G.K. Chesterton或者是專宣傳主義，如蕭伯訥。大半筆調皆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為主。其所以別於中國之遊戲文字，就是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或且在正經處，比通常論文更正經，因其較少束縛，喜怒哀樂皆出之真情。總之西洋幽默文大體上就是小品文別出的一格。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因為幽默只是一種態度，一種人生觀，在寫慣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種格調，無論何種題目，有相當的心境，都可以落筆成趣了。這也是一句極平常的話，猶如說學詩，最要

是登臨山水，體會人情，培養性靈，而不是僅學押平仄，講蜂腰鶴膝等末技的問題。

因此我們知道，是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情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那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潤。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其結果必有天下相率而為偽的生活與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內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熱誠，半世麻木，喜怒無常，多愁善病，神經過敏，歇斯的利，誇大狂，憂鬱狂等心理變態。論語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偽的通電宣言，為功就

不小了。



· 選自我的記

· 論幽默 · 四九

談螺絲釘（一夕話）

柳夫人：那新裝的水龍頭還在滴水呢！

柳：你不會把他擰緊。

柳夫人：何嘗不曾用死勁擰過，可是無用。起初水是從龍頭口出來，等到你拉緊了，他便由你手按着的螺絲槓上頭週圍這樣一古腦兒溜湧出來。等你又擰鬆一點，上頭不流了，却又由水管口一直流出。就從昨晚到今天早晨一直這樣的的達達的滴的滿地板……

朱：我曉得了，你必定是用的國貨。

柳夫人：就是因為愛國，不然還上了這個當，當時又貪他便宜，想省幾個錢，現在我想還是叫水匠換個來路貨，不但不省錢，還要多賠幾個錢。我想國雖要愛，也要叫人愛國莫當亞木林才是。那些洋鬼子東西怎麼造的這樣好，叫我有時佩服他們，有時又恨他們。

柳：恨的好。為什麼僭們螺絲釘造不好，他們偏偏造的好。真真豈有此理。辜鴻銘先生早就先爾而言之矣。真真豈有此理。為什麼西洋人不講精神文明，專講物質文明，工業文明，螺絲釘文明。該恨，該恨！

（柳先生笑了）

朱：且慢，老柳。辜先生坐的是蘇揚馬桶呢，是抽水馬桶呢？老辜也未免不思之甚矣。難道滿身是虱，

坐蘇揚馬桶，精神便文明起來嗎？什麼叫做精神，什麼叫做物質？莎士比亞說的好，腦袋，腦袋，沒有袋那裏去腦——他並沒有這樣說，不過我揣他的意思，想當然耳。亨利第五那劇中是有過這種意思的。東方才子莫如莊生，西方才子莫如尼采，二位腦袋未嘗不好。然莊生死後，腦漿一硬，還會做齊物論嗎？還真會跳出棺嗎？尼采那種頭腦，那種天資，小小的花柳病菌一入，也發瘋了。西方物質文明實由西方精神而來，而這精神原來就是跟你席上吃的「鴨腰」一樣，軟細的白質做的。

柳夫人：什麼叫做「鴨腰」？

柳：你別問了。總而言之，鴨之腰也。

柳夫人（呆了一會）：好！鴨腰者，鴨之腰也。你們咬文嚼字先生，總是不得其死然……你們不告訴，我也不問了。——老朱的意思我是贊同的。什麼英雄才子，誰不是娘胎生下來，一層皮包一層肉做的，三天不吃飯，就要精神不振，七天不吃飯，便要上西天。李白斗酒詩百篇，可見得他的詩原來是酒精做的。蘇東坡醉筆，還不是酒精在腦裏作怪？你看他，他不吸煙，文章便做不出來，他的文章都是肚裏煙灰做成的。

柳：虧你知己。我文章不是煙灰做來，也是煙魂做來的。莎士比亞說過，煙者，烟是波立敦也。

朱：真會挖苦人。你也來「想當然耳」了。

柳：充其量，也不過如你胡鬧而已。

柳夫人：別鬧，我來做個和事者吧。我們還是談談螺絲釘，好不好？
朱：談吧。

柳夫人：我想不愛國了。我真要換個舶來水龍頭。為什麼中國人一個螺絲釘就做不好？請大家研究一下，到底是精神不好呢，是物質不好呢？

柳：兩者都有。螺絲釘物質不好，就是一則原料不好，二則馬馬虎虎，分寸大小，不精不準。西洋人一毫一釐之差，都要尋根究底，中國人一毫與一釐無別，一分也與一釐無別。這就是精神不好。你那天那件二十塊錢衣服，還不是給裁縫馬馬虎虎做壞了嗎？我早就叫你先試樣，像做西裝一樣，試好了樣，再比比看看寬窄長短，領口大小，肩腋寬緊，鋪的平平直直，然後去裁去縫，萬無一誤。可是中國裁縫，萬古相傳，就是不肯改良，有時二三十元一件衣服，給那裁縫裁壞了，悔之已晚，和他生氣也無用。他肯試樣，我肯多花四毛工錢，但是他嫌麻煩——簡直就不理我。原因呢？他三代祖宗做裁縫就沒聽見過試樣兩字，那裏敢違背家傳祖訓呢？

柳夫人：這話固然是，也有不盡然。我想是時代不同而已。你意思說西人精益求精，我們向來沒有自來水，所以水龍頭做不好。若中國印泥，何嘗不精益求精？但是有一件。我們生在現代，見古人所未見，聞古人所未聞，若肯平心靜氣算算西人的好處，到可以得了不少學問。若單談什麼國粹，趾高氣揚，欺人自欺，終必滅亡。我們比西洋人長處固然多，西洋人比我們強處，也真不少。我不是講什麼社會經濟

哲學那一套，是講眼前人生，第一樣西洋人就是放屁放的好。

柳朱……？

柳夫人：放屁就是禮貌，禮貌就是放屁。放屁無聲叫做好，有聲叫做不好，聲愈小愈好，愈大愈不好。外國屁的聲小，所以比我們好。外國人屁不亂放，中國人屁亂放。這是他們『禮』字比我們強。不但『禮』字強，『義』『廉』『恥』都強。說起來，他們的儒學比我們精。據我看來，老子思想，才是東方特色。『知足常樂』也委實不錯，若儒家道理，他們講的比我們實在。

柳別的不曉得，禮字我承認。

柳夫人：禮義之邦，禮義之邦！我們什麼禮義？我問你，你到公司買物，是西洋伙計有禮呢？是中國伙計有禮呢？是外國司車有禮呢？是中國司車有禮呢？是外國司關，外國巡警有禮呢？是中國司關，中國巡警有禮呢？戲台買票，是中國人亂擠亂撞有禮呢？是西洋人排隊順序而來有禮呢？我們自稱知禮，罵人夷狄，真不害臊。中國人所講的禮，都是對上司磕頭，對祖宗跪拜，對親友聯歡之禮。若是一則非上司，二則非親非戚，據我看來，路人皆當仇敵，同車即是冤家。

朱：你也言過其實了。外國人到處親吻，路上也吻，車上也吻，月台上也吻，戲台上也吻，夫與妻吻，父與女吻，母與子吻，這成什麼禮？

柳：你也未免太酸了。

柳夫人：這正是中國所言之禮，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古來就是這一套。其實就我看來，禮之精義，廣而大之，就是講整個社會的秩序，而社會秩序，由鄰居住家，至公共場所，醫院戲台博物院圖書館，甚至毛廁便所，都是西洋比我國好。怎麼水到現在還沒開（柳夫人跑去看，原來他們三人只顧談，烘爐上的火已快滅了。柳夫人用鐵箸夾兩塊炭加上，一面用芭蕉扇煽爐，一面談下去。）馬上就開了。

朱：還是我來吧。今天我要行外國禮了。中國男子實在太舒服了……你去吧。叫說書先生煽爐子是不大好意思。你講下去。

柳夫人（跑回原座）我說的就是一句話，大家憑良心講。若是說我們文明，應該我們要人跑到國外，可以教教洋鬼子知禮，由我們學點禮貌，怎麼反常自己鬧出笑話呢？

朱（也就座）那麼還有三件呢？

柳夫人：其次是義。義者宜也。樣樣事物上軌道，人人得盡其才以應世，盡其才後，人人可得合理的酬報，不必使什麼鬼蜮伎倆，這叫做有義的社會。你說是中國人人得盡其才呢，還是西洋呢？是中國國家以才用人呢，是外國國家以才用人呢？工程師當縣長，牙科醫生主教育，宜在那裏，義在那裏，這倒也罷了，工程師若真有才治事，當當縣長，辦辦教育，原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不可過於拘牽，世人真才未必在其專長所學，只怕是當縣長並不是治事真才，而是由狗洞鑽營出來的。不然中國何以這麼一團糟？

……「廉」字更不必說了。水開了，我來！（她一面沖茶，一面講下去）你要到外國去找一部官場現形記材料，雖然也有，恐怕沒有中國出色，叫你隨拾即是吧？其實也不是外國清官特別多，只是人家有王法，咱們無王法，外國貪官儘管營私舞弊，不過一旦找出來，是要受法律制裁，受社會制裁的。僭們老
大中華的百姓看見一個貪官，還要給他磕頭，說聲「老爺，我給你做門房馬弁吧！」若有貪官受彈劾，其中總有蹊蹺，不是油水不勻，便是藉端報怨，誰是為公來？「二十年來目覩之怪現狀」中之苟才，你是認得的。外國貪官腰包雖然裝，都替國家做點事，僭們的狗官不要說腰包裝滿了，臨走時，衙門前的石獅子不給你搬回家去點綴他的別墅，你就繳倖！我不敢望中國的官不貪，所求於中國官吏者，私也營弊也舞，只要國家事也做出來，如此已不可多得。中國只要多出幾個貪污而也替國家做事的老爺，老百姓就要感恩戴德。「恥」字原來比「廉」字要緊，有恥便有廉，不過字義廣一點。你想中國人臉皮厚呢？外國人臉皮厚呢？今天世界的國家，那一國不爭氣？日本五十年前就爭氣，蘇俄二十年前就爭氣，土耳其也爭氣，意大利也爭氣，就是亞比新尼亞也爭氣，偏偏只有一國不爭氣，不要臉，不但彼虎我羊，抑且羊皆附虎，而且要做虎威耀武一下……喝杯茶吧。

三人默默無言。那晚大家不歡而散。

選自《宇宙風》

再談螺絲釘（一夕話）

那晚朱先生在柳家談後，步月歸來，滿腔悲憤。第三日晚飯後，又到滄浪亭來了。

朱：水龍頭換好了沒有？

柳夫人：你又來水龍頭了！

朱：我不是又來水龍頭，我是又來親聆你的螺絲釘高論。

柳夫人：螺絲釘還有什麼可談？我不過瞎扯瞎拉罷了。我只會歪纏而已。你還不記得前晚我們談得大家無趣，不歡而散也？許今晚又要歪纏的，你哭出來！

朱：我不怕。你儘管歪纏下去吧！我決不哭！

柳（夢中驚醒）：哭什麼？

朱：哭中國禮義廉恥不如人。

柳：老朱也未免太多情了。

柳夫人：我只哄他玩。他叫我再談螺絲釘。我看他上回談到一半眼眶兒就紅了，今天還要來，害臊不害臊？其實我們鄉居夕話，不像人家做八股，本無起承轉伏，連我也不知要談向那里去。誰保得住我？要說到那里就算那里。我想談得叫人哭也不好，叫人笑也不好。最好是談得人家心頭癢癢難過，哭不

得，笑不得，才算上乘。

柳點首稱善。癢字用得。好。原來世上最快樂之事莫過於搔癢。此道理惟聖人能知之。以前我有過『香港脚』(Hongkong Foot)足趾癢得難過，晚上倒一盆熱水燙腳丫，此中樂境不足為外人道也。那個適意真可以叫你銷魂，叫爹叫娘起來。可惜現在脚病也好了，有時想再享這種艷福而不可得之矣。夫癢之妙，在於搔愈癢愈搔愈癢，留個味兒，叫你又難過，又好受……

柳夫人老實說，古昔先賢立言，得傳於世，皆因搔着癢處而已。聖人者，先得我心之所同癢者也。比如我喜莊生某句，便是莊生替我搔癢，我喜杜詩某首，亦僅是杜甫替我搔癢。至於抄襲章句之輩，未能搔着癢處，只算『隔靴』。

朱：那末請尊夫人給我搔搔癢好不好？

柳夫人：可以是可以，只不要搔着癢處，喊出來，才是君子。

朱：你搔吧！我有勇氣！

柳夫人：你也給我搔搔癢吧！

柳夫人：我給老朱搔，不給你搔。你還是磕睡吧！

柳：我睡偏不磕！此刻也不睏了。你講吧。

柳夫人：那里講起？當真還講螺絲釘嗎？

柳：爲什麼不？

柳夫人好，就講螺絲釘與法律。原來這螺絲釘之發明，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我們總怪西人工業何以如此之精，而不知西人所以如此者，有利可圖也。國家有發明法專利法的保護，器精則發財，不精則不發財，試問精乎？不精乎？當然要精。螺絲釘是英國一家人家發明的，因這個發明，那家平地發了幾百萬，到現在那家子孫還坐享餘蔭。中國人發明一個螺絲釘，馬上就有人仿冒；你除了罵仿冒的人爲『男盜女娼，烏龜王八蛋』外，還有什麼法子？這罵人『男盜女娼』也不過罵個高興出氣而已，難道人家就不仿冒，猶上海女人罵人『殺千刀』，那被罵的就真正死於千刀之下嗎？我們是沒有法治之國，只有人治；也可說是『君子國』，可是有君子，必有盜娼，也必有烏龜王八蛋。君子愈多，男盜女娼也愈盛。結果吃虧的是君子，發財的是盜娼。

朱：螺絲釘現在誰也可製造，還是那家把持的嗎？

柳：是這樣的。現在那發明權已過期而屬於公有了，可是他家財也發夠了。

柳夫人可不是嗎？我聽說美國有人發明婦女所用的曲線壓髮針（Hairpin），也成了巨富。原來婦女用的壓髮針都是直的，那位發明家一天看見他太太把針先折彎了，再插頭上，他問他太太：『何以如此？』他太太說：『這樣一彎，就不容易落下來。』『好了。』他說：『我財神到了！』他馬上去註冊專利，而財也只好讓他發。你想國家法律這樣保護工業的發明，怎樣不蒸蒸日上呢？

朱：你所說的固然是。外國工業發達由於法律的保護，及在法律保護之下，大家競爭謀利。不過有時也競爭的好笑。你看汽車一年出一新式，你也發明，我也發明，大家角逐，只因不如此不足以號召大家用老牌，誰肯買新車？其實家家都造得好，這里加一個螺絲釘，那里加一個點烟具，都是行所無事。不但汽車如此，抽水馬桶，牙膏，牙刷都是如此。難道造牙膏也要什麼大發明嗎？抽水馬桶，你也一式，我也一式，還不是大同小異嗎？

柳夫人：這個自然。人家過，而我不及。人家行所無事的發明，而我們只抱殘守缺。原因呢，就是沒有法律。中國人沒有法治，只請出一個烏龜來，你想烏龜果然有靈嗎？中國人太好講仁義道德，天理良心，連這種法律上的事，也以『天理良心』『我是正人』『你是烏龜』了之。

朱：聽說現在上海三馬路還有一家店舖，外懸着一塊大烏龜招牌。

柳夫人：這實在太可憐了。你可罵人家烏龜，人家就不會罵你烏龜蛋。大家爭吵起來，你罵我『男盜』，我罵你『女娼』，這是東方君子國之文明。其實這只是法治與人治之不同。

朱：上回你講禮義廉恥，似是新式儒家，今天又像法家了。

柳夫人：儒也好，法也好，我只知道，欲行儒道，必先行法。欲國家有禮義廉恥，必將不禮不義不廉不恥者下獄槍斃。單談仁義道德是無用的。人家不肯廉無羞恥，你能奈他何？你說我是法家，我也承認，我恨儒家道德仁義之談。咱們中國人開口『良心』，閉口『廉恥』，而喪廉寡恥之事比外國多。拿毛廁

來講，咱們中國毛廁總是寫個『君子自重』四字，然而你相信這四個字便叫人真能自重嗎？還不如『如違送捕』四字來的有力。『君子自重』的毛廁便是儒家的毛廁，『如違送捕』的毛廁便是法家的毛廁，你總是法家毛廁整潔呢？是儒家毛廁整潔呢？我想中國這個國家就像儒家毛廁到處牆壁上看見貼兩字『君子』，而一個君子影兒也不見，只有滿坑的穢氣觸鼻。西洋國家就像法家毛廁你說君子自重，大家不自重，你能奈之何？

朱：原來你是個毛廁法家。

柳夫人：是的，莊子說的好，道在矢溺，矢溺不能見道，其道非道。講到『良心』更笑話極了。雍正皇帝批上諭，不說『你違某條法律』，却說『你沒良心，該斬』，而結果雍正殺人最多，因為良心這個東西本來無從捉摸。法有明文，而良心可任意解釋。秦檜說他憑『良心』賣國事虜，你那里去同他爭是非？你想大馬路汽車行走，是憑紅綠燈的『法』好呢？是憑各車夫之『良心』為憑好呢？西洋人汽車出事，開口罵來是『你這個傻瓜，你沒看見紅燈在前嗎？』或是『你怎麼在右邊走？你違法，叫你賠損失！』中國人開口罵來是『豬獠！你良心到那里去了！』你想，沒有紅綠燈，聽兩個車夫在大馬路拋球場評論彼此的良心，危險不危險？他們倆把各個的『良心』研究出來，自從日昇樓到外灘就要擠的水洩不通了。原來世間道理，各有其時，韓非說的好，不可以緩世之政治，急世之民。以前兩個小車夫在田陌間相遇，大家問問早安，互相禮讓，或左或右，各憑良心，都無不可，若在大馬路汽車行走，憑這個

老法，結果必一團糟。以此治市則市亂，以此治國則國亂。以孔孟之道行於堯舜之世，擊壤而歌之民，是
可以；在現在汽車飛機盛行的『急世』而不助之以法，是要失敗的。

朱：你說中國喪廉寡恥之事比外國多，是不是中國人道德比外人壞呢？禮義廉恥就可以不講嗎？
柳夫人：正正不是。世人生來本無兩樣。中國官僚愛錢，難道外國官僚就不愛錢嗎？禮義廉恥，不是
不可以講，但是單講是沒用的。紐約市政府的黑幕才叫你觸目驚心。哈丁總統任下的政府，醜史穢聞，
罄竹難書。然而此中有個分別：咱們是君子國，專講禮義廉恥，人家是小人國，不講禮義廉恥，單講法律。
人家是有王法的。哈丁任內賄賂橫行，然而美國人民並不向華盛頓、哀哀諸公說仁說義，只用法律裁
判。結果把一個七十老翁的部長審出罪狀下獄。此位老翁不幸，你說；但是這至少證明美國國家還有
個王法。中國的部長，你試捕一個下獄給我看看。就是人家不講廉恥，所以還有廉恥，我們專講廉恥，所
以廉恥掃地。

柳：你知道，我們中國為什麼專講禮義廉恥呢？

朱：因為儒教？

柳：並不是。因為禮義廉恥談來很便宜。比方說，有官僚對你講『禮義廉恥很好』，老百姓自然也
說『禮義廉恥很好』。談起來於人無損，於己有益，又可博關心風化之美名，又不傷人感情，又不費錢。
但是比方那官僚不講廉恥，而講法治，老百姓說『好！我們就依法起訴，在法庭上與你算算賬，請你坐

獄。』那還了得！此禮義廉恥之談之所以風行一時也。所以道德仁義之談不止，民之姦賊不死。

柳夫人：我也是這樣想。孔夫子叫君子治國，所以我們也把官僚真正當君子看待，絕不加以法律的制裁。西人不講君子治國，所以把官僚當兇犯看待，時時繩之以法律，恫之以監獄，防之以輿論，動不動就要彈劾，把他送入牢獄去。西人是相信韓非的話，不期使人為善，只期使人不敢為惡。我想這就夠了。我們遇了清官廉吏，給他豎立牌坊，表揚德政；過了貪官污吏，却不把他送入監牢。西人遇了貪官污吏，給他送入監牢，而遇了清官廉吏，却不給他豎立牌坊。這是法家與儒家之不同，也是人治與法治之不同。西洋天下就是法家的天下。其實世上善人少，惡人多，東西原無二理。我們把官僚當君子看待，一概聽其『良心』，愛民也；『良心』，徵稅也；『良心』，佔你的田，姦你的姊也；『良心』，結果只有一成廉潔自守，却有九成的民賊；西方把官僚當民賊看待，不講『良心』，只講法律，結果有一成是民賊，却有九成像煞是君子。這是東方西方政治之不同。你說『像煞』不夠，我說『像煞』就夠了。中國政府能辦到像外國『像煞』，廉潔一樣，已經是太平之世了。日本政府何嘗沒出過賄賂大案，但是中國政府能辦到如日本『像煞』，廉潔地步，也就委實不錯了。

柳：你也路跑得太遠了。人家叫你該螺絲釘，你說什麼東西政治。你到底搔着癢處沒有？難過是有的，好愛則未也。

柳夫人：別忙。我來搔。老朱不是笑我為毛廁法家嗎？其實吾道一以貫之。無論是螺絲釘，是毛廁，是

政府是人民，都是一樣。有法治便好，無法治便壞。我們也不必太過悲憤，妄自菲薄，陷於絕望。我是這樣夢想一個太平的中國的。在這樣有法治的國家，螺絲釘也好了，毛廁也好了，人家說我們中國人道德不好，我却說我們中國法律不好；法律好了，道德也就好，人家說我們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說這都不是我們生成這樣個壞根性，是因為沒有法律保護，不得不苟且偷安，消沉畏葸。刻中國做人太難了。人命本來就如狗命。在中國社會做事，不久就學出卑污苟賤，才能生存，若有英雄俠骨，必被社會磨折而死。剩下來只有給人家舐屁股的順民。我就是想，在有法治的國家，做人也可以容易一點，品格可以高貴一點。我是夢想這樣一個新國家的自由國民，大家在法律範圍之內，可以大開其口，大揮其筆，大展其才，大做其事，只要不犯法，誰也不能動我一根頭髮。那一個狗官于我自由，侵我的田，姦我的妹，我馬上可告他，不必托人講面求情，而有勝訴之希望。這樣一來，民氣自然由消沉而積極，由懦弱而倔強，由畏葸而勇毅，由散漫而團結，由苟賤而高貴，由衰老而少年。那里像此刻這樣求生不得，求死未能，專舐人家的屁股呢？你要不要這樣一個新國家的積極的，倔強的，勇毅的，團結的，高貴的少年民族？

朱：我有點難過，也有點好受了。柳夫人，我癢搔着了。

· 選自宇宙風 ·

三談螺絲釘一夕話

朱：水龍頭換好了沒有？

柳夫人：你到底是在來喝茶，還是來問候水龍頭？你不會自己去瞧？

朱：我看你那樣得意，不瞧也罷，水龍頭定占勿藥了。

柳夫人：可不是呢，水龍頭無恙了！

朱：那你必定又在恨洋鬼子了。

柳夫人：說着玩吧。若當真要恨，那還恨得完嗎？

朱：我記得你說他們螺絲釘也比我們好，一恨也；禮貌規矩也比我們好，二恨也；守義也比我們好

柳（在夢中喃喃）：三恨也。君子有三恨，也就夠了。

柳夫人：那不行，底下還有廉，恥，合，螺絲釘，禮，義，不是有五恨了嗎？

柳：你自己忘記，還有洋鬼子法律比我們好，不是六恨嗎？

柳夫人：六恨就由他六恨，什麼君子有三樂，君子有三畏，這都是隨口說說。袁子才看見「下論」專做這種八股，什麼三樂，三畏，三戒，三愆，三友，三變，所以疑心下論不甚靠得住，他說上論是好的，脫口

而出，語得天然。上論是小品文，下論是八股文，先算好一二三，再下筆的。其實三樂三畏，都是文人腔調。難道君子真正只有三樂三畏嗎？孟子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固然可樂，浴乎沂，風乎舞雩，豈不就是四樂？聞人歌，使之和之，豈不是五樂？有過人必告之，豈不是六樂？吃栗子，啖花生，豈不是七樂……

柳珠娘：你發癡了……

柳夫人：有過被丈夫罵，豈不是八樂？同老朱談螺絲釘，豈不是九樂？

朱君子：也有九畏嗎？

柳夫人：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老婆，畏普羅，畏庸醫，畏窮酸秀才，畏衙門司關，畏武人愛國通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畏全有了。

朱那末：你也有九恨了？

柳夫人：九九八十一都可以。原來君子有九思，就是三三如九，再求平方，就是九九八十一。你要做下論八股文章，說三恨，九恨，八十一恨都可以。真正要算西洋人可恨而又可佩服之處，恐怕不止百恨，就可以做一篇百恨歌。

柳：像你那樣說法，西洋人放屁也比我們強，毛廁也比我們強，恐怕千恨歌也不難做。

柳夫人：聖人教人見微知著，就是叫人不要心好大，由小及大，由邇及遠。大家開口仁義，閉口禮智，

你說中國強，也一說，他說外國強，也一說。若教取眼前，抓住毛廁一端，則其優劣立見，不容你強辯了。文明兩字那種題目，範圍廣大，捉摸不定，還是腳踏實地，一樣一樣算去，高下就立見了。

柳：不過不要失之於繁瑣就是了。

柳夫人：百恨是什麼，讓我隨口道來……

柳：你一張利口真可覆邦家。我讀了五十年書，今日才明白，婦人四德，只要三德便夠——「婦言」實在不必教，自己就會的。

柳夫人：夫子錯矣！四德所謂「婦言」，是教婦人不說話，不是教婦人說話。所以婦德婦容婦工我都學得來，就是婦言我萬世學不來。

柳：你看見過古今中外有一個婦人不說話的嗎？

柳夫人：真真豈有此理。為什麼沒有「夫言」，只有「婦言」？「百恨」你不讓我算，我便不算，讓你們天下男子去算。

柳：不是不教你算，是教你不要重複瑣碎。我說一個笑話給你聽。有一個美國人到英國赴茶會，女僕上來問他要「茶」呢？咖啡呢？芝哥力呢？他答「茶」。女僕又問「錫崙」呢？詹美克（茶）呢？中國（茶）呢？他答「錫崙」。女僕又問「檸檬」呢？牛奶呢？奶漿呢？他答「檸檬」。女僕又問「熱呢？涼呢？冰呢？」美國人聞言登時暈過去。這樣你算算，吃杯茶也有九九八十一花樣。

柳夫人：這有何難？人家說揚州茶館有廿四種點心。讓我開一茶館，我就有七十二種春捲。

一、雞肉，香蒜，筍。

二、雞肉，蝦仁，筍。

三、雞肉，蝦仁，香蒜。

四、蟹肉，蝦仁，香蒜……

柳：五、蟹肉，雞肉，蝦仁。

六、蟹肉，雞肉，筍。

七、蟹肉，雞肉，筍，香蒜。

朱：嚼舌頭，雞肉，筍。

柳夫人：朱肉，朱蹄，朱鼻，筍。

朱：牛母肉，牛母舌頭，筍。

柳夫人：牛肉不比朱肉好吃。

朱：不見得，柳舌頭很有名的。西洋大餐有柳舌湯。

柳夫人：不來了。

朱：牛舌其味甚甘。請你講下去吧。



柳夫人：他叫我不重複，也可以。廣而大之，百恨千恨都算得出來，約而言之，也很容易。五十年前中國人就知道西洋戰艦槍砲比中國好，三十年前我們才知道西洋政制比中國好，二十年前才知道西洋文學哲學學術比中國好，現在大家才慢慢承認西洋人禮義廉恥社會秩序也比中國好。這裏頭拆開來講，百恨千恨就都有了。大家說中國偉大，中國民族如果真正偉大，就不要諱疾忌醫，正心誠意，見賢思齊，不取下問，有容人之雅量，學學西洋人的好處。隨便談談一二樣。譬如中國音樂有樂調（*Melody*）而無音和（*Harmony*），這誰也不能否認。你說是株守成法好呢？是借他山之石自己發展創造出來中國音樂的音和，配舊有之樂調，又利用西洋的樂器，如大弦琴（*Cello*）之類，增加其音階範圍好呢？只要有創造的精神，何事不可闢出蹊徑，發揚光大固有之文明？茲再舉幾個例：

(2) 西洋校勘學比中國校勘學精。

(3) 外國書校對比中國精。

(4) 外國報紙以新聞為本位，以廣告為附庸；中國報以廣告為本位，以新聞為附庸。

(5) 西洋傳記學，比中國傳記好。單舉三派：*Boswell*, *Morley*, *Strachey* 都是中國所無的。

(6) 外國百科全書體例，中國尚未夢想到。

(7) 外國母雞有一年生三百粒蛋的雞種。

(8) 外國人有容人之雅量，見賢思齊；中國人刻薄，見賢思妒。（與工業文明無與）

- (9) 外國文化比較懂得小孩心理。
- (10) 外國人守時間。
- (11) 外國人比中國人清潔。(手藝文明人也未嘗不可重清潔)
- (12) 外國貪官替社會做事，中國貪官不。
- (13) 外國人能解放黑奴，中國人有買賣僕婢制度。
- (14) 外國第五流政客才幹學問精力抵得過中國第一流政客。
- (15) 外國人爽直，中國人重虛套。因此——
- (16) 外國辦事快，中國辦事慢。
- (17) 外國現代文明近人情，中國文明虛矯道學。
- (18) 外國老人有英邁之氣，中國少年有衰老之象。
- (19) 外國醫院管理比中國好。
- (20) 外國有博物院，中國向來無之。
- (21) 外國有公共圖書館，中國向來無之。
- (22) 外國書出得比中國多，範圍廣，內容富。
- (23) 外國舟車上秩序比中國好。

(24) 外國喪禮簡樸嚴肅，中國喪禮繁雜滑稽。

(25) 外國兵拿得到薪水，中國兵拿不到。

(26) 中國人當巡捕，被外國人訓練出來便神氣。

(27) 外國人打仗比中國人勇敢。

(28) 幾十個外國人在殖民地，就能成立一個工部局，幾十個中國學生或華僑同在一城，未有不分為兩個對立的「學生會」等。

(29) 中國刊物流行匿名罵人，外國編輯不登此種稿件。

(30) 外國乞丐告地狀，所寫的是格言，勸人上進樂觀，有供有取；中國乞丐以爛瘡觸人目。

(31) 上海改良洋車夫生活，外人最熱心，討論最活潑，中國人組織團體，阻撓此事，社會漠視之。

(32) 外國人辦賑災有良心，中國災官視為發財捷徑。

(33) 日本輪船駛往倫敦亨堡等埠，中國出一個招商局。

(34) 太古輪船起貨卸貨比中國輪船快，船期比中國準。（此係精神上問題，又與機器無與）

(35) 外國領事保護外僑利益，中國華僑少受領事幫忙。

(36) 輪船失事，戲院失火，外國比中國秩序好。

(37) 外國救火隊管理比中國救火隊行。

(38) 外國店伙計比中國伙計有禮。

(39) 外國電報比中國電報快。

(40) 外國學堂不欠薪，中國學堂欠薪；外國學生比中國學生尊師敬長；外國教授比中國教授用功；外國學堂不發現手槍，外國校長普通是個德學兼優的長者。

(41) 外國司關沒有中國司關勢利。

(42) 外國電燈，自來水，汽車好。

(43) 洋人監督之海關鹽務解與中國政府稅入多。

(44) 洋人管理的海關郵政對職員待遇好，比較講成績，比較不講私情，辦事人較安心。

(45) 中國皮匠皮鞋做不過外國人。

(46) 外國胭脂比中國胭脂好。

(47) 外國學術界多創作精神，家法之謹嚴，思想之豐富，皆遠超過中國。

(48) 外國武人只是軍官，中國武人是山皇帝。

(49) 外國治安比中國好。

(50) 外國司法比中國好。

這已有半百了。那裏講得完呢？總而言之，外國強，中國弱，你能說只是器械之精，螺絲釘之巧，你能

說只是物質文明工業文明嗎？居今之世，聞古人所未聞，見古人所未見，好學者，自然深思，不好學者，也不免深思以求其故。若還以為中國道德文明勝於西洋，不閉門思過，發憤圖強，那末，中國真真不可救藥了。

· 選自宇宙風 ·

四談螺絲釘一夕話

朱先生剛跨入柳家，就聽見他們倆夫婦爭辯之聲，以為出了什麼事了，連忙拔起腳往里跑，要做個和事老。

「你別哄我。專門說這種欺人的話！」他聽見柳夫人氣憤憤的說。

「誰來哄你？你自己聽錯了……」柳先生答道。

「罷了，罷了，什麼事啦？也可以好好的講。」朱先生走上來向他們兩人講。

柳夫人：「啞，他說杏仁之仁字，作心字解，典出金樓子，金樓子我是沒看過的。這不是明白嘔人嗎？後來我跟他辯，他才說，他剛才說的，不是『天下杏仁』是說『天下興仁』。」

柳老朱：「讀你公評一下。我的話對不對？你想杏仁何以叫做仁呢？我說仁字有『心』義，並引『仁人心也』為證。她說也不見得，『蝦仁』不見得是蝦心。我說蝦仁是去蝦之外殼，明指與蝦之外表相對。她說『那末，井有仁焉，也必定是說井里有蝦仁了。』請你評評，是她嘔我呢，是我嘔她呢？」

朱：「我以為什麼事，這種小事，也值得吵，鄰家都聽得見。」

柳：「原來我批評她的人治法治論，她就有點不服。我說人治法治並沒有什麼大不同，她說有。我說她是法家，她也一口咬定她是法家，我便拿出道家的話來壓她。」

柳夫人：他在做愛國者呢，看見我把中國禮義廉恥批評得不值一文，遂托出一個「仁」字來強辯。你聽他講，聽他替東方文明作辯士。我早就說東方思想之特徵不在儒而在道，所以他要和我辯，就不得不講「仁」了。

朱：怎麼一回事？連我都聽糊塗了。老子說「絕仁棄義」，「大道廢，有仁義」，是很看不起仁。「仁」字是儒家的拿手好戲，怎麼變成道家的遺產了？

柳夫人：是這樣的。孔二先生老是說仁，但總說不出一個仁的影兒來，讓人捉摸不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淵問仁，孔子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到顏淵請問其目，孔子答的却不是仁之本身，而是禮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這叫人怎麼辦呢？仲弓問仁，孔子說的又是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加承大祭……」推敲其用「仁」字，是與知相反，是主靜的，主安的，故有「仁者靜」，「仁者安仁」，「天下歸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仁可以歸，可以違，可以安，是靜不是動，而這靜不就是道家本色嗎？

柳：珠娘這些話說的不錯。請夫人不必生氣，我們好好的講。原來孔子就是道家。

朱：什麼？

柳：我說孔子就是道家，至少得了道家一脈。不是道家，他就不講人治了。所以我要替人治辯一下，不得不托出一個仁字來。我老實不是替東方文化辯，想做一愛國者。要真正批評東西文化，非先看準

仁字一字不可。仁者何，叫人做人而已，那一個文化叫人做人，做得像樣，做得安樂，便是好的文化。什麼科學，哲學，宗教，發明，改良，進化，都是餘事。人生之目的是快活，不是進化。你要批評東西文化，就得先把這個標準拿定。老老實實我們禮義廉恥都不如外國人，只有在叫人做人道理，有點意思。也不是只有中國人懂得做人道理，中國人禮義廉恥輸與人，根本就做人做不大像樣。但是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儒有所短，道有所長。儒家專談的是居喪年月，棺槨尺寸，早已笑痛墨翟和莊周的肚皮。若說這是儒家的精義呢，那麼儒家該死。但是幸而儒家尚有個仁字，不過講得含糊罷了。可是這仁字終究成為儒家最高的理想，猶如禮運大同終究成為儒家的政治理想。不過仁也說了，大同也說了，但總是懸空的，實際上儒家所行的是小康，不是大同，是禮不是仁。所以我於儒家之儒，認為小人儒，於儒家之道，才認為君子儒。實際上講禮的多，講仁的少，所以我也看不大起儒家了。儒家之唯一好處，就是儒教中之一脈道教思想。孔子之偉大，就是因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

朱：你剛才說孔子是道家，這怎麼說法？

柳：孔子一個人跟我們一樣，有時想入世，有時想出世，有時想幹一下，有時想乘桴浮於海。你想孔老先生坐一張木筏在東海飄流，乘風破浪，隨其所之，不是徹底一個道家嗎？孔子乘桴過大海，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其中有什麼分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這不是道家嗎？六十而耳順，這不是養生要訣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不是可做天台山道士騎鶴羽化而登仙嗎？假使孔子生於今日，目

親這個亂世，喪土辱國，假使他不是個修養十足爐火純青的道士，請問他的耳朵順不順，能一點不生
氣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率性』兩字怎解？不是道家思想是什麼？這『命』字怎解，『性』
字怎解，『道』字怎解？

朱：依你這樣講，孔子曾子子思都是儒家兼道家之流了。諸葛孔明也是道家兼儒家了。

柳：正是。我想中國人生下來就是一個道家。有時展出治國經綸，暫做儒家，可是骨子裡還是道家，
一旦無法對付，尿就甜了，下野歸田，優遊林下。所以中國人在朝時都是儒家，在野時都是道家；成功時
都是儒家，失敗時都是道家；幸福人都是儒家，窮苦人都是道家。道家再進一步，病入膏肓，就變成佛家，
窮苦而至于無告，忍無可忍，不是投河就是出家。所以富者為儒，窮者為道，窮得不得了者為釋。管事時
為儒，不管事時為道，事真管不了就去做和尚。中國人之神經專靠這道家道理節制調攝，揖讓之餘也
得來一下優遊林下，不然一天揖讓到晚，一定發狂。所以中國好的詩文，都是道家思想，都是叙田園林
泉之樂，假如一天到晚念那些狗屁不通的經濟文章，劇秦美新，歌功頌德，中國整個民族要進瘋人院
了。這是道家思想對中國文化之遺賜。

柳夫人：但這與中西文化何關？我還是說，中國人命如狗命，人還是在西洋國度做得像樣，做得高
貴。

柳：我剛才才是跟你嘔氣。你說西洋國度，人做得像樣，我也承認；人家一脚把西人踏在地上，西人不

滾在地上叫敵人爸爸，我也承認。

柳夫人：那不是明明因為人權有法律的保護嗎？

柳：這話我也承認。不過有利便有弊。外人剛強，華人柔弱；外人進取，華人安分；外人動，華人靜；外人陽，華人陰；外人是火做的，華人是水做的。我問你一句話：假定你未出閣，你要嫁給洋人呢？要嫁給華人的呢？

柳夫人：當然嫁給華人。

柳：這就是我的意思。有東方丈夫，有西方丈夫，這東方丈夫就是東方文明之結晶，西方丈夫就是西方文明之結晶。假定我未婚，也是想娶中國女子，不娶西洋女子。這為什麼呢？也不盡在於飲食居室之不同。抽象言之，中國丈夫輸於西洋丈夫嗎？中國太太輸於外國太太嗎？這是中西文化最後的標準，看他教出的人是怎樣。我總覺得中國人溫柔忠厚明理一點。中國國勢弱於日本，也是事實，但是個人並不壞於日本人。這個個人就是文化最後的目的。

柳夫人：我想文化最後的標準，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活的痛快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

柳：像中國的陶淵明那樣恬淡自甘的生活，中國文化能養出一個陶淵明，你能說中國文化不好嗎？能養出一個夜遊赤壁的蘇東坡，你能說中國文化不好嗎？

朱：你可別讓普羅聽見，要說你落伍了。

柳夫人：狗娘養的。那些拾人牙慧未學做人之流，你別管他了。他們會的是掛狗領，打領結，唱哈爾濱時調，做歐化散文。陶淵明鷄鳴桑樹顛，采菊東籬下的生活，據說並非大眾的農民的生活，而赤壁賦江上之清風與山中之明月，是資本階級才有的。放屁不放屁？普羅不要人家賞菊，只要人家吃芝古力糖。菊花中國所有，所以一賞就是落伍。芝古力糖出自西洋，共女學生食之就是革命。我看他們的靈魂不是臭銅坯做的，就是芝古力糖做的。黃金黃金，一切是黃金。不是黃金就不值錢。

柳：普羅作家是什麼，就是窮酸秀才之變相。聽他罷了。現代中國人，酸得厲害，本來就是神經變態。聽見兩句笑話，就想亡國。真是勞倫斯所謂『半卵』之流。亞自經於溝瀆，可也。所以我要講仁，意思是講講做人的道理，希望做人也要健全一點。

朱：仁字怎麼講？

柳：仁字向來最難解，也最淺現。據我看來，仁就是做人而已，所以淺現；可是『人』是什麼東西，沒有人知道，所以難解。你着孔子說『天下歸仁』、『三月不違仁』，孟子說『居仁由義』，這講得何等玄妙？怎麼叫做『居』？怎麼叫做『歸』？怎麼叫做『不違』？『不違』時是怎樣？『違』時是怎樣？這顯然是講一種得人情之正的境界，居於此種境界，叫做『居仁』。後來孟子把他分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惻隱只是仁愛，合四者才是仁之廣義。不然『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那裏講得通呢？老子所看不起的，也是王莽一流人之假仁假義，不是做人的道理。希臘文化之理想是『達才』，故稱人生之理想為得達其才（The exercise of one's Powers in their lines of excellence），中國文化之理想是達情。這達情的境界是難做到的。為什麼難做到呢？……

柳夫人：我知道了。

柳：你知道什麼？

柳夫人：一貫。

柳：好人總是矛盾，破碎。誰能抱一守一，就能一貫。現代人就像一面破鏡，原來一物，照到鏡裏影就亂，或是像一架破琴，發出的是沙沙的啞聲。欲琴聲韻和，必先自身調和。由破碎達到完整，由矛盾達到調和，這就是仁的境界。道家歸真返樸，也是一條路，儒家應世，求得人情之正，也是一條路，相差無幾了。

柳夫人：好，你把儒道合一了。不過我心中還有一點缺憾。

柳：什麼？

柳夫人：你把法家丟開了。

柳：毛廁法家，你也太強項了！

柳夫人：你要合儒道，我要合儒道法。儒道二家只能滋陰，法家才能補陽。以西人之法補東方之儒道，這樣的世界做人可真就有意思了。

柳：和尚那裏去了？

柳夫人：和尚是人類的贅瘤。在家人不生和尚，和尚早就滅種。若是生育得太多，讓幾個去做做和尚也無妨，就好比一人有十個指頭，有一指殘廢，或麻木不仁，也不礙事，你說是不是？

柳先生愛她極了，俯首吻她而不答……

等他們吻完，柳夫人忽然抬頭看朱先生，怕難為情。

柳夫人：老朱怎麼不見了！

朱先生已悄悄地走到大門口了。

第二天得老朱來一短札如下：珠娘老柳，昨夜步月走訪，賢伉儷一會兒吵，一會兒好，發乎辯而止乎吻，豈所謂得人情之正者歟？徘徊月下思之，皆因多長一張口耳。然兩道兩儒，一法互吻，其勢不能平，所以不辭而退者以此。弟將騎青牛去也。螺絲釘白。

論看電影流淚

因為我看電影常流淚，所以看見隔座姑娘拿手絹醒鼻子，或是出來頰上留兩條淚痕，便覺得比較喜歡她，相信她大概心腸不錯。對於哭這件事，成年人多半以為難為情，雖然中西略略不同。先就這中西不同講講。中國人常有君臣「對哭」，有請願團「跪哭」之事，為西洋所無的。尤其是英國人，他們哭不肯出聲，也不肯叫你看見。英國教育最重「人格」(Character) 而所謂「人格」大部分是指勇毅、含忍、動心忍性的工夫。英國人動起怒，先把牙關咬緊，一聲不響，即所謂 Character。英國公學小學生被大學生欺負，吃了幾記耳光，打了幾個嘴巴，不哼一聲，就叫人佩服，說這孩子是貴族家庭出身，有大家子弟的模樣。這在英國話叫做「吃得起拳頭」(Can take a beating)。後來這話就成普通用法。比方你對英國人說，某人能吃得起苦，有毅力，英國人便說：「Oh, yes, he can take a lot of beating。」(可以吃得幾下拳頭) 這是很稱贊的話，是說他不遇事畏難而退，強鄰踢他幾下，他不便叫人家爹爹。他們古老時代就是如此的。古代英文文學中的英雄，創傷要死，便是負傷逃到人跡不到之地，靜靜死去，不肯叫人哀憐。中國人傳說老虎死時，不令人看見，就是這個意思。一直到現在，英皇臥房牆上所掛的禱文六句，一句便是：If I am called upon to suffer, let me be like a goodbrained beast that goes away to suffer in silence.

「如果我命中須受苦，讓我學法有風度的野獸，避入野處去靜中受苦。」最近南京大戲院有 *Darth Angel* 影片，使全是這種英國紳士的表現。一人愛一女子，但是在戰地受傷，兩目失明，便離鄉背井，放棄他舒服的家庭，隱名去住鄉僻，絕不肯叫愛他的女子矜憐他，扶助他，這也是一個最特別最明顯的例。因為這個不同的傳統，所以英國人更不肯在人前流淚。

中國人整個看法不同，對於憂傷喜怒認為也是七情之正，放聲大哭比較不以為恥。這已屬於中外心理之比較，此地不預備深談。所要說的是，中國對流淚態度大不相同，故社會上文學上，戲台上，常有放聲大哭之事。原因是一則有儒家適情哲學，二則孔子哭之慟，申包胥哭秦庭，有種種榜樣在前，三則喪禮把放聲大哭也列入儀文，拭淚拭淚也都有明文規定了，四則詩詞戲曲已把「揮淚」手勢化為藝術，認為美觀，五則中國人生活實在太苦，大有非哭不可之勢。基於這種原因，中國人當眾哀哭，也就不以為恥了。這種中西心理情緒之不同，是要研究的。錢鍾書先生曾於天下月刊批評中國悲戲，不如希臘悲劇，因為劇中英雄，太少偉大丈夫氣。其實長生殿之唐明皇把貴妃交出，不肯雙雙自縊或服毒而死，有欠英雄本色，我也承認。但如霸王別姬，一劍殺愛姬，又一劍自刎，我認為豪傑，並不愧為悲劇主角。若因霸王之哭，而怪其失英雄本色，未免陷於以西洋人對哭的態度衡量中國藝術之弊了。當他聲淚俱下之時，我們中國人總認為滿意的，美術的。況且天下真英雄那有不流淚的？惟兒女情長者才真有英雄遠志。（張潮彷彿有這句話）老殘說得好：「哭泣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

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二集自叙）沈君烈亦是文章「鬼才」，他說：「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俊男子大吐肝腸，痛哭一場，足了事矣。」（與山陰王靜觀書）這比較可以代表中國人對哭的態度。

以上是略略講起中西對哭態度之不同。其實中國人也是以為看電影流淚，不大尊嚴。我真不懂，看電影流淚有什麼羞恥？那天我跟內人去南京戲院看「孤星淚」出來時，內人問：

「你哭了沒有？」

「當然」我說。「看了這種影片而不哭，還算有人心嗎？」

其實我整個情緒都攪亂了。那晚頭也昏了，看書也看不下去，和人打撲克，也無精打彩，輸了四元二毛五。

我真不懂，看一可歌可泣的小說，看一悲楚動人的影片，為什麼不可以哭？西方有亞里斯多德，東方有太史公，都是講戲劇之用在於動人情緒。亞里斯多德的著名悲劇論，說悲劇之用是如清瀉劑，其作用叫做「清瀉作用」(Cathartic function of tragedy)，是把我們肝腸蕩滌一下。太史公那里說過同樣的話，這時也懶得去查。但是他的確比許多現代人懂得心理，懂得笑與哭之用。滑稽傳就是擁護幽默，看來比「今夫天下」派唾罵幽默之小子下流，實際上却比我們較懂得心理。太史公自己哭嗎？他一部史記就是悲憤而著的書，那有不哭，又那有不知哭之效用？但是我們也不

必引經據典，假使有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台上表演，而觀者不泣，不為所動，不是表演者藝術太差，便是觀衆已失人情之正了。

自然，哭泣不大雅觀，我也知道，多情與感傷有不同。事各有時。我們看見白癡無故而笑，無端而哭，或者男子動輒流淚，認為未免太無丈夫氣了。但是人非木石，焉能無情？當故事中人，床頭金盡，壯士氣短，我們不該揮幾點同情之淚嗎？或是孤兒遭後母凌虐，或是賣火柴女凍死路上，或是閔子拉車，趙五娘食糠，我們能不心為所動嗎？或是夕陽西照，飛鳥歸林，雲霞奪目，江天一色，我們能不咋嘆宇宙之美，不由眼淚奪眶而出嗎？在電影上，情節總是比日常離奇，人物總是比日常可愛，所以動人之處自然比日常生活多。假如我們去看電影而情不為動，還是真能看電影的人嗎？我真不懂，看電影流淚有什麼羞恥？

假如我們成人，已失了赤子的真哭真笑，只能規規矩矩做順民，脅肩諂笑做奴才，戴假面具揖客入揖客出——假使我們變了這種虛偽枯萎的文明動物，又何必說什麼悲劇的蕩滌肝腸作用呢？

其實看電影而哭者不必自愧，看電影而不哭者亦不必自豪。鄧肯女士說得好，女子如一架琴，情人如鼓琴者。一個女子只有一個情人，如一架琴只有一人彈過。伯牙無良琴則無所用其技，良琴不遇伯牙則不能盡其才。同一女子，遇一種情人便有一種變化；同一架琴，一個琴師彈來便有一種音調。凡是藝術都是靠作者與所用材具的一種相感相應，也是靠作者與觀者聽者讀者的相感相應。同一畫

圖，由甲看來索然無味，而由乙看來悠然神往。所以一種藝術之享受，一方在於作者，一方也純為觀者自己的靈性學問所限制。觀者愈靈敏，則其感動之力愈大。子程子說，「一本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得一二句喜者，有讀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意思是：讀了全然無事者不必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所謂得一二句喜者，也是各人不同。有人喜歡這句，有人喜歡那句，這就是欣賞藝術所受觀者聽者讀者靈性上及學問上之限制。同一個夕陽美景，一人看來歡天喜地，樂不可支，由另一人看來，還不是一個鎖鎖保險櫃回家的記號嗎？那位褲袋里一大把鎖匙的銀行家錢店信笑人家詫異太陽下山為奇景，你想他不有時也哭嗎？他不因為什麼證券一日狂漲一元三角而喜的狂跳，眼淚奪眶而出，又因為債券暴跌哭的如喪考妣嗎？我真不懂為什麼看電影流淚使不雅觀？

是的人，人生本來有笑與淚的，所要緊的是看因何而流涕。有狂喜之淚，有沮喪之淚，有生離死別之淚，有骨肉團圓之淚，有懷才不遇之淚，有遊子思家之淚，有棄婦望夫之淚，有良友重逢之淚，有良辰美景之淚，有花朝月夕之淚。似是誰要哭，聽他哭，因為我們本來是有情動物，偶然心動，墮一滴同情之淚，或憐愛之淚，或驚喜之淚，於他是有益的。

· 選自宇宙風 ·

與又文先生論逸經

又文兄：

你辦逸經，我甚贊成。即使沒有別的原因，單看目前人間世第四十二期出版一個月我應得的幾本尚未送到而北四川路至愚園路並不很遠——這就可以令人明白我何以主張辦報非自己辦不可。

逸經與人間世性質不同，而却有相同之點。中國人素來皆自認為前進，他人皆落後，自己是愛國，他人皆消閒，因此凡做一事，必有許多人起來任義務檢查員，把你指出迷途，歸入正路。大概態度以為這個國惟有他才可以救，政治家文學家皆是如此，何其不自量也？所以言幽默，便有人說這是笑林廣記；言小品文，便有人說這是恢復古式的筆記；言「閒」適筆調，便有人說這是消「閒」；言明末文人反對摹倣文學，便有人說這是叫人摹倣明人。這一類高明的批評家，理論只能如此，你那裏去同他辯？現在你出來辦「逸經」，高明的義務檢查員看來自然又有話可說了，而可以批評人間世者批評「逸經」。「逸」字與「閒」字相近，而「閒」字與「消閒」相近，而「消閒」一「有閒階級」又與「資本家」一「小資產階級」相近，其弊與文通作者不應姓馬，列子不應與列甯同姓相同，此其一人。人間世提倡小品文，便是筆記，而逸經載野史軼聞亦便是恢復筆記，此其二。所以我想在這小品文與筆記用法

上面說說幾句話。

高明的批評家，似乎不曾查到筆記體裁可以別開生面，小品文範圍用途也可以發展擴充，猶如高明的批評家夢想不到幽默也可於茶餘酒後之外別有啓迪靈知潤飾文章助長思想之用途。人間世提倡小品文筆調，以談話腔調入文，而能為此筆調者尚少。愚見以為西文所謂談話（媿語）筆調可以發展而未發展之前途甚為遠大，並且相信將來總有一天中國文體必比今日通行文較近談話意味，以此筆調可以寫傳記，述軼事，撰社論，作自傳，此則專在當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努力。此種筆調甚平易而實亦甚難，非「健談」者寫來便薄弱，無氣力，而「健談」豈易事哉？芥蘭菜炒牛肉片人人會炒，而炒得老嫩相宜耐人咀嚼，豈是易事？

茲本此義，姑以愚見以為可發展之幾點說說。

(1) 斯脫奇 Lytton Strachey 以小品間散筆調作傳記，在傳記學中別開生面，似小說，似史實，於敘事之中加以幻想，於議論之中雜以軼聞，此有可採者一。中國人做傳記太幼稚了；史論太道學，傳記太枯燥，少能學太史公運用靈活之筆，百忙中帶入輕筆，嚴重中出以空靈，所以中國傳記技巧上極其幼稚。你想道學先生替人家做墓誌銘，那裏懂得什麼空靈細膩？今日讀不到一本好的袁子才傳，金聖嘆傳，蘇東坡傳，曾國藩袁世凱傳——即使有也都是攷證家戴玳瑁眼鏡的玩意，那里會有一點文學意味？今日可做的傳記很多，若李鴻章，若曾國藩，若張宗昌，若徐樹錚，何一不可運用生花之筆做一

本極好傳記？

(2) 軼事等於西洋 Anecdotes，擴充起來便是 Episodes，而成為成段的描寫。中國人記筆記的技倆，我最反對，一事僅僅一段十幾行二三百字便完，這都是文言之束縛所致。我的意思是：除了不分類，不整理，無議論，無描寫的零亂隨筆以外，也應用白話寫出較可讀較生動的成段文字。一段軼事至少可以寫成一二千字成篇文章。你看此刻新聞記載，還不是「陳倉暗渡」，「珠胎暗結」的老套，那有什麼生動的描寫？中國這種散文非弄得他靈活一點不可。大家少寫史論，於千百年後評古人某者「自知不明」，某者「自信不篤」，替古人做訓育主任，還不如用心理學的知識與文學的技巧把他寫成一段體貼入微的心理素描。以體會代武斷，以心理代道學。譬如罵秦檜罵嚴嵩者多矣，但是誰曾寫出秦檜的心理來？古人鄙夷小說為稗官小道，今人既然承認小說是文學，何妨運用小說解剖心理之技術入於筆記？

(3) 時評及時事記載今日都不見得有人用閒談筆調寫出。我不是說記載必不可嚴謹板重，然而於嚴謹板重之外，不妨別開生面，化板重為輕鬆，變嚴謹為幽默。最好的例便是紐約的泰晤週刊 Time Magazine，非泰晤士日報。此報數年前為大學畢業青年所創辦，即以純粹口語及閒談筆調敘述國家大事及時聞。一用此筆調便有許多材料嚴重記載所以不能用者可以列入。同時持負責態度，求不失實，不似一般小報。泰晤週報風行一時，銷路六十萬，便是因為他的記載特別靈活，人家讀得

下去。細想今日一切文字所以如此板重枯燥，都因有鬼嚇殺人。寫作方面，有學究鬼，有攷證鬼，批評方面，有刻薄鬼，有道學鬼，左派言古代幽靈復活，我言古代幽靈向來就不曾死去也。吾甚願見文筆輕巧而內容負責不失實的時事記載，各地通信，逸經可勉於斯否？

· 選自逸經 ·



記性靈（一夕話）

人謂性靈是什麼？我曰不知。不知說什麼性靈？我曰，精神是什麼？你知之否？朋友無辭以對。今人曰，今天精神不佳，或曰今天精神甚好。然何物為精神？無人曉得，亦無科學可以說明也。科學不能說明，不妨精神之明明存在。書法家精神欠佳，則筆不隨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則文思枯渴。閉眼靜坐半小時，精神復來，而字字珠璣，若瀉玉盤而下矣。怪不怪？大概昨夜睡酣夢甜，無人叫而自醒，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閱報無甚逆耳新聞，徐步入書房，明窗淨几，惠風和暢——是時也，作文佳，作畫佳，作詩佳，題跋佳，寫尺牘佳。未執筆，題已至；既得題，句已至。此是袁伯修所謂「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暇晷，引用古人詞句」之時之一般光景也。是時也，客至不驚，電話不厭，人罵不怒，遇難不畏，不但心地太平，抑且天下太平，任何困難，皆有辦法，大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勢。一夜失眠，則失此光景；消化欠佳，則失此光景；大便不通，則失此光景；傷風流涕，則失此光景；怪不怪？是時也，客至則驚，電話則厭，稍觸則怒，稍挫則餒，而一切成為悲觀世界矣。故哲學家之樂觀悲觀，常是消化之良否而已；消化積滯者，不能使之樂觀，猶大便通暢者，不能使之悲觀。大抵所謂精神，便是此物。

西文無精神二字，高興言 High spirits，抑鬱言 Low spirits，而精神單用則甚難翻譯，大概 Nervous energy 最近。作事作文有無精神，有無 Nervous energy，皆看得出來。實則以近代生理學言之，

精神只是神經康健有力作事境地，譯以 Nervous energy 頗確。文章後段氣懈，便是精神不到，畫家某筆脆弱，亦是精力不到。

由精神可進而言神感（烟士波利鈍）由神感可進而言性靈。精神到時，不但意到筆隨，抑且筆在意先，欲罷不能，一若佳句之來，胸中作不得主宰，得之無意之中，腕下有鬼自驅馳之。胸中作不得主宰，得之無意之中，故托為「神感」之說，實則仍是精神飽滿時之精神作用而已，並無兩樣。西人稱神感為 Divine afflatus，亦指神力之來到，Afflatus 蓋指『潮流』亦猶中文言『心血來潮』以科學言之，吾人只是一隻動物，任何神感皆由血液中之變化，而其主要來源皆出腺分泌，分泌刺激血液，使人驚，使人恐，使人起色欲。嘗聞北地探險家言，有雄犬一年不見雌犬，後遇雌犬於某宅牆內，不得近，環行牆外，三日不食而死。此亦是腺分泌作用，胸中作不得主，犬而有知，托言神感。烟士波利鈍可也。嘗見書上言（不記得是否「何典」）人身血中有蟲，叫人姦淫，叫人偷盜，叫人想做皇帝，叫人想做詩文，此蟲齧人，叫你不做不休，無可奈何，便是煙士波里鈍，便是血液中之腺分泌作用。武人想做皇帝，文人創作小說，姦夫貪人妻妾，皆是血中之蟲齧之迫之，不可獲已。文人心血來潮時，腦中文思之多多於蟲蠕蠕而動，而天才者，血中之蟲較人多量較人活潑而已。

神感問題既解決，性靈問題亦自迎刃而解。神感乃一時之境地，而性靈賴素時之培養。一人有一人之個性，以此個性 Personality 無拘無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學，便叫性靈。若謂性靈玄奧，則心理學

之所謂「個性」，本來玄奧，而個性之確有，固不容疑惑也。凡所謂個性，包括一人之體格、神經、理智、情感、學問、見解、經驗、閱歷、好惡、癖嗜，極其錯綜複雜。大概得之先天者半，得之後天者半。先天定其派別，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義，或優柔寡斷，或多病多愁，雖父母師傅之教訓，不能易其骨子絲毫。又由後天之經歷學問，所見所聞，的確感動其靈知者，集於一身，化而為種種成見、怪癖、態度、信仰。其經歷來源不一，故意見好惡亦自相矛盾，或怕貓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貓，或因世代官紳，非鑽營一個司長科長，做便不痛快，或生性孤介，名利皆看不上眼。故個性之心理學，成為最複雜之心理學。今日瑞士心理學家容氏（Jung）一派，稍稍發其端倪而已，亦猶腺分泌作用，今日僅僅發端而已。但一人有一人之個性，固不待心理學證明。在文學上主張發揮個性，向來稱之為性靈，性靈即個性也。大抵主張自抒胸臆，發揮己見，有真喜，有真惡，有奇嗜，有奇忌，悉數出之，即使瑕瑜並見，亦所不顧，即使為世俗所笑，亦所不顧，即使觸犯先哲，亦所不顧，惟斷斷不肯出賣靈魂，順口接屁，依傍他人，抄襲補湊，有話便說，無話便停。性靈派所喜文字，於全篇取其最個別之段，於全段取其最個別之句，於造句取其最個別之辭，於寫景寫情寫事，取其自己見到之景，自己心頭之情，自己領會之事。此自己見到之景，自己心頭之情，自己領會之事，信筆直書，便是文學，捨此皆非文學。是故言性靈必先打倒格套。是故若性靈派之袁中郎、袁子才，皆以文體及思想之解放為第一要著，第一主張打破桎梏，唾棄格律，痛詆抄襲。李笠翁不言性靈，而所為文實性靈大家，故其間情偶奇，一戒剽竊陳言，一戒網羅舊集，一戒支離補湊，皆性靈文人所應奉為

金科玉律，其言曰：「不佞半世操觚，不讓他人二字，空疏自媿者有之，誕妄貽譏者有之，至於勦窠襲臼，嚼前人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者，則不特自信其無，而海內名賢亦盡知其不屑有也。」林黛玉謂作詩若有佳句，即使平仄欠調，亦不要緊，亦是性靈派也。又因傾重實見，每每看不起辭藻虛飾，故其作文主清淡自然，主暢所欲言，不復計較字句之文野，即崇奉孟子辭達而已為正宗。其流弊在文字上易流於俚俗（袁中郎）在思想上易流於怪妄（金聖嘆）譏諷先哲（李卓吾）而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思想之進步終賴性靈文人有此氣魄，抒發胸襟，為之別開生面也，否則陳陳相因，千篇一律，而一國思想陷於抄襲模倣停滯，而終至於死亡。古來文學有聖賢而無我，故死性靈文學有我而無聖賢，故生。惟在真正性靈派文人，固不肯以議論之偏頗怪妄驚人。苟胸中確見如此，雖孔孟與我雷同，亦不故為趨避；苟胸中不以為然，千金不可易之，聖賢不可改之。蓋宇宙之生滅甚奇，人情之變幻甚奇，文句之出沒甚奇，誠能取之，自成奇文，無所用於怪妄弔詭也。實則奇文一點不奇，特世上順口接屁者太多，稍不肯人云亦云而自抒己見者，乃不免被庸人驚詫而已。

選自宇宙風

論躺在床上（一夕話）

宇宙風是為成年讀者編的；若為小學生閱看，這種題目不外『早起早睡使身體康健』兩語足以了之。躺在床上也就沒有什麼議論可發了。事實上，躺在床上偏偏是人生之一部，而且人生七十歲，躺床三十五，也就不得不談，而且甚有可談，不得以『早起早睡』四字了之。一若在床上經過時間，不足一談也。我們總是喜歡蒙騙小孩，以『晝寢』為罪惡。實際上與我談過的醫生、銀行家、校長多半認為每日下午晝寢半小時，甚為有裨衛生，且睡起作事精神飽滿，較不晝寢者工作成績加倍。但若以此話向青年言之，仍認為不合，是故中國部長院長校長人人實行晝寢，而人人戴上不晝寢之假面具，即使密友閒談可以承認，而著之文章斷斷不許，於是文章與人生永遠隔開，而失其改造人生使思想與人生調和之效用。

躺在床上於世界文化之功大矣，世人不察耳。據我私見，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學發明莫非得之於臥床上。被窩中驚動世界劃分時代的哲學思想也，莫非於三更半夜，身臥床上，手執一根香烟時，由哲學家之頭腦胚胎出來。由是觀之，躺在床上之藝術尚矣哉。

所謂躺在床上者何？不外兩種意義，一為身體上的，一為精神上的。由身體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們摒棄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於思省的一種姿勢。若要思省得好，這姿勢不可不講求的。孔子就是

很懂得『人生的藝術』的人，就是人生的藝術家——必有寢衣長一身又半，以防脚冷，此皆後世儒家所不屑談的了，雖然在孔子，這已成為『必有』的條件。所以如此，也不過求其舒服而已。孔子的姿勢是好的，對的，因為他是側身而卧。所謂『寢不尸』是不要強使本來曲折的脊梁拉成直線，以致筋肉長持緊張的態度，這是『合乎近代科學的發明』的。在我想，人生真正享福之事無多，而蹻起足彎卧在床上居其一。全身躺直就無味了。手臂的位置，也須講究。少讀孔子所稱『曲肱而枕』之樂，覺得難解，現在才知曲肱之趣，假如墊以大軟枕頭。我認為最好的姿勢是彎着一腿或兩腿，一手或兩手放在頭後，墊以枕頭，使身體與床鋪成三十角度之勢。在這種姿勢之下，詩人自然得了佳句，科學家自然發明新理，而哲學家也自然可以想出驚天動地的思想了。

世人平常都是無事忙，一天不知所忙何事，晨起夜睡，胡塗過去，少作曾子所謂三省，及君子慎思的工作。所謂卧床的藝術，不是單指身體上的休息而言。自然躺在床上，身體得着休息，日間規勸你的哥哥姐姐，電話上無禮的陌生人，好意來探訪你及一切使你身疲力乏的人，現在都攢在被窩中，而你得自由解放了。但這些以外，還有精神上的意義。假定躺的好，這床上的時間，就是你深自檢點，思前慮後繼往開來的寶貴時間。許多商業中人，每以事業繁忙自豪，案上三架電話機撥個不停，才叫做成功。殊不知他們若肯每天晚點起來，多躺一個鐘頭，反可以想到遠者大者，牟利可以加倍。就使躺到八點九點起來，有何妨？在未起床之前，他的頭腦是清楚的，他卧在被窩中，床旁一盒香烟，頸上無狗領，腰

上無皮帶，足上無皮鞋，足趾仍然自由開放，他可以盤算一下，追思前日作事之成績及錯誤，及揀定今日工作之要點，去其繁瑣，取其精要——這樣才徐徐起來漱口，十點上辦公室，胸有成竹，比起那些無事忙先生，危危岌岌九點或八點三刻就到公事房呼喝下輩，監督職員，豈不高一籌嗎？商家常罵文人『幻想幻想』，其實眼光遠大的商人才需要幻想。要學習幻想，就得床上多躺一會兒。

至於文人，發明家，思想家，躺在床上之重要更不必提了。文人清晨靜卧床上一小時得來奇思妙想，比之早晚硬着屁股，坐冷板凳，推敲字句，苦索枯腸，其功奚啻數十倍？當他在床上心血來潮，靜卧思摩玩味人生之一切時，他的幻想力既極強健，而他所觀察的人世，也似脫去一層皮毛，現出真相，如中國畫家所言，於物之形似之外，探其義理，再加以作家胸中之意，自然畫出的山水人物，異乎日間所見的自然，而更神似自然了。

所以如此者，是因為當我們躺在床上之時，一切肢肉在休息狀態，血脈呼吸也歸平穩了，五官神經也靜止了，由了這身體上的靜寂，使心靈更能聚精會神，不為外物所擾，所以無論是思想，是官覺，都比日間格外靈敏。即以耳官而論，也是此時最聰敏的。凡好的音樂，都應取躺卧的姿勢，閉着眼去詳細領略。李笠翁早已在論『柳』一篇說過，聞鳥宜於清晨靜卧之時。假如我們能利用清晨，細聽天中的音樂，福分真不小啊！

上海近郊的鳥聲，很少聽見人談起，也許就很少人去領略。今天早晨，我五點半就醒，躺在床上聽

見最可喜的空中音樂。起初是聽見各工廠的汽笛而醒，笛聲高低大小長短不一（在此應補一句「我馬上想到做工之苦及資本主義之壓迫」為得體時文應有之義）過一會兒是遠處傳來愚園路上的馬蹄聲，大約是外國騎兵早操經過。在晨光熹微的靜寂中聽馬蹄滴篤，比聽什麼音樂合奏還有味道。再過一會，便有三五聲的鳥唱。可惜我對於鳥聲向來不曾研究，不辨其為何鳥，但仍不失聞鳥之樂。今年春天，我最享樂的，就是聽見一種鳥聲，與我幼時在南方山中所聽相似，土名為 *Mocking*，大概就是鳩鳥。他的唱調有四音——*o*，*hi*，*to*，*ti*，頭二音合一拍，第三音長二拍半，而在半拍之中轉入一簡短的低階的 *o*（第四音）——第四音簡短停頓的最妙。這樣連環四音續唱，就成一極美的音調，又是宿在高樹上，在空中傳一絕響，尤為動人。最妙者是近地一鳩叫三五聲，百步外樹秒就傳來另一鳩鳥的應聲，這自然是雌雄的唱和，為一切詩歌的原始。這樣唱和了一會，那邊不和了，這邊心裏就着急，調就變了。拍節加快，而將尾音省去，只成 *o*，*hi*，*to*，三音，到了最後無聊，才歸靜止，過一會再來。這鳩鳥的清唱，在各種鳥聲中最美，而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此外倒有不少，如鵲鳥，如黃鸝，如啄木，聲皆近於剝啄粗野，獨鄰家鴿子的嗚嗚特別溫柔，代表閨房之樂，屬於周南一派。雀聲來得較遲，就是因為醒得較遲，其理由不外如笠翁所指出。別的鳥最怕人，我們這最可惡的人類一醒，不是槍彈，就是扔石，一天不得清靜，所以連唱都不能從容了之，盡其能事了。故日間吟唱，其唱不佳。為此只好早點起來清唱。惟有雀，既不怕人，也就無妨從容多眠一會兒。

自然鳥聲以外，還有別種聲音。五點半就有鄰家西崽叩後門聲，大概是昨夜眠花宿柳回來。隔弄有清道夫竹帚掃弄沙沙的聲音。忽然間，天中雨聲『工——當』飛雁的聲音由空中傳過。六時二十五分，遠地有滬杭甬火車到西站的機器隆隆的聲音，加上一兩聲的鳴笛。隔壁小孩房中也有聲響了。這時各家由夢鄉相繼回來，夜的靜寂慢慢消逝，日間外頭各種人類動作的混合聲慢慢增高，慢慢宏亮起來。樓下傭人也起來了。有開窗聲，鈎鈎聲，一兩咳嗽聲，輕微脚步聲，端放杯盤聲。忽然間，隔房小孩叫『媽媽！』這是我清晨所聽的音樂。

論談話

提倡白話文學的人，也必提倡談話。說話是人人會的，但是談話便高一倍，非人人所能。因為話到有味才是談話，而無味只是說。說話與談話之間，大概如會議報告與文人小品之不同，或如商人函件與名士尺牘之差別。常人可與交語，而未必可與深談，這就可見其中的區別了。人生實在苦悶，除了看好書以外，真能使心靈愉快的還是一夕話吧。或是故友談天，或是良朋話舊，或是與夜車中偶逢的房客，土棧裏宿夜的旅伴，談狐說怪，誅賊罵奸，討論天下興亡之跡，都可成為人間世最完滿最不能忘的一夜。自然夜間最好，白天總覺得乏味。地方倒隨便，在法國女士沙龍中談文學哲學固然不錯，而坐在三脚板凳上與老農晒日黃敍『當原初』或是風雨之夕，篝燈如豆，與江船上船子敘述慈禧幼時之軼事也一樣有談話之旨趣。談話所以常叫人不能忘，就是因為一次談話，有一次談話之風味，時地人三者常常不同。或月明風清，庭桂芬馥，或風雨晦冥，爐火融融，或在黃鶴樓上看江景，或在小車站室候夜車，這種景況，在回憶中都成為那次談話風味之一部了。或二三人，或五六月人，或那夜老陳有點醉意，或那次老金有點傷風，鼻音特重，這小小點綴，反成為那次談話不能忘之遺影。人生月不常圓，花不常好，好友不常逢，這種清福，倒非神明所忌，怎可不趁時享受？

大概談話佳者，都有一種特點，都近小品文風味。如狐怪，蒼蠅，英人古怪的脾氣，中西民族之不同，

琉璃廠的書肆，風流的小裁縫，勝朝的遺事，香櫞的供法，都可入談話，也都可入小品文。其共同特徵在於閒適二字，雖使所談內容是憂國憂時，語重心長，但也以不離開適為宗。人到文明了，有什麼憂憤，只在筆端或脣角微微一露罷了。真有慷慨激昂的話，也只讓好友幾人聽見而已。所以談話是燕居自適，好友相對，旁無礙目之人之時所談的。若以小品文與士大夫廊廟文學相比，便明瞭此中之異趣。一篇闊論，冠冕堂皇，然其朝貴氣早就令人討厭。猶是如貴婦脂粉氣太濃，叫人不好親近。談話却如見淡抹素服的小家碧玉，有時頭髮微亂，一鈕不扣，但反覺得可親可愛。西女服裝最知此中道理，有所謂 Studied negligence 『講究的隨便』其隨便是帶藝術的。如家居長服，有所謂 Negligie (字義為『不管』、『隨他去』) 便是一種羅襦半解式的服裝，特別動人。小品文有時也帶了『隨他去服』的藝術在焉，而動人之力每在廊廟文學之上。談話的滋味，也頗相仿。談話最要的风度是自適，無牽無挂，隨興所之而已。談話應是遇見知己，開暢胸懷，兩脚高置桌上，一人斜倚窗上，又一人拿個椅墊靠在地板上，這時你手足位置都舒服了，心靈也輕鬆了，對面只有知心友，兩旁俱無礙目人，這是談話必有的條件。話既无所不談，結果愈談愈遠，毫無次序，毫無收束，盡歡而散。作小品文大概也是如此，最忌是起伏收束，尤忌甲乙丙丁的分段，因為我們是來談天，並非是來商訂合同，分甲乙丙丁，便不閒適不痛快。

柴積上日黃中談『當原初』固然可愛，但是文化進步了，就有所謂風雅的社交上的談話。孟嘗

君珠履三千，不知那時清客慕僚所談是怎麼一回事，大概也甚熱鬧。這種談話的內容，大概可以見於列子、淮南、呂覽等書。胡適之發見呂覽居然有『貴生論』談人生之藝術，這必是當日談話的結果。戰國的說客都是善談，這明白由戰國策看得出來。馬總的意林、楊升庵的古雋所集，大概都是古人善談之結果及證據。就中晏子、楊朱、韓非諸人，大約皆善談，像晏子那樣幽默，楊朱那樣爽快，韓非這樣深懂世故，談起話來必很有味道，也因了有味道，才演成一派思想。那時的清客談話的背景，大概由淮南子『李園納媚』一段稍稍可以看出。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无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託言？』女環曰：『即元不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道遠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曰：『才人使告園者，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

這大概是當日的情形，有女子能談話，能琴，能讀書了，的確是男女交際談之風度。而且有點貴族氣，春申君是不易見得，然而有女子能書能琴，却非見不可，也可有魯相聞而求之，有遠道客，即歸待之，這已是有閒階級的社會了。

有閒的社會，才會產生談話的藝術，談話的藝術產生，才有好的小品文，大概小品文與談話的藝術，在歷史上都比較晚出，就是因要有閒階級為背景，而人之心靈，已有相當的技巧之故。今日有閒階級，在共產黨看來是一種罪名，然而真正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都是希望有閒能夠普遍。所以有閒並無罪，善用其閒，人類文化乃可發達，談話乃其一端。商人終日孳孳為利，晚膳之後，睡上如牛，是不會有益文化的。『閒』有時是迫出來，非自求之，乃因或坐監牢，如文王、太史公，便產生出周易與史記，或落第不得志，乃寄幽憤於文章，如施耐菴、蒲留仙，便有水滸、聊齋出現。施乃深得談話箇中滋味者。貫華堂古本序雖未必出施手，然其言朋友過談之樂，實太好了。其文曰：『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則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為樂，以談為樂也……』其文其情皆合著書心境，也是有閒所致。希臘文學之產生，也是在這種有閒的環境。希臘人思想那樣細膩，文章那樣明暢，都是得力於有閒的談話。

——伯拉圖之書名談話，可以暗示我們此種文體。伯拉多的宴席所描寫全是談話，滿篇充滿了席上

——文士、歌妓、舞女、酒菜的味道。這種人因為善談，所以文章非常可愛，思想非常清順，絕無我們廊廟文學

之華麗萎靡之弊。談話書中每篇開頭，都有從容不迫的入題文章。比如 *Phaedrus*，雖然所討論的是靈魂的性質，想像力，詩之神感等題目，但開題便描寫出這樣的一種風雅幽閒的社會。蘇格拉底向年青的非特拉斯：『你往那兒去呢？』非答是早晨與某辯士談了整個半天，此刻要到外頭散步養養神去。『如果你有時候同我來，我可以講講我們剛才所談的話。』蘇說，這些話非聽不可，就是陪他走到米夏拉再回來也情願。非懷疑起來，不知他能把那些話說得一樣精彩不。『蘇格拉底，老實告訴你，我不能把字記清——絕不。但是我大意還記得，可以同你說個大略。』蘇答道：『是的，仁弟，但是你得先給我看你外衣內那一捲東西——因為我猜想，那就是你們談話的紀錄，而我雖然愛你，我却不肯叫你背誦而讓我自己吃虧。』非無法只好答應。但是他們到那兒去坐呢？是的，在『那高樹底下，那邊又蔭涼，又通爽，又有草地可坐可臥，隨意自在。』『是的。』蘇說，『一個美麗休憩的地方，有白雲花香，有滄浪濯足的河水，及斜坡使枕的綠茵。我就躺着，你儘管取怎樣最便於誦讀的姿勢。講吧。』共和國開頭也沒有『今夫天下』迂闊之辭，也是不慌不忙的這麼閒適的一句：『你昨天同格老根到比雷斯去向女神禱告，順便看看那廟會的光景。』宴席 *Symposium* 恐怕是文學上最有名的談話吧，他們所說的是『真正的寫悲劇的藝術家也必可寫很好的喜劇』等問題，但是席上是莊諧雜陳，名士時或笑謔蘇格拉底的飲量，蘇格拉底可以飲，可以不飲，與則自斟，也不管他人飲否。這樣一講講到天亮，蘇還是健談如故，但人人睡去了，只騰了兩人，但是不久喜劇家 *Aristophanes* 也打盹，跟着 *Agathon*

也入睡鄉。蘇沒法，只好獨自出來，到 Lyouenn 花園洗個澡，那天精神不倦照樣的過去。這是希臘最高的思想及文學產生的背景。

中國人却也善談，不過在社交宴席上，不大注重談話的藝術。法國吾不知，德國人晚膳都是飲啤酒配冷食，可以自下午五點一談談到半夜，討論文學哲學政治問題，女子也加入的。不知怎樣，男人談話雖好，有女子自然更風雅了，而談話藝術成了風氣也自有風雅的女子出現。希臘極盛時代，就有了亞斯斐西亞 (Aspasia)，她是雅典黃金時代撥利克利斯王之妾，王的有名的演說，就常是亞斯斐西亞替他寫的。在我們中國，因為男女社交不公開，談話藝術都也差一點，然如晉宋明三朝有談話的風氣，也就有了才女，如謝道韞，朝雲，柳如是，李香君，諸人。中國人與妻儘管舉案齊眉，以禮相守，但是要求能詩能畫能談風雅女子的心，終未消滅。明末秦淮河畔的歌妓就是這種風氣造成的。在西洋社會，倒不要定到畫舫中去找風雅女子。德國女子亦有善辯，可以同你討論文學美術社會經濟問題，但是女子即使不能善辯，而僅有談趣，能理會各種題目，也遠勝於呆坐說俗話的男人。——在英美諸國的宴會上談話也視為一種藝術。不過也有毛病，因為西宴是用長桌，類多男女間坐，各位男人有向隔座女客談話之義務，若不與談話，便是冷淡她而有失敬。但在這種坐法，假如女子真不足與談，又別無出路，你自己也就甚窘，一席無聊而散，不像中國的圓桌，談話可打成一片。因為有此風俗，所以就在比較小的宴會，談話也常變成四五對人同時分開異趣的談話，又因為各個不敢向女客失敬，刺刺不休，人聲

非常嘈雜，也是一種怪現象。中國因為宴會常在飯店，沒有方便談話的地方，所以也就席終而散，說不上什麼談話的藝術了。這也未免影響於我們人生之趣味。一種普遍社會的教育程度，也受了影響，因為一般人對於文學、藝術、宗教、社會問題的趣味，常是由談話獲來的。我們觀察一國宴會上談話的內容，大概就可以估量那社會普遍知識的程度。其反應也可見於報章雜誌，及戲劇之發達。因為戲劇也是用談話來討論人生，其談詞常極精警巧妙。在善談的社會這種所謂『社會戲劇』(Social drama) 就會為人所愛而自然風行。明末傳奇之盛，也是有了秦淮之背景所致。中國人今日這樣少社交談話的練習機會，難怪所謂『文明戲』還是在新世界大世界為一般人所光顧而處於與蘇灘相同的地位了。

· 選自人羣世 ·

英人古怪的脾氣

——一夕話——

(一)

中英民族相同之處甚多，惜現代中國人已失了古風，不然倒可為英人所十分敬重。古代的華族是一種自尊的民族，對於外人含有相當的傲慢，正如今日的英人，但現代英人所接觸的華人，除了買辦西崽之外，又多半是洋奴派的精通英語青年，一見外人特別衛生文明，與外人談，又必恭必敬，殊不知英人為傲慢自尊之民族，而所喜者亦人之自尊，脅肩諂笑，必恭必敬，欲以取悅於人者，反取憎於人。在英人看來，簡直以之與印度埃及殖民等量齊觀。於是兩方不得平衡之勢，而我方愈趨愈下矣。此雖交際小事，實足影射中英之外交。細察中國外交手腕，只識得摩登女郎與西人歡宴，及在碼頭歡送西洋官吏，此景此情，與洋奴之心，似似侍奉大班者，相去無幾，然則洋奴亦不必深責矣。惟陳友仁之外交為自尊的外交，不開跳舞會，不請冰淇淋，不言國際親善，主力不主愛，乃於漢口政府時代，獲得英人之敬重而收回租界。試思此時他國尚在觀望，何以英人特先送回租界，則英人古怪的脾氣，便知過半矣。英人恨漢口政府，同時亦敬漢口政府。十四年香港罷工，英人恨華人，同時亦敬重華人。最近日人在虹口之橫行無道，而反得工部局之委曲求全，實則英人以平等國視之而已。凡此種種，皆所以洞窺

英人脾氣之處，在外交上如此，在日常生活上亦如此也。

英人既為傲慢的民族，使人難於接近，中國稍為自尊之國民，亦不屑親近英人，親近英人之國民，又奴婢成性。如此英人既不屑自解於國人，守古之國人又不屑邀英人之諒解，於是兩國之中如生一層隔膜，而兩國相同之處，遂不可見。英人古怪之脾氣，亦少能窺其底蘊者。實則若英人之守舊好古，中庸頑固，務實際，輕理論，明禮法，別尊卑，敬長上，重友誼，皆有幾分與中國理想道德相似。若其守秩序，寡言笑，惡誇揚，主剛毅，講公道，更有許多華人所不及之處。華人之懦弱，卑怯，恃勢凌人，畏強欺弱，好佔小便宜，善誇張，好吵鬧，崇糊塗，更與英人大相逕庭矣。然若今日末世風俗，孟子所謂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皆蕩然無存，此種末世輕浮之弱點，究係中國盛世之風，及以淳樸為理想之生活中所應有，尚可從遠處着眼，存疑以待後日。

(二)

美人好拍肩握手，一見如故，（青年會派尤甚）法人亦好言過其實，指天畫地，惟英人道貌岸然，渾身紳士架子，拒人於千里之外，故華人與英人親善者少。法人摩盧瓦 Anne Madaurois 近著一書，名為 *A Private Universe* 專言英國國民性，對於此點，有極精確的按語：「汝初到英國時，必怨言曰：『吾無法了解英人，英人亦無法了解我。』但切莫灰心，須知英人一旦引汝為友，則終身如故。試讀

Lawrence Revolt in the Desert（此書述歐戰時一英人唆使亞刺伯人叛變以制土耳其故事

一便見一英人不辭艱險，半途折回，經過沙漠以覓一留在後方之亞刺伯常人。英人最好之友誼，便是如此。』見英人時，勿急於攀交友好，亦勿多作親摯語，惟略略點頭，略存身分，聊有守身如玉擇友維慎之意。介紹之後，途中相見，亦作路人視之，彼且以汝為皇親國戚華門貴裔。三次見面，始略作門面語，則彼心悅誠服，以為汝非易攀交之人。如是則彼此相敬以平等相待矣。及其氣味相投，有意為友，則英人視汝如同家人，住其家，戲其兒，皆無所不可。總以不卑不亢，平等相待，於謹守秩序之中，夾以隨便，彼此不必客氣，只以老實相處，便可為終身好友。英人友誼極厚，中國古代上下榻之深情厚意亦不過如此。有急緩亦息息相關。余居滬上數年，亦得悉二三英人，然非深交，而於患難危急之際，如滬戰時期身在倫敦，家人得英友之照拂，反比華友關情。然則今日中國之友道，且不如英人矣。

中國人好講五倫，及禮義廉恥，以為儒家獨得之秘，然世上偏有此等奇事，禮義廉恥，外人雖無禮教，亦知之也。忠信，禮之本也，而英人不待儒道各教，亦知忠信，豈老子所謂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義，忠厚自在人心？不但英人之忠信為今日華人所不及，即儒家所引為奇貨之敬長扶幼人倫大端，英人竟亦知之，奇不奇乎？想西人雖無禮教，却有批評的文化，一切自由批評，恐將來固定的禮教仍敵不過自由的批評也。倫敦巡警之禮貌，勝於中國巡警之禮貌，倫敦司車之謙和，亦勝於上海電車司車之謙和。吾嘗見倫敦巡警扶老婦過街，大驚失色，詢之女房東，謂固向來如此也。上海之中國巡警肯扶我老母過街乎？恐孔子見之，亦將浮居九夷之念，退之見之，亦將嘆為三代之風。吾又嘗在倫敦地道車中吸煙，

司車者輕聲附耳告我吸煙車在隔壁，此蓋大國之風，為之心折不已。英人長幼秩序極嚴，少輩對長輩唯諾，必加「Sir」字。吾到底不知是否儒家信徒，聽來非常歡喜，恐骨子裏仍是道學也。中國人最講禮法，而禮法講得不好。今日中國最大毛病，乃在死社會紀律（Social Discipline），而英人之守紀律守秩序，反強於我。英人見有「勿走草地」即確不走草地，中國「勿走草地」即等於「請走草地」。究其原因，乃因凡要人皆抱「管他媽的」主義，玩視社章玩視國法。於是上行下效，大要人蔑大法，小要人蔑小法，而玩視法章乃成為普通習慣。借閱故宮寶物歸家玩覽，是其例也。

吾嘗謂華人禮風之厚在於鄉村，一到城市，則路人皆仇敵，同電車者仇敵，同買票者亦仇敵，外人聞中國禮教之名，私心企慕而來，及見戲院門前之吵鬧，直如一羣蚩氓，乃大失望者，不知凡幾。然則吾國尚足稱為禮義之邦，以自豪乎？禮義果係儒家之奇貨乎？此中光景最可於西意見之。吾嘗打錯電話，有西宅華僕來接，其初曰「Hello」，其聲極婉和，蓋以我為西人也。及聽我口音，知是同胞，忽厲聲曰「豬獠，此地外國人家！」吾苦不能言，蓋前段「Hello」之聲音，非儒國之聲調，後段「此地外國人家」乃禮義之邦之聲調。試思即係同胞，亦何必鹵莽相輕至此。中國其亡乎？

間嘗思之。英人此種風氣，乃今日文學界所輕之維多利亞時代之遺風。國強則禮盛，大家以大國之民自居，故好大國風度；國弱則禮衰，大家互相輕蔑，於社交，於文學，於政界，皆逃不出此種現象。國既衰，那裏用得着所謂雍容禮讓，人心不樂，且失自重心使然也。至英人在上海之悻慢可惡，有許多原因，

一、因英人居滬者多半下流商賈，外僑在北平者，乃多士人，禮貌便復不同。二、因海埠沿習下來十九世紀葡萄牙水兵之傳統，既不懂中文，復不知中國文物為何物。至今英人俱樂部相傳說之故事習見，皆由葡萄牙水兵正統相沿而下。曾見英報 *The New Statesmen* 說上海英人曰：『在俱樂部中夜話，除談拍球運動而外，惟有交口臭罵中國人之巧詐愚笨，无禮而已。蓋其所接觸華人，非公司下級職員，即家中老媽侍僕而已。』三、因中國人既失自尊心，凡遇外人，一味逢迎，滿口 *Yes, sir*，我既以殖民自居，人亦以殖民視之。故在上海公共場所，皆看不見西人禮貌也。

大義覺迷錄

一夕話

雍正此人太奇怪了，火氣又大。他不像適之，人家罵他，他必嘵嘵置辯。『大義覺迷錄』便是這樣四卷六七萬字為清室及為自己開謠的一部書，因為有湖南儒生曾靜呈『逆書』給四川總督岳鍾琪，慫恿種族革命而罵雍正皇帝害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耽酒淫色，所以做出來希望『大白於天下』的。原來把曾靜拿來殺頭，或凌遲處死，夷家滅族便可完事。雍正不出此反故作寬容——此或是政治手腕，假仁假義，也不一定——只把曾靜放逐，又把曾靜十三條供語及雍正的十三條問訊刊出。問辭自然長於答辭，都是自辯文字，不但對害父逼母弑兄屠弟加以辯正，並人家說他喝酒，他也要辯兩句，並不怎樣喝酒，這樣看來以一天下之主與一彌天重犯之鄉僻寒儒落第書生對簿於民衆讀者的公庭上，未免有點所謂『失皇帝的身分』了。據他卷首的上諭：『朕見逆賊之書，坦然於胸中，並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語，明白曉諭，俾朕數年來寢食不遑，為宗社蒼生憂勤惕厲之心，得大白於天下後世，亦不幸中之大幸事也。』因此在卷首另一上諭，他說：『著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合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

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這就奇了，經此一諭，不令人讀此書便變成一種刑法上的罪案。這使我想到了：（一）『天下是非公論』做皇帝的也是要顧到的；（二）當時謠諑實在滿布西南西北省分，雍正實在心虛，故必出此；（三）由雍正之自辯，反而透露許多今日不易得到的消息，連呂晚村曾靜之種族革命思想，也在此書保存了。乾隆皇帝大概早已見到此『欲蓋彌彰』一層，所以把這雍正諭旨頒布並定『不讀為有罪』的書列為全燬禁書。是乾隆聰明呢？還是雍正聰明呢？我想雍正當局者迷，還是乾隆旁觀者清。

此書實在有許多寶貴史料，尤其是關於雍正嗣位的一段疑案，當日種種不可外揚的家醜，都被他宣揚頒布出來了。卷一有兩篇通共萬餘字的上諭，是力闢華夷種族之見，寫得實在不錯。卷一之末至卷三是書之主要部分『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也是最有名的部分。卷四前一上諭力闢呂留良的革命學說，引了許多現在無從看到的呂氏文集及日記的話，又一上諭是駁詰嚴鴻遠的謗語，也引了許多嚴鴻遠日記的話。最後附以曾靜長一萬餘字的悔罪書『歸仁說』。文筆論調自然與雍正同一鼻孔出氣。全書精彩實不在曾靜的口供，而在那些似辯似議的鞠語。名為皇帝審重犯，實在是皇帝同重犯劇辯於『天下後世是非公論』之前。

雍正為人奸險猜忌，大家知道的。他曾錮殺阿舅隆科多，貶放功臣年羹堯——兩位同他陰謀繼位的人。其先康熙因為諸王驕縱，皇儲屢定屢廢，弟兄起了火併，至康熙痛哭仆地。雍正得計登極之後，

諸弟兄自然各懷異志，散布謠言，時有不穩之勢。後來阿哥允初也被錮禁，允禩允禵除了屏出宗籍之外，並勒令改名為豬狗（滿語『阿其那』、『塞思黑』）而終於被殺獄中，這也是骨肉人倫之大變了。其對曾靜雖然異想天開，借犯人之反正自省以為自己作宣傳，而寬其性命，然而對於早已死去之呂留良并不寬容，將其裔孫學生一齊捕拿，其先後做作，都可稱為奸雄之主了。

『大義覺迷錄』卷一辨華夷觀念之名論，日人稻葉君山在所著的『清朝全史』（中華書局有譯本）已經抄錄一大部分，不再引錄於此。內有精警語曰：『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聖德？』以後是講『氣數』及君德，即今之所謂『王道』也。若論事實，當時李自成實在也可怕。雍正辯明未失政的文中，有這麼一段的消息：『不法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勦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以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人民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無子遺，其偶有生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也。康熙四五十年間，尤其目覩當時之情形，父老涕泣道之者。』中國禮義之邦，道德仁義談了兩千年，還脫離不了此種野蠻狀態！然而四川人民雖然『竟無子遺』，今日還是戶口繁殖，有幾千萬的人肉巍然獨存乎天地之間，待人屠殺。中國民種強於蚊子蒼蠅，真神聖不可思議矣。你說中國人的『種』真會『滅』嗎？

在未抄錄關於弒兄殺弟一段，我先抄一條有趣文字，可見曾靜之前後思想，亦可見當時之內地情形。

問曾靜

旨意問你書內云，『土田盡為富戶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等語。自古貧富不齊，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儉……你以為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俱歸咎於君上，有何理據呢？

曾靜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間輾轉積而成弊，固自然之勢，不關君上……豈知貧以游惰，而致富因勤儉而得。此等不齊，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所能挽。蓋天之生物不齊，因五氣雜糅，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質不同，乃造化之自然，雖天亦無可如何……况天道福善禍淫，更幽遠莫測。其窮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豐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

把貧富不齊由皇上肩上推到「天」，於是皇上曾靜皆無罪。（其實曾靜口供，誰保不是朝臣代擬？即使確出於曾口，反省文字本來如此，不足重輕。還是應看問鞠語中所引曾著『逆書』文字，方是真正的曾靜。）

關於害父逼母弒兄屠弟之辯，及當日謠言四布之情形一段，見於卷三，頁三三至頁四四。茲抄錄該段上諭原文於左：

據曾靜供稱：『伊在湖南，有人傳說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允禩。聖躬不豫，時降旨召允禩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按即皇后父佟國維之子，雍正稱之為舅舅，曾陰助雍正登極，後殺之。）所隱。先帝賓天之日，允禩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其他誹謗之語，得之從京發遣廣西人犯之口者居多。』

等語。又據曾靜供出傳言之陳帝錫、陳象侯、何立忠三人，昨從湖南解送來京。朕令杭奕祿等訊問。此等誣謗之語，得自何人。陳帝錫等供稱：「路遇四人，似旗員舉動，憩息郵亭，實為此語。其行裝衣履，是遠行之客，有跟隨擔負行李之人，言從京師王府中來往廣東公幹。」等語。查數年以來從京遣發廣西人犯，多係阿其那（按即允禩）塞思黑（按即允禔）允禔允禛門下之太監等匪類。此輩聽伊主之指使，到處捏造，肆行流布。現據廣西巡撫金鉉奏報：「有造作逆語之兇犯數人，陸續解到訊。据逆賊耿精忠之孫耿六格供稱：『伊先充發往三姓地方時，於八寶家中有太監于義何玉柱向八寶女人談論：『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禔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于字。』」（按允禔為十四哥，雍正為四哥）又云：『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如。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隨將允禔調回囚禁。太后要身允禔，皇上大怒，太后於鐵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嬪留於宮中。』等語。又據達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監馬起雲向伊說皇上令塞思黑去見活佛，太后說：『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來。太后怒甚，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親亦即自縊而亡。』等語。又據佐領華賚供稱：『伊在三姓地方為協領時，曾聽見太監關格說皇上氣憤母親陷害兄弟。』等語。八寶乃允禔管都統時用事之鷹犬，因抄蘇克濟家私一案，聖祖皇帝特行發遣之惡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監，關格係允禔之親信之太監。馬起雲係阿其那之太監。其他如允禔之太監馬守柱，允禔之太監王進朝、吳守義等，皆平日聽受阿其那等之

逆論，悉從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誣捏，到處傳播流言，欲以搖惑人心，洩其私忿。昨據湖南巡撫趙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稱：「查得逆犯耿六格、吳守義、馬守柱、達色、霍成等，經過各沿途稱冤，逢人訕謗，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聞之。凡遇村店城市，高聲呼招：『你們都來聽新皇帝的新聞！我們已受冤屈，要向你們告訴，好等你們向人傳說。』」又云：「只好問我們的罪，豈能封我們的口？」等語。是此等鬼域之伎倆，一無所施，蓄意設謀，惟以布散謠言為煽動之計，冀僥倖於萬一而已。夫允禩平日素為聖祖皇考所輕賤，從未有一嘉予之語。曾有向太后閒論之旨：『汝之小兒子即與汝之大兒子當護衛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宮內人所共知者。聖祖皇考之鄙賤允禩也如此，而逆黨乃云聖意欲傳大位於允禩，獨不思皇考春秋已高，豈有將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遠千里外之理？雖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無是事矣。祇因西陲用兵，聖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虛名坐鎮，知允禩在京毫無用處，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靜，實借此驅遠之意也。朕自幼蒙皇考鍾愛，器重在諸兄弟之上，宮中何人不知？及至傳位於朕之遺詔，乃諸兄弟面承於御榻之前者，是以諸兄弟皆俯首臣伏於朕前，而不敢有異議。今乃云皇考欲傳位於允禩，隆科多更改遺詔，傳位於朕，是尊允禩而辱朕躬，並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誅殛者乎？朕即位之初，召允禩來京者，彼時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禩不得在京，何以無福至此？應降旨宣召，俾得在京，以盡子臣之心。』（語堂案：不知他人以此為何，余意能作此類文章之人，最不敢信此一類話。）此

實朕之本意，並非防範疑忌而召之來也。以允禩之庸劣狂愚，無才無識，威不足以服衆，德不足以感人，而陝西地方復有總督年羹堯等在彼彈壓。允禩所統者，不過兵丁數千人耳。又悉皆滿洲世受國恩之輩，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師，豈肯聽允禩之指使而從為背逆之舉乎？（雍正此處文筆略亂，愈講愈不可解。馬知康熙非重用允禩以監察年羹堯讀之愈滋疑竇。况年羹堯之不穩，正是事實。）其以朕為防範允禩召之來京者，皆奸黨高增允禩聲價之論也。及允禩將到京之時，先行文禮部詢問見朕儀注，舉朝無不駭異。及到京見朕，其舉動乖張，詞氣傲慢狂悖之狀，不可殫述。（此等處正是雍正要人讀處。）朕皆隱忍寬容之。朕曾奏請皇太后召見允禩，太后諭云：「我只知皇帝是我親子。允禩不過與衆阿哥一般耳。未有與我分外更親處也。」不允。朕又請：「可令允禩同諸兄弟入見否？」太后方俞允諸兄弟同允禩進見，時太后並未向允禩分外一語也。此現在諸王阿哥所共知者。後允禩於朕前肆其咆哮，種種不法。太后聞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責允禩，嚴加訓誨。此亦宮中人所共知者。允禩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駕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見允禩而不得，是何論也？且何玉柱云：「太后因聞囚禁允禩而崩。」馬起雲向伊妹夫達色又云：「太后因聞塞思黑去見活佛而崩。」同一誣捏之語，彼此參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之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將不得已之情，曾備悉奏聞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並非未請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禩之命往守陵，亦奏聞太后，欣喜嘉許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

論握手

東西文化不同之點甚多，而握手居其一。西人見面互相握手，華人見面握手。我想西人最可笑的習慣，就莫如握手這一端。西方文明，我能了解，西方習俗，我也很多贊成，外國哲學美術都還不錯，甚至外國香水絲襪以及戰艦，我都承認比中國貨強，只有西人何以今日尚保存這握手的野蠻習慣，我至此不能了解。我知道西方社會也有人反對這種習慣，如同有人反對帶帽帶領一樣。但是這只限于一部分人，于普通社會無甚影響；大部分的人總以為這種小事，聽之罷了，何必小題大做？我就是喜歡注意這種士君子所不屑談的小問題的一人。西人行之，尚有則可，東施效顰，真可不必，但事已至此，積重難返，已有萬難挽回之勢了。所以實際上，雖明知這習慣之野蠻不合理，也唯有吾從衆，只不過每握手時心裏委實難過，在此地說說罷了。

稍有研究西方風俗史的人都知道，免冠握手是發源于中世紀野蠻時代。其時綠林豪傑及封建勇士，天天比馬賽劍，頭戴的是銅盔，腰佩的是利劍，手帶的是鐵套。銅盔之前有活動的面部，叫做 *cuirass*。仇敵來面部便放下，朋友來便掀起，或者全盔免去，以示並無敵意。免冠之源始于此。再仇敵來手便按劍，朋友來便脫去鐵手套，與之握手，同樣的表示我右手並不在按劍想殺你。握手之源始于此。現代人既不戴盔，又不佩劍，兼無鐵手套，見面還是大家表示並不準備相殺，實在太無謂了。社會禮俗本來

是守舊性的，以故沿襲至今，不思之甚也。

我所以反對握手，大約可分衛生上、美感上及社交上的三種理由。你想兩人相遇，出手為質，或者男女授受，這其中有多少不同的疾徐輕重久暫的變化。假使有人要取美國博士學位，儘可寫一篇『握手種類之不同及時間狀態之比較的研究』為博士論文，可就時間之久暫，用力之重輕，乾濕之程度，心理之反應，肉感之強弱，作種種分析比較，再研討兩方性別及高度之不同的配合（分『第一類甲種之三C』、『第二類丙種之五E』等）皮膚之粗細與其人職業上之關係，乾濕之程度與情感之敏鈍等等。假如某君記得多算幾個百分之幾，多畫幾張高度表，博士固囊中物也，只要他肯寫得十分艱澀無味。

先說我反對握手之衛生上的理由。你看西人坐上海電車，看見銅板，避之若浼；字林西報上通信欄我就看見有人說這臭銅板簡直就是病菌之巢穴，致病之媒介。然而西人何以見了阿貓阿狗便不妨與之拉手？難道他敢相信阿貓阿狗沒有摸過這臭銅板嗎？甚焉者，有時看見癆病鬼咳嗽時很衛生將手掩口，咳完即伸手與你握別。所以吾中華各人自握其手實較合於科學原理。拱手之源，我雖然未攷，但是由醫學上衛生上講比拉手文明，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其次談談美感上及社交上的理由。手者人身上最靈活最敏感之一器官也。故握手之變化極多。你把一隻手交給對方，對方要握多少時，要使多少勁，都不得由你自主，一概在對方之掌握中了。最重

的莫如青年會幹事之握手式。他左手拍你肩膀，右手狠狠的握你一把，握了之後，第二步便是所謂『頓』。頓得你全身動搖，筋酸骨散。假如他會打棒球（青年會幹事很有這可能），那手把便更可怕。只要輕輕一頓，叫你啼笑皆非。頓了之後，第三步他得意的向你微笑，呼你老林老陳，其意若曰：『現在你打算怎麼了？你逃得了麼？還是好好買一張什麼入場券吧，入查經班吧，不然我這手定然不放。』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如是識時務之俊傑，荷包自然就掏出來了。

由青年會式以至於閨媛式，其間等差級類，變化多端，無庸細別。有的不輕不重不疾不遲，只是奉行故事而已，全無意義了。有的手未伸而先縮，握未住而先逃，若甚不自然。有的閨媛坐在沙發上，頭也不轉，只輕輕舉起兩隻指末，毫無待握之意，只是叫你看她的蔻丹指甲罷了。總而言之，此中光景時新，世態畢露，有示威者，有囁嚅者，有意志堅強者，有依違兩可者，有避之若浼者，有留之不放者，有急有緩，有乾有濕，有久有暫，有剛有柔，有率直，有圓滑，有誠摯，有虛偽，有愛情，有冷淡，有電流，有汗穢，有人情冷煖，有世態炎涼，有幾年相思，盡在一掬纏綿之內，有萬般繾綣，全寄欲放還留之中，微乎其微，感不勝感，何故於日常應酬，露此百般形態？

握手如此糾紛，免冠更屬麻煩。此中可看出人類之不合理性，及社會習俗之頑舊性。比如西洋女子茶話即在戶內，亦不免冠，在做禮拜，亦復如此，其寬徑尺餘者，與人許多不便。實則做禮拜時女人不許免冠，源出於小亞細亞二千年前舊俗，其時尊男賤女，故保羅謂夏娃犯罪，婦人在上帝前不可不以

帕蒙首。今日西人已無此不平等觀念，而仍守保羅遺訓，合理云乎哉！至於男人更有無謂之習慣。『文明』男子在電梯上，見有女子同梯，即須免冠。夫電梯者何，走廊之變相而已。在走廊既不必免冠，在電梯何以獨須如此？誰在同一樓中，帶帽由三樓乘梯達五樓往返上下，便覺此俗之乖謬不通。扶梯原無免冠之禮，電梯何獨不然？若因其類廂房而動，則男女同坐汽車，原無必免冠之禮，汽車何嘗不動，又何嘗不類廂房？故乘車可戴帽，乘梯必脫帽，此西洋禮吾百思不得其解。

實則人類習俗相沿，類多不可以理喻。况乖謬不通之事，大如外交政治，小如學校教育，比比皆是，不僅限於應酬小節。人類之聰明，原有限的很。現代文明人之智，足以發明飛機無線電，而不足以避戰爭，必至互相吞食而後止。所以在這種小節之愚笨乖張，何足介意，還是笑笑完事聽之而已。

談米老鼠 有序

就是因為民國遺少理學餘孽不肯做這種題目，所以我偏偏來談他一下。也不知是不是我眼光特別低，現代青年眼光特別高，所以肯放棄高調細談人生者這樣的少。老實說，這本也難怪，一則今日作文仍是繼古文之遺緒而來，二則經濟之檢討，大局之鳥瞰，很方便抄書，而作文論米老鼠則無從抄去，三則因為我懷疑現代的老成持重少年連欣賞米老鼠之興趣都沒有了，因為他們主張國是要板面孔教的。我希望我的懷疑不中，希望現代中國人，無論老少，還有看米老鼠的興趣；若果真心靈只有一股霉腐齷齪之氣，連米老鼠都要加以白眼，那末中國非亡不可。因為孔子說「一弛一弛，文武之道。」「張而不弛，文武弗能。」文武弗能而偏偏現代人高於文武而能之，常人高於文武，國非滅亡不可。

也是因為看見美國有名文豪 John Erskine 近來在報上做一篇論有聲電影，批評電影新聞加以有聲按語之可惡，所以想也來效尤一下。中國知名作家那裏肯談這種題目，然而電影新聞加以有聲按語倒底討厭，不能因為文人專唱高調而遂不討厭，更不能因為文人不談電影新聞之方法好壞而把電影新聞摒之人生之外。所以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

「王先生」我很喜歡看，這種連環圖畫很能把人類之愚蠢可笑形容出來……其功與社會

小說相等。」我說。

「王先生」有什麼文學價值！眼光甚高之乳臭未乾青年這樣說。

「且慢」我說。『其實我不但喜歡「王先生」而且崇拜豐子愷先生的漫畫而且喜歡孫悟空，

豬八戒，米老鼠，Bringing up Father，Mutt and Jeff。中國的小說像水滸，西遊記向來被擱於「

大雅之堂」之外，不認為文學，就是你們這班眼光太高的理學先生之所為。我想文學美術之功用，在怡情養性，有時叫你笑，有時叫你哭，有時叫你啼笑皆非，而由笑聲與涕淚之中叫你增加對自己對人生之認識。但是此刻我不對你講這些，你是功用主義者，還是對你講功用主義吧！」

以下是我對那位青年的說話。

我想米老鼠之所以好，原不在其感人之力，只是叫你開心，叫你笑。人生是這樣苦悶的，有什麼正當而無損的消遣都是於精神有益，晚上看電影愈開心，白天做事愈高興，原來就是因為我們生成不是神仙，人生是悲歡離合湊成的，也要有苦，也要有樂，才是人的生活；即使神仙，我想假使在西王母面前只許跪拜，不許搗亂，我想神仙世界也沒什麼意思了。況且孟子說過，欲求赤子之心，赤子就是會廝混，即使有時惡作劇，其心地還是光明正大的，沒有懷恨宿怨，倒是終日不笑的大人來的陰險，其陰險就是因為大人已失了小孩的天真了。所以你要求赤子之心，還是得看米老鼠。

你說，為什麼要笑呢？我不能回答。你只看健全的小孩，都是好玩好笑，若問其所以然，你我都答不

出。生物學說笑是人類特有的天賦，為禽獸所無，那末一個人失了笑的本能，也不見得是天生應有之義，恐怕還是神經變態受虛偽的理學所致吧。

但是你中學剛畢業，要救國，要一手改造宇宙，也好。米老鼠也會幫你救國，幫你認識自己。你大概不至酸腐至於不承認斯弗特的「小人國」之有文學價值吧？在小人國，你可以看出我們人類之渺小無能，也可看出我們之妄自尊大。文明人造一十四層洋樓，便要自豪，試將這幾十丈洋樓移與小小的山邱一比，就知道我們的渺小可笑了。假使有一故事中的「大人」來參觀上海，左足跨虹口，右足跨法租界，輕輕把這洋樓一吹不就吹倒了嗎？所以看「小人國」可以叫人類免妄自尊大。但是你如果承認小人國有藝術價值，有感人之處，你也就不能不承認米老鼠有同樣寓言之意義了。

譬如我看見一米老鼠想飛，母鼠不贊成，而他三位哥哥都守己安分，就是這個小弟有非分之想，夢想長一翅膀，因此遭母鼠之痛打，受哥哥的奚落，這是多麼令人墜同情之淚的。世人誰沒做個夢，又誰沒飽嘗這夢境與實境衝突的况味？（孫悟空之所以動人，也不過因為他代表人類妄自尊大之本性，與其靈性慧根之戰鬥，在這可歌可泣的歷程上，常常迷亂失檢，要時時由唐僧糾正。我們人人心裏就有一個孫悟空。）後來這米老鼠得蝶仙之幫助，居然成他素願了，又因為根性不定，飛來飛去，終於飛入一蝙蝠妖魔洞里，受過種種的驚慌，才覺悟起來，想想還是沒有翅膀好吧。他得依所願，去了翅膀，又跑回家，而母鼠親愛的抱他起來，給他一個熱吻，說聲「我的兒呵！」我希望你能為這種故事所感

動，若是你看了而心仍不為所動，那你必是坐過禪，修養工夫練到，可以上西天，毋庸在人間了。

這類活動諷刺畫還有一極大的長處，他替我們開闢了另一絕對自由的領域，使人類的幻想超脫一切的物質上的限制而達到完全的解放。這在藝術上是有意義的。原來電影比台上的戲劇取材佈景用人多寡就自由的多，尤其在表演羣衆的暴動，前線的砲攻，深林的探險，危崖的追賊，空中之襲擊，都遠超出戲台的範圍之外了。然活動諷刺畫又超出電影照相機之限制，真可叫我們神遊太虛，御風而行，早發東海，暮宿南溟了。你要坐波斯「飛氈」探追嫦娥，地氈居然可以飛，你要下水晶宮見閻王，居然也可以下，就是孫悟空與二郎神的大戰，照相機所無法攝取的，在諷刺畫一一可以辦到。而西人又在這藝術新領域上發明一種用途，一則使香腸可以跳舞，鋼琴可以呵笑，時鐘可以使眼色——這還沒有什麼深義，最好是賦與動物以人的感情，使我們能設身處地，較親切的同感於宇宙生類。原來動物之中，雖少理智，却有很豐富的情感，其恐懼，兇殘，復仇，思戀，與人一樣的，並且比人還熱烈，正如兒童之喜樂比大人的喜樂還純粹一樣。動物中何嘗沒有母子之愛，何嘗沒有天倫之樂，何嘗沒有孤寂之感，何嘗沒有失戀之痛，又何嘗沒有茕獨孤寡，棄婦閨怨，何嘗沒有家庭變故，弱肉強食之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在這點上，米老鼠一類的活動諷刺畫可以助我們較溫存體貼動物，了解動物。

連環畫也是同樣有感人之力。我看 *Mutt and Jeff* 及 *Bringing up Father* 至今二十年未倦，也許你二十歲就已老成，不肯看這些無聊東西。這樣講，我是二十年前早已不救國了，一直不救到

現在然而且慢。Must and Jest你不看，總有時要偷偷摸摸看春宮，不然你必有時救國救的頭昏腦脹，發誇大狂或憂鬱狂，所以我還是勸你保點『赤子之心』看赤子所喜看的連環畫。你說意義在那裏，教訓在那裏好？我明白了，你還是儉德會一派，專看伊朔寓言的一種頭腦。現代兒童文學已脫離教訓式而取同情式，你不見得是站在『時代前鋒』吧。你非先王之道不敢言，非先王之書不敢誦，還是理學信徒。我就理學的話開導你。Must and Jest何等人物，第一流蠻皮貨也，你看看他們蠻皮，可以叫你起了羞惡之心，慨嘆說『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你看這兩位長腿與短腿江湖弟兄，大概是不名一文，是無產階級，你是革命的，你同情於他們不無產階級什麼好？就是蠻皮好，不惜皮肉好，由三樓跌下，跌斷一腿，或是打兩下耳光，或是撞破頭皮，都不算一回事。他們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打武行，裁筋斗，浪高山，投深海，到現在還安然無恙。你問問你自己怎樣。人家揮拳，拳未下，已先滾在地下，叫爹娘。人家叫你舐屁股，如果可以保全皮肉，你也肯舐的。你要革命，我問你怎樣革命法子？你還是認長腿與短腿為師，學學他們的江湖氣骨吧。

你如果還是認為這沒有革命的『意識』，那末，請你看 *Principles and Father*。這是一部演不完的西式『醒世姻緣』，一天一齣笑劇。Mr. Jiggs不是遭其夫人棍打，就是受她監察，再不然便是受她拉去聽紳士們的『歌劇』。原來 Mr. Jiggs是誰？就是你所崇拜的普羅達利亞。其夫人是誰？就是你所痛恨的『小市民』。『Jiggs』夫婦之悲劇就是普羅達利亞受小市民壓迫的悲劇。這樣你懂了吧。

有「教訓」了吧！原來 Ticeps 出身微賤，他所交的一般嚙啣無賴，他的天堂就是在「鄧脫摩」Dilly Moore 酒店同他的普羅朋友吃「醃牛肉燉白菜」和賭博。後來他發財了，其夫人就是「暴富」市儈的總代表，專門學中等階級的模樣與虛套，專門攀交貴族公爵之流。可是對於這種虛偽的「小市民」生活，Ticeps 心中只有痛恨及忍受，他雖表面上同他們過「小市民」生活，心中却一心一意想逃回鄧脫摩酒店去吃醃牛肉燉白菜及賭博。你想這是一幕怎樣可歌可泣的悲劇，又是如何合你「革命文學」的脾胃。

老實對你講，孟子早已說過，人之大患在好為人師，好教訓人。你是理學出身也好，是教會星期日校出身也好，但我誠實對你講，別專看伊朔寓言，別專講教訓的故事。你如以為專講有教訓的文學才含有「教訓」，你就根本未懂文學為何物，藝術為何物。我誠實對你講，與其要教訓別人，不如先明白自己。我看你現在米老鼠也不看了，你的心靈已經霉腐了，還是聽孟子的話，保一點「赤子之心」要緊。我重複的說，假使你厭惡米老鼠是真的，不是排道學臭架子，假使你確確已經失了看米老鼠的興趣，請你先救自己，再救中國。

附言：上文撰完，適見報載米老鼠人在好萊塢做七歲生日。主人翁 Walt Disney 大發議論，略謂，世界每星期看米老鼠戲者有十萬萬人。其祖先出於埃及，因埃及古墓石刻已有米老鼠滑稽畫，形相與現代米兄極像。該氏謂因米兄有一副俠骨，有赴湯蹈火之精神及逢凶化吉之本

領，所以即使世界第二次大戰，米兄必仍幸存無恙。又謂米兄所以得人同情者，因他性情又好，氣骨又硬，度量又宏，每好救弱扶危。當他做陰府閻王時，又能一捐前嫌，恩及貓象。『米兄是促進邦交者，他到世界各國，無論君主帝國，民主共和，都有好的護照。』

· 選自論語 ·



母豬渡河

相傳有母豬，帶九隻豬子外行。將渡河，點一遍，連自己共為十隻。及渡再點，只有九隻，環觀小豬，固未有失者，然再三點數，仍只得九隻，恚甚急甚，哭而死。蓋未將自己算進去也。是之謂母豬之智慧。

人類似比母豬聰明許多，然亦常有因恚甚急甚，而忘記將自己算進去者也。如穿西裝革履赴國貨大會演講，反對洋貨者，坐汽車赴運動會作主席，自許為鼓勵賽跑者，即屢見不鮮。是亦與母豬之智慧相去無幾。似乎是亞里斯多德說過，人類者能理論而行為未必合理之動物也（*Man is a reasoning, but not a reasonable being*）此語得之。

譬如有人於此所編為小品副刊，所發表為隨感、遊記、讀書隨筆，而偏好攻擊他人所編登隨感、遊記、讀書隨筆之小品刊物。甚至隨筆所談亦同為明人書。然攻擊之勢甚急。是亦忘記將自己算進去耳。『公無渡河，公既渡河，可將奈何？』

又有人焉，義形於色，責人春遊，以為是『亡國』之兆。而在同期一刊物上登啓事曰：『前訂本期出版作家生活專號，因春假關係，執筆諸先生多乘時出遊，致承撰稿件未能如期完成……』其智慧亦與驅車赴運動會而自許為鼓勵賽跑者相等。世上若無此等事，呵呵大笑機會，豈易得哉？

古則有法國文人著書立說，刺刺不休，闢發沉默之重要，卒成書三十卷；今則常見有破口大罵幽默之刊物，在投稿簡章中歡迎幽默小品；夜夜在迴力球場努力工作者，四處投稿罵人類廢信哉亞里斯多德之言，人類非合理動物也。

然則母豬之智慧，並不希奇。此孟子所以常有『相去幾希』之嘆。

母豬之智慧既極常見，如之何而後可中國有名言曰：『眼不見為淨。』夫『眼不見為淨』者，孟子齊人一妻一妾章之註脚也。夫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也，故宜『饜酒肉而後返』，『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亦理之宜。齊人之妻若肯不見，豈不淨乎？然彼婦偏欲『矚良人之所之』，於是發見東郭墻祭乞餘事實，卒至『相泣中庭』，家庭破裂，皆一『矚』之罪也。吾人讀人文章，不應根問人之行徑。此為上策。其次為齊人妻者，既發見東郭乞祭事實，當良人『施施從外來』時，不必『訕』，亦不必『泣』，只須迎笑上前，摸其大腹曰：『今日又是那裏吃得貴人一腹酒肉？』良人必喜甚。如此家庭亦可不致破裂。

西人有言曰：All fools are not dead yet. 吾欲糊糊塗塗以終身，不見不矚，則滿眼皆載道之漂亮文章也。

陳繼儒有言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然則在鴉片坑上大談嚴肅生活，亦有致之一。近水樓台，何時不有妙致，要在慧心人隨處賞樂耳。



• 語堂幽默文選 • 一三二

• 選自人間世 •

論裸體運動

世上的事，本來物極必反；進化之路好像是一個圈子，並不是一條直線，所以二十世紀的文明人進化的太快，常會在這圈子上碰見野蠻人。以衛生而論，西洋人比我們進化固不待言；但是西洋人因講衛生，冬天寒夜必開窗或在晾台睡覺，而白天反攢入密室不通的蒸汽樓房。我們黃帝子孫在上海城隍廟開店，夜裏攢入暖帳裏被窩中，而白天却穿好棉袍在朝北的店門拱手靜坐喝西北風，假定西洋人看見「支那人」在悶帳裏睡覺而說我們不講衛生，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麼？又如工部局不許我們車夫夏天赤膊，以為有礙觀瞻，而西洋女人在戲台上露腿露臍，或在跑狗場上穿V字開胸背後赤膊的晚服同我國商店學徒摩肩擦踵，我們瞥見她們的半個裸體，反而暗暗叫聲「文明」！所以世間的道理那裏去講？又比如兩個足不穿襪身穿貼身透明網服的閨媛在花園茶會擁護風化，批評近來新興裸體運動之無道德無廉恥，這也是常有的事。至於非洲野人看見白種男女裸體馳逐於林下，必定拍手稱慶，說「我們勝利了！」

本篇只是就裸體運動講講「物極必反」的道理罷了。在先聲明，我不反對裸體，在適宜的時間與地方，但是我極反對新興的徹底裸體主義（nudism）。所以如此，我想因為我是中國人是崇拜中庸主義者，物各有所事，各有時也。車夫赤膊，我不反對，也並不認為有礙觀瞻。在浴室裏裸體，也很贊

成，但是我熱烈反對一絲也不掛叫我在大馬路上行走。無人見時，赤身裸體是非常舒服美感的；或是在高樓的浴室，窗外只有兩隻小雀偶然飛過，並沒有罪孽深重的人眼望得到時，你把窗扇打開，叫你的皮膚與涼風暖日接觸，那是非常舒暢而合衛生的。你看涼風一來，毛孔自然凸厚起來，細毛微微的波動如翻麥浪。見了陽光，又是舒暖了，由細管里發出一種油質，在陽光之下晶瑩可愛。這樣靜卧着，讓皮膚受涼風煖日的煦育，或者在傭人看不見之時，在室內裸體跑跑，或者看報，或者仿顧千里讀經，每日行之十五分鐘，那是非常於衛生有益的。比靜坐還好。現代醫生都會對你講，健全的皮膚是我們身上最善防毒及防傷風的機體。凡是贊同以上所述的人，都可自稱為真正的、合理的、近情的、中庸的裸體主義者。我便是這樣的裸體主義者之一。

但是物各有所事，各有時，我已說過。以上所說是真正的裸體主義信徒。此與展覽主義之裸體者，似應有個分別。這種分別，處處可以看得出來。比如有人禱告，是跑到山峯上，在人跡不到彩霞煥爛之時與造物之主神交，這是真正的禱告。還有一派展覽主義的禱告，是在耶教奮興會發長篇大論向上帝傳道給在座聽聽。真正裸體主義者，為裸體而裸體；展覽派的裸體主義者把他或她自己的身體變做一塊招牌，叫人注目說：「你們瞧！我有這種胆量！」這種忠實信徒與展覽主義者之不同，隨處可以發見。有人夫妻好合，只在閨中促膝談心，在大庭廣眾之前反而拘守，但有人偏要在公衆之前叫一聲「達而鈴！」有人中夜問心思過，有人却須在奮興會捶胸痛哭一番，對人承認他小時二十年曾偷同

學會一筆十五元賑款（對於最近五千元的虧良心錢却一字不提）有人在旁晚密巷里肯給一個乞丐二角錢，有人却專門在賑災慈善大會致訓詞。有人為愛騎馬而騎馬，也有上海閩媛在大清早上擦粉塗脂手帶金鋼戒指騎馬。有人為愛狗而養狗，也有上海閩媛心惡小狗，却仍要抱他走路……

所以我們為裸體而裸體者，可以說是真正忠實的裸體主義者，因為我們愛在孤獨之時裸體。這裸體好處，此時也不必細講。大概一則，可以叫我們醒悟我們根本是個動物。裸體時，你可聽見你自己的心跳，可以觀察你血液的循環，可以撫摩你自己的皮肉。這樣你對人生之秘奧可有較親切的認識，人是什麼東西，也較清楚，比讀十部哲學名著還好。也可叫你得一種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不要太看重靈魂，太看輕肉身，太貴理智，太賤情感，能夠寶重愛護這造物給我們的身體，這一副比任何新發明還巧妙的自動自醫的機體。還有，裸體時身體的運動較自由，因為自由而得其自然之節奏。試在裸體時將膝一彎，與穿一層最薄的內衣時相較，便知此中之不同。向來中國的文化是不知人有個身體的——這總算是西方文明的發現（也是希臘文明之遺賜）認識認識是好的。至少有時可叫你良心覺悟，看你把父母給你的身體弄成這樣的形相，自己慚愧。這慚愧是好的。如果一人的皮膚清潔健全，學旗人之所為，裸體睡覺，也是好的。（惟夏天不宜）人的皮膚，白天總是被內衣束縛，皮孔失了其自然應有之呼吸作用（西洋羊毛汗衣尤如此）晚間給他開放開放，使恢復其自然功能，也是好的。或是晚間不慣，白天裸體晒日十五分鐘，也可收到這利益。

但是在美觀上，我是反對在公共場所裸體的。畫裸體的畫家最清楚知道典型的身體美是如何的難得。誰存這個一般人的身體是美的夢想，只須跑到海濱浴場去觀察一下。稍有美感者，當顧而却走。十三歲的蘇妹太瘦弱；盼盼雖然豐滿些，然而腰部流於累贅；妹姐上部雖好，脛腿未免太不相稱；柳公那副瘦柴骨架，腦部又是光禿；至於三姑，那簡直有母夜叉之形相，叫你胆戰心驚。只有琴妹是好的，不高不低，長短合度，多一分則太肥，少一分則太瘦。是的，琴妹是美的。但是世界上取得幾位是長短合度盈瘦得中如琴妹呢？世界上又有幾人能保得住幾年的長短合度盈瘦得中呢？

總而言之，人身裸體多半近似猢猻。所以澈底的裸體運動，只能在一般缺乏美感的社會存在，窮其所之，亦必使人類美感由遲鈍而麻木。到那時候，身體美不身體美就有點同非洲野人國一般無二了。一般的人身不是像猢猻，便是像肥豬。只有衣服能顧全人類社會彼此的互相尊重。也只有衣服才保得住將軍與銀行大王之尊嚴。你讓日內瓦什麼國際委員大家裸體出席，就明白何以議不出什麼結果來。因為世界本來是在猢猻統治之下。你把希特勒，斯大林，穆梭里尼脫的精光，讓崇拜他們的民衆瞧一瞧，歐洲的地圖馬上就起了變化。

所謂物極必反，是這麼一回事的。在一普遍裸體的社會，衣服必即刻變成最不道德最淫邪之物，而婦女必羨慕一塊破布可以遮蔽她們身上那一不甚合理的一部分。原來女子之妖冶迷人自有衣服始。永遠裸體是引不起人什麼興趣的。你想想那時多少婦女若許她們掛一條抹胸（Brassiere）整

個身段會均稱起來，而多少婦女若許她們圍一件緊腰裕（Corset），不知要怎樣謝天謝地？到那時候，姨婆姑姪們必罵她們的圍腰裕掛抹胸不肯露乳的年青姪女為人妖。『你瞧！現在的世界！一隻奶也要裝飾起來，叫我們老年人吃虧。我們死也不肯這樣沒臉！』

『什麼！這也不必講了！』萱姨慨嘆的說。『前街陳大姑娘還穿一條紅褲子呢，足足有一尺多長！沒廉恥的丫頭！不是我喜歡造謠，是那天趙姨娘親眼看見，親口對我說的！』

『現在的摩登女子什麼不來！』張大孀搶着說。『只要能迷男人，她們廉恥也不顧。總有一天她們會把褲子越弄越長，連膝蓋都蓋起來還說不定。』

到那時，只要有一女子肯文文雅雅穿條裙子，不知要使多少青年拜倒其下；大家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還是甘心。還有男子將因為一條黑色花破布做的抹胸，興起無盡的醋海風波。

到那時候，物極就反了。

· 選自宇宙風 ·

記翻印古書 一夕話

近來出版界大轉方向，一為大書局之大批翻印古書，二為小書局之出一折書，三為上海什誌公司及中央書店之大批翻印明書珍本——總括起來，仍是翻印古書大潮流中之各不同方向。此中有許多話可說，並且應該說。

第一，諸書共同之點，除了翻印舊籍以外，便是價錢便宜。因此其第二點便是，使古書普及流通。本來在印刷業大進步的現代，早應使書越出越便宜，乃是合理，無如書業陳陳相因，不合理的多，乃使書越出越貴。幸而一折書出現，打開一條生路，其影響直及於各大書局，使不廉價，便不足以與競爭。同時書一便宜，讀者便增多，且不論版本好壞，提倡大家讀書之習慣，其功就不小，此習慣養成，其間接影響於我國文化也非同小可。試想日本國民如何讀書，日本出版業站在世界第三位，我們就應慚愧惶惑把『文章華國』一塊假招牌自己拆下來了。

一、大書局之翻印古書

前商務出四部叢刊，中華出四部備要，其功未嘗不偉，備要頗合用，叢刊則近於保存文獻，合於藏書家之賞好，而非一般人之讀物。就中單賣零本，每冊四角，版精紙良，也不算貴，然大體上是不能說普及的。萬有文庫標準較低，因此也較合普通家庭之用。此是舊話不提。新近中華有古今圖書集成，定價

仍嫌太貴。最特別的是開明的九本廿五史，把古籍裝洋裝，縮小篇幅；此例一開，遂有商務之十通繼之。古書洋裝化大為小，化零為整，亦是現代書業早晚須走上之一條路。至今日預約之特有價值有關文獻者，一為開明廿五史補編，二為商務之叢書集成。廿五史補編仍非普及範圍，而此項搜羅彙刊，確為學界一大貢獻。叢書集成，以二三百元買到以前每部數十元至百餘元之叢書百部，嘉惠士林，其誰曰不然？

二、一折書

學者不知排什麼臭架子，看不起一折書。我却說翻印一折書者功德無量。書既一折，而且七扣，是誠便宜之至矣。吾嘗六元錢選一大堆書，提不上公共汽車，只好僱汽車運回。嘗想替現代讀書人就各家所已出一折書目，擬出一張合值五元錢之國文自修叢書，到底無閒，未能做到。你想五分錢買一本曼殊小說集，五毛錢買一部飲冰室全集，七分錢買一本銅版孟子集註，三分錢買一本隨園詩話，又三分錢買一本陶菴夢憶，又三分錢買一本浮生六記，一毛六買一本曾文正公六種，六分錢買一本絕妙好詞，又六分錢買一本白香詞譜，三分六買一本鄭板橋集，一毛八買一本龔定盒集，三分錢買一本篤素堂文集（內應有聽訓齋語），一毛錢買一本今古奇觀，一毛四買一本儒林外史，一毛六買一本徐霞客遊記，八分錢買一本虞初新志（可代古文觀止讀），兩毛錢買一部明清十大名人尺牘（姚惜抱、錢牧齋、歸震川、顧亭林、侯朝宗、王陽明、吳穀人、王弼園、尤西堂、方望溪），又兩毛錢買一部近代十大

名人尺牘，（曾滌生，樊樊山，康南海，林畏廬，俞曲園，吳摯甫，王益吾，章太炎，王壬秋，梁任公）七分錢買一本蘇黃尺牘，三分錢買一本李笠翁曲話，七分錢買一本桃花扇，兩毛半買一部紅樓夢，四分錢買一本莫泊桑小說集，三分錢買一本安徒生童話，九分錢買一本粉粧樓，一毛錢買一本孟麗君，兩毛錢買一部經史百家什抄，四毛半買一部十八家詩抄……學者還要嗤什麼道學鼻，排什麼方巾架，不理他呢？

.05
.50
.07
.03
.03
.03
.16
.06
.06
.03
.18
.03
.10
.14
.16
.08
.20
.20
.07
.03
.07
.02
.04
.03
.09
.10
.20
.45

3.11

一（內飲冰室及十八家詩佔去一元）就夠你僱一輛黃包車，巍然跨兩腳於一大包書之上回家了，也就夠你自修國文兩年了。（以上據新文化書局包紙紙上書目約略打一折九扣）若花五元錢，豈不是明明有一頗稱完備的國文自修叢書嗎？可見得買書怎樣貴，這句話現在也不大好說出口了。若說紙張不好，本不足介意；若說標點校對不好，也不見得，橫豎新書店（如以前的新月書店）所出的書校對不比一折書強，而且所謂自修書，多半是看，小半是讀，不是做考證用，錯字有的看得出來，有的如舊小說隨便閱覽，有什麼關係？況且版口一律攜帶便利，馬路上車上廁上，儘管看丟了幾分錢，一本也無妨，配補容易。我頗想向出我的書的各書局商量，收回版權，合上論語人間世各篇，出一文集，賣一毛錢，不知辦得到否？不知學者所讀何書，所為何事，所放何屁，還要罵他們，還是盡我們的力量貢獻意見，勸他們將好書收入要緊。（如李笠翁閒情偶寄全部應趕緊添入）

三、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及國學珍本叢書

前者為上海什誌公司，後者為中央書店所出版，二者皆屬翻印明末清初珍本，於中國文獻上，有特別貢獻於人間世所提倡明朝小品，給以闡揚的實證，兼以專搜禁書珍本，又非普通無宗旨之翻印古書所可比。二叢書定價都極低廉，中國文學珍本五十種，僅售預約十五元，國學珍本二十三（？）種，僅售六元。國學珍本用楷書鉛字排印，字跡清楚醒目，文學珍本中用明體者固然好，而字數多者，如袁小修日記、拍案驚奇、尺牘新抄等用新五號筆畫過細，終覺傷目力，吾甚不贊成。上海什誌公司的文學珍本出書在先，中央書店之國學珍本出書在後，既要避重複，自然內容不及前者，但亦有不少好東西。所以如尺牘一端而論，自然雜誌公司之賴古堂尺牘新抄高明，中央書店所選寫心集不及之，然而也不失為自修佳本。實則尺牘新抄之二集三集（結鄰集、藏棄集）何不列入，又汪懋淵所選分類尺牘新語文字簡潔，語出性靈，尤有足多。上海什誌公司既擬出媚幽閣文娛及古作品外錄，則中央書店未嘗不可出蘭雪齋文致，此類文選，言『娛』言『致』，主開暢性靈，文章逸致，皆比較讀得進去，學者事半而功倍。中央書店所出衛泳編冰雪橋（一種明末文選）有極好東西。記得中央書店此叢書目中也有張潮幽夢影，實千古佳作。

總之，明末清初之文學，從這兩部叢書可略窺一斑了。其閒散筆調（或『閒』字敬諱，可改用『蕭散筆調』）風韻天然，正非未讀其書者所可謾罵抹殺。明末人懂得尺牘之佳境（時人尺牘保存不

少，又懂得筆調之清趣，又能評小說傳奇，又能搜山歌淫詞，民間文學，雖然從前被正統文學所掩沒，到今日總應該又走紅運了。毛聲山之評琵琶記與金聖嘆之評水滸筆調見識，可謂一脈相傳。

就中馮夢龍今年特別走紅運。傳經堂買到一部馮夢龍山歌，以百元賣出，又鈔四本，又各賣得四十元，後得顧頡剛標點，周作人作序，乃由傳經堂以連史紙仿宋字翻印（定價一元二，實價九角）。同時中央書店之叢書中也出馮的黃山謎（還有馮編的廣笑府）其中傳經堂本山歌所有的私情四句咏物四句私情雜體私情長歌桐城時興歌都相同，只可惜有約略十分之一最淫而最好的私情歌刪去；此外又加上黃鶯兒謎語挂枝兒夾竹桃為傳經堂山歌所無者，居全書之半。在看厭了不生不死無病呻吟的文人詩的人，這種山歌是好的，文字是大胆的，想像是奇異的，況同一悶室里，忽然來一陣野外清風，沁入肺腑，頓覺涼爽。我想這一類淫詞小調，有此二本，加以開明之白雪遺音北新的遺音續選，中央書店又再添入霓裳續譜，也就蔚為大觀了。山歌是蘇州語，霓裳是北平語。

四、國學名著，浮生六記全本

又不是專刊禁書珍本，又不如一折書良莠雜陳而實受一折書的影響，大批廉價翻印有用古籍的，便是世界書局之諸子集成及國學名著前後各集名著第三集已出版，新近買來全套十六種洋裝十四冊，裝璜美觀，僅售特價五元，非有一折書之例在前，決不如此。十四種中除十八家詩抄古文辭類纂史通通釋文史通義王臨川王陽明鄭板橋袁中郎文集花間集絕妙好詞箋玉臺新詠八賢手札外

值得特別提起的兩種是：美化文學名著叢刊及藝林名著叢刊各一冊。藝林名著所收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自是書法正宗，而畫禪室隨筆，桐陰論畫，畫筌，畫訣等，亦畫論之精華。我以為余紹宋編之畫法要錄，精而不繁，理而不雜，大可想法列入美化文學名著叢刊所收，頗有味道，兼有編者朱劍芒為各篇作者總而言之，皆屬哀艷小品。內中陶菴夢憶，影梅菴憶語，早有市上流傳，便宜本。葉紹袁（天寥）窈聞，係午夢堂文集中述扶乩語之一部，類似西青散記，但亦有佳文。（續窈聞中第二〇——二一頁）僧女問答一段不錯。其哭女之情雖然可哀，但有天下至情，便有天下至文。如沈君烈祭震女文，哀子才祭妹文是也，固不必托扶乩神仙以出之。秋鐙瑣憶，揚州夢，皆是上乘文字，與浮生六記同一脈。總而言之，編者眼光實在不錯，但如世界自稱為稀世珍本，則又未必，因浮生六記全本是偽托揚州夢早列入說庫，而秋鐙瑣憶於民國二十二年已由大東書局出單行本。（香畹樓憶語亦有大東本）香畹樓吾意不如秋鐙瑣憶，後者述夫婦閨房之樂，詩文共賞，月夜追蹤，衣食不足，風韻有餘，極似浮生六記，只文較短而事不詳而已。揚州夢內有絕好文章，夢中人第一篇畢生婦及玉林芋珍二條是也。全書筆調閒散，描寫瑣屑，極其逼真，又極似浮生六記。夢中事之事甚趣，夢中人之人甚活，夢中情之情甚奇。

這本書的缺憾就是所稱希世珍本之全本浮生六記是偽造的。朱劍芒跋中對此稿之真偽也稍疑惑，但不否定。稿本是蘇州文人王文濡（均卿）所「發現」交世界出版的，不幸王先生於本夏歸道山，無從起王先生於地下而質之。然王素嘗造假書，本來令人可疑。朱跋已指出其遊台灣琉球在嘉

慶四年與前四記所記當年情形大相逕庭。(參考俞平伯所編沈氏夫婦年譜)然這猶可說是筆誤，我所以斷定此二記是偽造的理由：(1)筆調全然不像；(2)後二記作者胸中全無獨見，決非『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即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棄我取之意』(見浪遊記快首段)的沈三白所肯著於筆墨；(3)詩詞惡劣平凡，懶洋洋無氣骨，無神彩；(4)於前四記夫婦間事實，全無補充；(5)竟胡鬧用梁任公筆法，用梁任公新名詞。中山記歷第五文筆尚無可議，所記風土文物甚詳，當有所據，非嚮壁所可虛構。養生記道第六，便只是抄書，繁徵博引前人語句，却道來無半句胸中獨見的話。倘使三白記之，必以自身經歷瑣屑證其獨悟心得，決不肯如此大批抄書也。按此記所抄前人語，前後蟬絲相貫而下者，有蘇子瞻語，范文正語，陸放翁語，林鑑堂語，邵堯夫語，朱晦菴語，王華子語(連抄四五條)楊廉夫語，應璩語，白樂天語，程明道語……令人作惡不作惡，別的不提，單說他用飲冰室新名詞也就夠了。第八五頁有論太極拳一段：

『太極二字已完全包括此種拳術之意義。太極乃一圓圈，太極拳即由無數圓圈聯貫而成之一種拳術。無論一舉手，一投足，皆不能離此圓圈，離此圓圈，便違太極拳之原理……祇須屏絕思慮，務使萬緣俱靜，以緩慢為原則，以毫不使力為要義……』

再抄一段，真偽自辨(九〇頁)其中『精神』『認清』諸字已甚可笑，而虛字之用法，如『吾人』『和』簡直可定此偽記之死罪，使之百喙莫辯了。

「有天然之聲籟，抑揚頓挫，盪漾余之耳邊，羣鳥嚶鳴林間時所發之斷斷續續聲，微風振動樹葉時所發之沙沙簌簌聲，和（注意和字）清溪細流流出時所發之潺潺淙淙聲，余泰然仰臥於青蔥可愛之草地上，眼望蔚藍澄澈之穹蒼，真一幅絕妙畫圖也……吾人（注意梁任公之吾人）須於不快樂之中，尋一快樂方法，先須認清（注意二字）快樂與不快樂之造成，固由於處境之如何，但其主要根苗，還從己發長耳。同是一人，同處一樣之境（任公筆調）甲卻能戰勝劣境，乙反為劣境所征服，能戰勝劣境之人，視劣境所征服之人，較為快樂，所以不必歎美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命，是何異雪上加霜，愈以毀滅人生之一切也。無論如何處境之中，可以不必鬱鬱，須從鬱鬱之中，生出希望和（又和字）快樂之精神……」

均卿老先生實在太冒瀆三白而兒戲我們了。所以雖還有他處可以指摘，恕我不浪費筆墨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記。

選自宇宙風。

冀園被偷記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不知如何，幼時所讀此詩之句調又浮上心頭來了。尤其是「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之句。也許是因為這詩的音韻太悠揚，意思太天真；但也許是因為近來有鄰家在攀折我的園樹。因為我家有極大的園宅，是世代相傳的祖業，也不知是幾百年傳下來的古園。其地在本宅東北，近來有一位東北鄰家暴發戶，忽與我家住東北院的姑娘生起瓜葛，陳倉暗渡，做出許多尷尬事來。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之時，總是爬牆折柳，始而尚知顧忌，繼則明目張胆，肆無忌憚，諸兄之言，也都不怕了，越鬧越不成話，可見古人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話，一點兒也不錯。現在這冀園花木固已摧折無遺，且整個園地也被侵佔。我家出了這樣一位姑娘，只圖歡樂，不顧人言，而那位情人侵佔園地的方法，也太離奇，我老人家那裏管得着，所以只好忍淚作冀園被偷記，敘其顛末如次。

這古園的霸佔方法，說來很巧妙，原因是東北鄰家是一位暴發戶，所以特多曲折。他姓拉不司名詹姆斯·亞力山大 (James Alexander Lapps)。拉不司未起家之前，他署名只是 J. A. 現在使

是「詹姆士亞力山大」了。但是左右鄰家却叫他 Fisher Lapps (Fisher 意思是「漁人」) 因拉不司素來操漁業，叫上口了，一時不易改過來。有索非亞者，住拉家之西北，向來與之不睦，見面尤不肯好好招呼，偏偏仍舊叫他 Fishy，每使拉不司夫婦非常晦氣。

暴發戶最喜帶高帽，拉不司也不能例外。每星期日，拉不司必全家去做禮拜，坐的是他新買來的 Rolls-Royce 最新式汽車，頭上帶高禮帽，手上帶白手套，進去非與本城巨富摩根 J. P. Morgan 坐在同排不可，把摩根太太氣得發抖。摩根太太說拉太太帶的大金釧還不打緊，就是拉先生的高禮帽與白手套最吃不消，因為她說人家做禮拜那有帶白手套的。拉先生發財以後，曾經買一本『社交指南』從頭到底讀過三遍，一條一條記住。不過他忘記一樣：禮貴自然，大家子弟的風度，每不期然而然，出自有意無意之間，誰曾依『社交指南』一條一條去奉行這種從容不迫的風度？『社交指南』書所不載，所以拉不司永遠學不來。暴發戶最想學的是上流社會的面具，而最學不像的也是這層。

有一天位不司也要學說笑話。笑話不是人人會說的，也得有相當的修練與素養。拉不司用意是要幽默一下。一天他和摩根一同出禮拜堂，拍拍摩根肩頭說：

「哈羅！J.P. 你是 J.P. 而我是 J.A. 哈哈！真好笑啊！」

摩根只瞅他一眼，不冷不煖的說聲：

「你好，Fisher。」大約摩根不承認有什麼好笑。

拉不司客客氣氣的却步而走（因為世上沒有比暴發戶更拘俗禮的人）手裏使一根洋棍，依『社交指南』掉了幾個棍花。你一看就知道他拿這枝洋棍極不自然。『阿彌陀佛！』皮爾斯太太對其餘的鄰家這樣講。

拉不司太太近來也學說英文，並且還學一句美國土話，叫做，‘I'll tell the world!’。這是一種美國人交談時腦中無話可說拿出來搪塞藏拙的話，表面上虛張聲氣，實際上俗不可耐。就是她這‘I'll tell the world!’的腔調與虛驕的神氣令人聽得不耐煩。拉太太同拉不司學來，小拉不司又同拉太太學來，所以現在小拉不司已經養成一個習慣，凡要與人爭強而無話可說時，就說：‘I'll tell the world!’。然而不幸拉不司全家身材甚矮，所以給人印象非常滑稽。

結果是弄得全世界的人都討厭拉不司。

我家與拉不司鄰居也有幾百年了。本來拉家捕魚為業，而我們是個世家大族。我們宅裏有個大園地，花果樹木可不知有多多少少。只是近來家道衰敗，家計日迫，園地荒廢不堪了，而拉不司却漸漸起家。雖然如此，我們心地裏還是瞧不起拉不司，而拉不司也自心裏明白。幾年來就窺伺我這塊園地，想要吞佔起來。近來更變本加厲，居然明目張膽和我那不肖女孩調情，弄得花木摧折，雞犬不寧了。

幾年前拉不司出外，不知幹什麼經紀，過了幾年發了一筆財回家。於是便動手要拆舊房子，重蓋華屋；於是老是嫌宅地太小，不夠用了。拉太太在家常同拉不司講，人家房子怎樣，我們的房子也非怎

樣不可。說他堅毅上進，自好，自強，誰也不能否認。於是不得不想發展，而覬覦我的園地，尤其是與他毗連的東北的菓園。我們的園地太大了，他們在家裏常常說。大概這個時候，他忽然同我親熱起來，而極力向我住東北院的姑娘調情。你想我家姑娘怎樣好下嫁一個拉不司；門第太不相稱了。

拉不司要佔我的園地，心地也自明白。但是因為是暴發戶，很要體面，怕人家說話。鄰家的園地他是要的，但是上流社會的面子，同時也要；戴高禮帽，上禮拜堂，無論怎樣，他不肯犧牲。因此便演出一場滑稽偷園戲，人人覺得幽默；只有他自己並不覺得。因為暴發戶向來非常正經，不會幽默。幽默之來，由於從容自信，心地不急，而暴發戶心地非常急。拉不司最講究的是『體面』。摩根太太可以讓人開玩笑，而拉太太却絕不能讓人開玩笑，一說面就紅。自然一對漁翁漁婦坐在Rollis-Royce汽車裏，難免神經過敏，怕人話短長。

這園地之被人侵佔，是由放風箏而起。拉不司未發跡之前，從不曾放風箏，近來却越放越入迷。起初在他家放風箏，一天不幸這風箏絞在我東北園的樹枝上。於是拉先生帶高禮帽來到我家，學紳士口氣說：『豈有此理！我家放風箏，而你的園樹把風箏絞住。你的樹真可惡。若不把他砍落，有妨本家以後放風箏之便。你如不肯砍，我可以代你來砍。』I'll be Worried! 我的兒一口答應他，而我老人家管不到，只好聽他去了。

自從那頭一起『風箏事件』發生以後，便有接二連三的『風箏事件』相繼發生。每星期拉不

司必須又放一架風箏，而這風箏又必須被我的樹枝纏住，因此每星期必須砍掉一顆樹。起初風箏還由他家裏放出，後來就在上星期砍下的樹放起，結果愈放愈近，而風箏也學了一種習慣，愈落愈近內頭。每回總是我往裏的第二顆樹有干未便，橫遭摧折。現在整個東北外圍已被佔住，而風箏直放到牆內的東北院來。但是他還是做禮拜帶禮帽，四處告訴鄰家，說他的風箏理直，而我的園樹理曲，說是我這樣膽敢樹木喬天，存心不良，幾起絞破他的風箏，使他大失『體面』，忍無可忍，才須『懲罰』。我給我一個教訓。他常提到他的『體面』二字，而不知在旁人聽來是怎樣的好笑，怎樣的滑稽。講時又是神氣十足，使你疑心這位暴發戶自己真真相信這些話。所以拉太太對摩根太太講起她近日和我家怎樣『親善』，摩太太笑在肚皮裏，只因她坐的的確是一架最新式的 Rolls Royce，又虧得摩太太記得她極好『體面』，臉色易紅，所以忍氣沒笑出來。

大概這時候約摸去年春天，拉不司一個少爺同我家姑娘勾結起來，而我老人家也管不到了。像『將仲子』篇的情人，小拉不司天天爬牆折柳，有時我口裏也哼一聲說『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但是，咳，哼有什麼用呢？而且把心一硬，偷就聽他偷，管他娘呢？此刻呢，不但冀園佔去，還要指揮我家姑娘，東北院那裏應該開個甬道，那裏應該打個偏門，甚至傭人僕婢，誰去誰留，都得聽他作主，彷彿我家就是他家，打的火熱。逢人便說他同我家姑娘怎樣好，相親相愛，夾上些什麼『體面』、『和睦』、『親善』話頭，毫不覺得人家不笑在鼻子外，也笑在鼻孔裏。

我的兒，爲要息事甯人免起爭端起見，總是盡力敷衍他，有時也去回拜；在他家裏坐談，表示思慕之忱。就是在這回拜之時，我的兒常抹一鼻子灰。

「我真愛你，」我的兒說。「你愛我麼？天下沒有比僭們再好的鄰家。」

「放你狗娘的大屁！」老拉不司說。「你不誠意！你爲什麼從中阻撓我兒和你姐姐的親事呢？親善不重空言，重在實踐！」

「但是我真的贊成這件婚事啊！」我的兒說。

「你別騙我。我不相信你家會贊成把你們姑娘下嫁一個拉不司子弟，」老拉不司說。

拉不司是對的。我表示「親善」時一定不會「誠意」的。他的靈知告訴他。

假定拉不司不這樣斤斤於「體面」，他可以直爽一點說：「除非你整個冀園連地帶房送給我，我不相信你親善的誠意。」但是拉不司終是把「體面」看得很重，所以也不肯這樣爽直。但我的兒却心地明白。他不但要我的東北外圍，他要我牆內的東北院落。

所以現在拉不司同我的兒攜手出禮拜堂做出刎頸交的模样來，旁人只好忍聲笑在鼻孔裏，一笑拉不司的臉色易紅，二笑我那個兒子。

我老人家出了這樣一個子弟，前途何堪設想。想不到這樣一個祖傳舊業，今日淪落到這個地步。我老人家也是要「臉面」的，現在不好抬頭見人了。可是人家誰還記得我老人家尚有點感覺，有點

差取，有點臉面？



• 語堂幽默文選 • 一五二

• 選自宇宙風 •

語堂幽默文選

全書一冊 實價國幣一角二分

·外埠酌加寄費·

編選者

何 須 忍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世界里六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二月再版

074



Handwritten red markings, possibly initials or a signature, are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公司
HONG KONG